

年

卷

期

3

1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期

第 三 卷

特 刊 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國內最大儲蓄機關

會所

上海漢口路三號
天津法界廿一號路六十三號
漢口俄界瑪琳街四十五號



代理所

各地

鹽業銀行
金城銀行
大陸銀行
中國銀行

▲本會經政府批准以四行二千萬元

以上之資本保本息短期厚

又分紅利營業獨立會計公開

●會員儲金種類如左

(一)定期儲金

五十元起碼二年滿期年息七厘兩年內營業紅利照分

(二)分期儲金

每月一元起碼二十五個月滿期年息七厘二十五個月內營業紅利照分

(三)長期儲金

五十元起碼十年滿期年息七厘以複利計算十年內紅利照分亦以複利計算

▲本會章程及附刊儲蓄須知函

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代售

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

農商部技師

瑞典丁格蘭博士編謝家榮碩士譯

發售預約

中國鐵礦誌

▲全書二厚冊中英文均備

▲附彩印礦區地質詳圖一巨冊

▲上冊及附圖本年七月出版 下冊明年一月出版

全書定價

十六元預

約十二元

陽曆

八月底

截止

郵費國內

六角國外

二元

是書詳載各礦之地形·地質·礦質·礦

量·以及交通狀況·發見歷史·及採鍊

工程等凡各省鐵礦公私新舊調查之材

料搜集靡遺上冊載直魯晉豫及東三省

等鐵礦下冊載鄂湘贛皖蘇浙各省鐵礦

於安山站·本溪湖·龍烟·灤

州·金嶺鎮·潞澤·平定·大

冶·鄂城·城門山·桃冲·鳳

凰山·各礦尤為詳盡

樣本
承索
即寄

發售處

北京農

商部地

質調查

所圖書

館

各省

商務

印書

館

館



世說小

第三卷

特)

編者與讀者.....記者

大西洋冬夜被難記.....鐵樵

爲人作嫁.....天虛我生

困廬筆記.....李心良

疫.....何海鳴

行刺.....錢起八

奢華的背影(小小說).....陳子德

江天小閣.....西神

鳳求凰(音樂).....林履彬

妖髯縵首記.....林琴南

愛情的代價.....無我女士

西冷拾翠記.....指嚴

爬蟲(諷刺畫).....勁風

泥濘.....楊小仲

陳雅田.....不肖生

▶本期刊附贈民衆

封面與插圖.....無我女士

封面題名「荷池中」.....指嚴

爲德國名畫。此僅半幅。全幅登三卷十期.....勁風

中。插圖題名「水天一色」爲英國名畫.....楊小仲

.....不肖生

R

810.5

598.5

2



第一 期 錄 目 界

第 一 期



號

愛情的酬報

火警(滑稽畫)

野人記

空針

世界瞭望塔

結婚後第三星期日

歸期

碎紙還原

真確的職業觀

牙科醫生

君山遊記

新墳

靜軒瑣語

荒服鴻飛記

歸有光的小說文

鄭言女士

之一。原名為 Dawn。原畫現存倫敦 War-

ton 美術陳列所中。胡憲生

為名畫家 J. Fa- 馮 六

hason 之作品。 〇 〇

卓 呆

沈禹鐘

茗 狂

張碧梧

羅元雙

勁 風

天 游

胡寄塵

暑期中之雅人雅事

炎炎長夏，暑氣困人，浮瓜沉李之餘，尚有消暑之樂事否乎？
曰有。

窗明几淨，撥墨揮毫，是消暑之一法也。本館精印名人碑帖畫冊，可備觀摩。

山間海涯，旅行遊覽，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精印中國名勝及各地風景照片，各地遊覽指南，可備應用。

輕搖畫扇，清風徐來，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摺扇紈扇，可備選擇。

二三素心，圍棋一局，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棋子棋盤，可備玩賞。

▲種類繁多 詳載圖書彙報 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編者與讀者

編輯瑣話



這一期是第三卷第一期了。以前一共出了兩卷。共二十期。雖然蒙讀者諸君贊許。我們却是一面感激一面抱愧。我們深知以前所出的各期。免不了有些錯誤的地方。諸君總是深深愛護。一條一條的指導我們。生恐少為有點差池。我們將諸君的忠告。都抄寫下來。現在已集成同樣的有四十餘條。這些忠告日日懸在我們眼前。凡是力量能做到的。我們無不盡力做去。達到了一條的目的。我們總慎重的取消一條。不過有的是勢所不能辦到的。我們只好讓他去。譬如有的讀者寫信來質問我們為什麼不一律用新式標點。同

時又有別的寫信要求我們取消新式標點。對於這一類的事。我們只得擱置起來。我們的回信是如此的。「……

我們對於國內藝術的前途。抱一個積極奮進的主義。我們所注意的是精神。不管他是新體裁、舊體裁、新標點、舊標點。我們只要承認他們有藝術的價值。至少有可研究的價值的作品。我們就刊登出來。我們以為藝術的新舊完全不在乎形式上。」

下期的目錄。大概可以預告的有天笑的「四等車」是先

生最近得意之作。小青的「貓兒眼」是一篇離奇的偵探案。還有涵秋的遺稿「衣帶中的毒蠍」描寫官場情狀十分到地。別的暫且還未決定。

第三卷中別的改良點。很難明白的說出來。將來讀者諸

君自然知道。插圖和封面較以前要精美多了。插圖也增多了。差不多每期有一張三色插圖。有幾張特製的（如本期一樣）我們以為是充分的美了。或者也有不大贊成的。不過我們的種類很多。其中總有一些是諸君喜歡的呢。

這一期的交換稿很多。所以將文壇雜訊停一期。

我們這裏還有一千餘份取舍難決的稿件。

交 換



我們夏日的假期很長。所以我們不要白白的消磨了。應當預先要計劃出來。或入暑期學校。仍然研究我們的學問。或旅行各地。增長我們的閱歷。出了這兩樣計劃而外。就是家居。我們家居的方法。亦不可不講究一下。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早眠早起。因為夏日晚間。在燈下作事是極不相宜的。早間起來。腦筋是清快的。空氣是涼爽的。在這個時候用功。真是用力少而得益良多。午間是不可多費腦力。最好看幾樣雜誌。同有益的小說。既益我的身心。

又免苦惱的炎熱。豈不好嗎。

天津劉梨倩稿

創作小說的人。應要具下列條件：一、要有合於道德、科學、衛生、或社會現狀的思想；二、要有含蓄或沈摯；三、使讀者會發生文藝的美感。譯述小說的人。也應該選擇合於此種作品；最好意譯，才能發揚本國故有的文藝上美感，而免字句生硬之嫌。

冠南

我自從看小說世界以來。得了許多新知識。新文藝。所以我說他是一本頂好的參考書。內容有的關於理科。地理。有的關於修身。歷史。有的關於傳記。算術。有的關於手工。圖畫。有的關於樂歌。遊戲等……以上所舉。也就是我的心得。並非是奉承小說世界。實在是肺腑之言。不知海內諸君。有表同情的嗎。

馬學樞

讀小說的我。見文不厭細嚼。這句話是人所共認的。我以為讀小說。尤其要慎重其事。長篇盈頁的著作。讀的人總是抱作過眼繁華的主義。一口氣就想讀完了。其中命意。

結構趣味，他也不去講求。完結了一篇，就籠統說一句還好，或是沒趣味。究竟的道理他也不知道。我們應當知道，著小說的人，當要着手的以前，定有一番充分的預備；這種著作，不能補助社會的進化，引起人們的興趣。他們總不是愛作幾個酬金，說幾句空話，把本來主旨失掉了。因此我們讀小說的人，應當要存一個求補助的心。既存了這種思想，當然要把文不厭細嚼的一句話，當作座右銘了。

王道憲

從前人對於保愛書籍之法，言之甚詳。不過我還有個意見。我們看書的時候，每喜將右手的大食中三指，緊執着書葉的邊幅。大指下擦餘二指上拒。則紙上往往成極顯著之半月形之摺痕。若在洋紙印的美術品，那就更不堪了。須要改掉纔好。

朱循若

我每天起來的時候，太陽還沒上升。我就帶着一本小說世界去遊玩去。走到了河邊大樹底下。用手巾鋪在地上。我坐在那裏看小說。那野外的樹木，河中的船帆。正像這小說上所說的風景一般。不但吸些新鮮的空氣，有益於衛生。並且添智識，開眼界。得着許多的學問咧。

米斐然

「十年後的中國，」我不敢承認牠在藝術上有什麼價值；不過讀了之後，有幾句話，是我永遠不會忘却的。現在我將他重說一遍：「外國人給中國預算得好好的，到了這一年八月，（民國二十年八月），就是破產的日期！」與國強種，原來是要大家齊心努力，研究學問，發展實業。」除此以外，我讀了這篇小說之後，心理覺得痛快之極。

二十九，五，二三，北京杜遠堤。



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如患熱症之後欲得康健復原

衛生小書奉送

欲索即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郵送一本可也
 衛生小書奉送
 欲索即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症殘用十甯胃神即補然商之丸士囑豫返為無昔睡嘔失嚴如或患為疾
 廉對胃功分體口驟覺丸於店敵從醫為際調稍人樂瘦體間絕少體萎弱書便
 士於不強量加夜接連功服亦會以會為豐
 醫婦相健大及是主經其生服有正色章友在
 生科消同余重現睡服效未紅以會為豐
 藥各化云確知下安用精幾色為豐
 局症尤瘋廉余症全愈誠係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專治血薄氣衰少年
 函購每為神骨痛腎紅酸楚均筋系刺痛或皮膚諸恙
 一瓶中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每瓶八角郵力在內
 欲索即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韋廉士大醫生

新加坡太平

疾之病後每多惡果即如瘴瘧之後傷風症後或猩紅熱症或尋常寒熱症在中華
 為最盛行或溫帶居住之人民每多患之以上熱病之後必有惡果滯留血液不
 患者形容日見消瘦腦筋日衰胃納無味力不勝支各部均係危險病狀往往因循不
 如草廉士大醫生之證書便其補丸所生之新血能使血液清潔強健也即如新加坡太
 嚴松森先生之證書便其補丸所生之新血能使血液清潔強健也即如新加坡太
 失調從此身體少安
 嘔吐夜間絕少
 睡身輕體弱
 昔比人瘦骨立
 無生人樂趣
 為時久在
 返華調治正
 豫之際適有
 囑先醫試服
 丸大為紅
 士敵從其勸
 商余經理亦
 然於店主人
 補丸及是服
 即覺大有功
 神口增加連
 甯體強健重
 十分量加確
 用功相健余
 殘對胃不消
 症廉士醫藥
 症廉士醫藥

大西洋冬夜被難記

鐵 樵

原著者弗老哀及朋。Floyd P. Gibbons 舊爲芝加哥民政長官。乃戰地通信員之最著名者。本篇描寫盡致。潛艇之殘酷。令人思之股栗。去年五月。及朋躬往前敵。採訪新聞。爲德人機關炮所中。折臂及肩。且矐一目。九月回美。今尙健在也。

大戰正酣之時。人人心中以爲總有和平日子。希望和平之聲。象軍中吹喇叭。喧譁擾攘。將信將疑。和戰局未開以前。人人怕有戰禍爆發。正是一樣光景。如今和平是來了。但我們縱然壽長百年。以後便逐日在和平之中。直到老死。也不能使我漸漸忘却戰時所遇。以下所敘的便是戰史中一節。下官是身歷其境。這篇文字雖拙。可是實寫派小說。包管看官們找不出一字虛僞來。

一千九百十七年二月十七號。著者坐美國高輪臘哥尼

號。從紐約到利物浦去。那船是一萬七千噸的大海船。共有搭客七十三人。船員水手二百十六人。在大西洋中航。行一禮拜。平安無事。到得二十五號。我記得那一天是星期日。不知不覺船已進了戰線。搭客都在甲板上眺望。却也沒見什麼潛水艇之類。

這天下午。我自兩個朋友。坐在甲板上閒談。一個是美國人名叫哥比。一個是坎那大飛行家。名叫特根。此人在法國戰場上受傷兩次。循例遣送回籍養傷。此番是創痕平了。重復邁往前敵。他說過預備承受第三顆炮彈哩。

我們談着話。我掏出烟盒子遞給兩人。他們各取一枝烟。我也拿了一枝。特根擦着一根火柴。先給我們吸着烟捲。然後自己也吸着了。特根吹滅了火。將半段焦火柴安在灰盤裏。笑着說道。人家都說。一根火柴吸三枝紙烟是不

群的。但我的運氣很好。我在法國和飛行隊裏同伴。常是一根火柴吸三枝烟。要好朋友四人都死了。就只我還活着。哥比道。吸烟罷了。那裏就關到生死大事。今天我和及朋和你。也是一根火柴吸三枝烟。照此說來。豈不是我們也要遇着不祥麼。那些迷信話頭。我是不信的。

晚飯後。我同哥比在甲板上運動了一陣。這時候風高月黑。連一點星光也沒有。大船船梢頭。還繫着一條拖剝。拖剝上層。有一間暖房。却是吸烟室。我道。這裏又黑又冷。不如到拖剝上吸烟去。

從大船到小船上。渡過跳板。衣褲被水花濺濕。我們也不在室。小船上吸烟室裏。煤炭火爐燒得烈烈的。有些人圍着爐坐。成了個半圓形圈子。我和哥比也加入這圈子裏。我道。你們說無論何時都危險麼。衆中有倫敦律師名亨利瑟姆的。答道。船既入戰線。受襲擊是常有的事。那魚雷的炮彈。可說不定何時光顧。衆人聽了都不則聲。獨有及洛姆不以爲然。

及洛姆在倫敦外交部服務。此番奉差到南美洲。勾當公事。公畢回國。此人帶一個獨眼眼鏡。帶獨眼鏡的我也見過不少。總不如他那樣乾淨。他的獨眼鏡。光光只有一塊玻璃。既沒有鏡脚。亦不用夾鼻。并且不用一根絲線。前兩天大風。曾見他在大船甲板上。當風而立。留心看時。那塊玻璃安安穩穩在他有邊眼眶上。只見他意態自如。並不怕玻璃爲風吹去。

弄渡船的在海灘上推小艇下水。看官總是見過的。那是潮水的講究。潮漲時小艇傍岸泊着。潮落就擱在灘上。往往離水幾十丈。有人雇船時。船老大用力推送。使小艇在泥滯上滑着走。這時候坐船的最爲有趣。但有時不技巧。撞到什麼木樁上去。猝然震動。可也受累不小。我這故事開場第一秒鐘。我們的感覺。就像將下水的小艇。在木樁上撞了一下。大西洋中心可沒有木樁。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人人心中理會。同時遠遠的有一種不可方物的聲音。不很大。亦不很尖銳。像極大橡木門扇。用力關闔。發出的

開砲之聲。當前景物。却也無甚變動。不過有兩張椅子翻
了身。有兩個盆子從桌上直滾下去。

那及洛姆正在意氣發舒的說道。你們說的都是費話。戰
線中商船何止千數。遇險的分數二百五十分之……話
沒說完。斗遇猛烈的震動。他向後一仰。軀體失了重心。幾
乎跌倒。那獨眼鏡可依然不動。烤火的同伴都大驚而起。
亨利瑟姆道。不好……這是魚雷……哥比道。這很殘酷的。偏
偏是這早晚。我忙看表時。乃是黃昏十點三十分……

霎那之間。臘哥尼船上汽笛大鳴。這次放汽。和尋常不同。
是不長不短。接連五聲。航海規矩。五聲汽笛。乃是警告。就
是本船最後運命已屆的意思。無論何人。聽了這淒厲之
聲。無不斗然絕望。獨那舵樓裏人。偏能好整以暇。放這五
聲汽笛。到如今我還佩服他的鎮定工夫。

我同吸烟室中同伴。疾馳而出。渡過跳板。到大船下層船
梢頭。還是靜悄悄的。不見有擾亂樣子。從下層跑到上層。
扶梯出口處。二層甲板上。本是平日船客運動之所。地方

頗空曠。我們到這所在。忽見有幾個啞鈴。和七八根球幹。
從左向右。直滾過來。這個我明白。乃是這一萬七千噸的
臘哥尼船。已漸漸向右傾歛的緣故。情知禍在眉睫。脚下
却急不擇途。一頭闖進大餐間。只見滿眼青綠色絨套的
傢具。玲瓏小巧的桌子上。還有銀製的加非盃。和顏色玻
璃的酒盃。我定了定神。方知走錯了路。只見有兩個紳士。
和幾個太太們。走頭無路。旋磨似的亂跑。大餐間當中。擺
着一架絕大的留聲機器。那機器正在抑揚頓挫的唱『
可憐的蝴蝶。』

我的房間是B字十九號。正在大餐間前面下層甲板右
邊。趕忙尋條出路。離了餐間。從一個螺旋樓梯趕下去。誰
知下面漆黑的。我在紐約。曾買一個懷中電燈。只有墨水
筆大小。一般也用夾子夾着。裝在衣袋裏。買時不過爲着
好頑。此時可大有用處。我憑着這點燈光。尋着房間。開門
進去。旋亮電燈。打開皮包。取出自備的救生衣褲。這個船
上每個房間裏都有。但船上的大而無當。着着很是臃腫。

自備的較為緊稱。我將救生衣着在裏面。外面加件外褂。方我換衣裳時。衣廚門自己開了。打字機的蓋也跑到地上去。桌上陳列的東西。都生了脚。船身傾斜的斜度。也就可想而知。我右手捏了懷中電燈。左手搶了那套船上救生衣。三步并兩步走。向上層上甲板而來。

上層甲板也是黑魑魘的。突然和管理雜務員波令相遇。我道。何不開電燈。波令道。須得有火照着纔行。我即將手電燈亮給他看。於是兩人同到一處。波令用鑰匙開了門。裏面乃是電燈總機關。波令將電紐一連旋轉幾個。頓時滿船通明。因有這一點燈光。却救了不少人性命。

船上電燈猝然大明。那海水益發黑如墨汁。近船地方。燈光所及。只見波濤翻滾。洶湧如沸。船旁汽管裏頭放出蒸汽。一聲聲像垂死的人將次斷氣光景。烟囪裏放出濃烟。如雲如龍。在烏黑的天空之中。隱約可辨。忽然一聲響亮。只見一條火光。破空而上。乃是船主舵樓上放的信號。抬頭看時。只見那東西愈上益高。拖着。一條彗星似的尾子。

差不多在烏黑天空之中。畫了一條紅勒。我忘其所以。只當看烟火。怔怔的守着。須臾。天空現出許多星點。爆裂之聲。隱約可聽。海面亦閃爍有光。一瞥之間。即已杳無所見。我所立處。在大船左舷。近著十號救生艇。船身是向右傾斜。可知右舷受了魚雷。船員有知道的。說受傷處在右舷偏近船尾處。所以重要部分。沒有受傷。機器間裏。一時也沒有水進去。十號救生艇已掛在起重機上。許多人正在手忙脚亂理繩索。我便爬到弔船架上。幫助他們。婦女小孩先下艇。其餘搭客和船員。都在甲板上往來忙碌。身上都着着救生衣。有些人在那裏發口號。又夾着耶許之聲。但他們做事。像機器一般。各司其職。雖手忙脚亂。却不見紛擾。

十號救生艇。是在左舷。那是船身掀起的一邊。我立在弔船架上。向下望去。覺得離海面足有六十尺。救生艇下水。很不容易。不比右舷傾開水面。艇子從滑車上放下。毫無阻礙。垂直線可以直到水面。左舷可有斜坡的船身擋住。

須走拋物線下水。方無碰撞。若也走垂直線。小艇的船舷和大船船身相切。不等下水。就翻身了。最後我也跟着大家。爬入救生艇中。起重機的機頭向外旋轉。小艇便懸在空中。有人喝口號道。放下。滑車一陣吱吱響。小艇便下降了二三十尺。可巧艇舷和船身相切而止。艇中人也喊着口號。用許多隻手向大船努力一推。小艇便宕開去。霎那之頃。上面人將繩子儘量一鬆。小艇便直落到水面上。這樣顛簸。是宕鞦韆時領略不到的。

救生艇船梢已着水。船頭還是高高吊起。不知怎樣。兩頭吊的繩子。沒有均勻。此時小艇的斜度。約四十五度。船中人本多。這時更是擠做一團。船梢頭吊繩的鈎子。可以脫去。船頭上的脫不了。這危險可非同小可。船頭上有人叫道。誰有小刀子？小刀！小刀！我用手電燈照見叫喊的人。火夫模樣。他在船頭上直着脖子向船艙裏喊。頭上的汗像珠子一般。臉上本蒙着煤炭灰。這會子汗和灰攪做一起。臉花了。有人在我後面遞來一把斧頭。我接了遞

給前面的人。再遞給那火夫。有人操着不規則英語道。謝上帝。刀有了。話聲未了。鏗的一聲。火星迸射。那是斧頭和滑車上鐵鈎碰了一下。吊繩一股斷了。繩斷。船頭猝然而下。後梢的人猝不及防。都滾到中艙來。這當兒船梢昂起。船頭低下。亦有四十五度光景。接二連三大起大落。我疑心船頭和船梢要握手了。

好容易等到船身略定。人人心中想趕緊離開大船。豈知禍猶未已。這時候大船傾側。益發利害。不知何時。救生艇後梢攔干。却套在大船上一個放汽的鐵管上頭。起初不知所以。只覺後梢漸漸高起。及至發見。已是很危險了。幸而那鐵管伸出不多。兩人用力一推。已是脫離關係。然而小艇又經第二次劇烈顛播。幾乎不曾將我們顛下水去。一隻手到我身邊。耳朵邊聽得有人說道。我眼鏡滑掉了。看不見。要跌。請你拉住我罷。此人乃一猶太老者。他說的英語。像英國旅客面上的豆癩。委實不普通。我一手撐着這老人。一手用電燈照着。只見他身邊包着一大包東西。

還有一根金頭手杖。大約他房艙裏家私都帶來了。小船漸漸離開大船。却仍舊有繩子像蛛絲般牽着。於是那斧頭互相傳遞。逐一割斷。當救生艇離大船數丈時。同船的忽起喧嚷之聲。我見衆人都望着大船上層。我也抬頭看時。只見上面白色烟齒裏。仍在噴烟。忽然瞥見有大塊黑物。從甲板下墮。連忙看時。原來是一個人。他手抱着頭。肘靠着膝。從那高處向海裏跳。我斗吃一驚。深恐那人落在我們小艇上。則兩有不利。然而自上而下。何等迅速。還沒來得及有第二思想。那人已下水了。離我們小艇纔三四尺地。俗語道。爬得高。跌得重。他這一下。沈下水去至少有多二十多尺。然而不多時就浮了上來。這是特根呵！黑暗的水面上。原不甚看見。但我覺得他是特根。還有一個人也說這是特根。我們立刻設法。將這人救了上來。我用電燈照時。果然是那坎那大飛行家。雖然水淋雞似的。他神色還好。他吐了一口水。須臾之間。已復常度。他道。怪事。一根火柴點三枝紙烟。畢竟是不好的。

我本在船後頭理繩子。誰知從下層到上層時。一個人都不見了。我只好跳海。天保佑。如今是好了。但這水可冷得很。

此時小艇上擠滿了人。船頭和船尾略餘隙地。却堆着許多繩纜。和十幾枝划槳。地點呢。離大船有一箭之遠了。遠遠望去。船上層燈光。已爲船身所蝕。差不多要翻身快。這且不管。但是我們這小艇。畢竟是誰駕駛的呢。若論同舟共濟。人人有義務。我先不該坐着。若說人多手雜。足以債事。不如退避爲是。然則船何以會動。這不退避的是誰呢。正思索間。坐客中忽然有吵嘴的聲音。一個罵起來了。一個反唇相稽。旁邊有問詢緣由的。有打抱不平的。我正聽不出所以然來。忽有一人。手裏拿着枝槳。向我背後一揮。我背上早已着了一下。慌得退避不迭。用電燈照時。正是先前要小刀的花面火夫。倉猝之間。拖着我的救生衣。擠入人叢中去。此時却與一位白髮美人相隣。此人我却認識他。從前本是船主。往來

於拿伐司各陸。Nova Scotia 裝載鯊魚。後來他的船在大洋中觸礁沈了。他同他的船員。爲人救起。送回紐約。近來在往來歐美的某船上充二副。那船的船主。就爲怕潛艇。不肯航行大西洋。他纔搭坐臘哥尼回英國去。他名字叫地亞。雖久已不做船主。人家還照舊叫他船主地亞。這源源本本。我都曉得。

船主地亞對我說道。你知道危險麼。我們小艇的舵沒有。我聽着愕然。聽他語聲有些震顫。我益發吃驚。船主地亞又道。我能用槳代舵。這樣亂草草的。如何得了。我到很顯效勞。只是我聲音啞了。最好我告訴你。你代我喊口令。不知他們能聽我不能。

於是我高舉兩手。先止住他們的吵鬧。然後大聲問道。我們船中有大船上駕駛員在內麼？經我這一問。他們反而寂然。我又問道。我們同伴之中有舵工水手麼？許久仍沒有回答。可見是沒有。就有船員。也不過火夫和打掃夫等。雖沒有回答。却靜悄悄的。似乎等我再說。我再高聲

說道。我想。如今第一要義。是要知道我們同船的共有幾人。你們如贊同我的。請從船頭上起。第一人喊一。第二人就接着喊二。挨次數數。直到船尾。每人只要說一次數目。就得了。請船頭上最前的一位說罷。不消一刻。已從船頭數到船後。到我是最後一個。我喊了二十三。

我道。我們共是廿三人。這廿三人中。並無大船上舵工水手。但我們運氣很好。現有舊時航海船主在此。他肯駕駛這小艇。保護我們生命。他的聲音很低。我能代他宣布口令。使你們大家聽見。諸位是否服從他的命令呢。衆人異口同聲的一致承認。我即代船主地亞宣口令道。第一。船兩邊划槳的數目。須配得均勻。第二。諸位坐在船上。須兩邊人數一樣。第三。船頭須逆風而行。巨浪之來。用船頭對着。可以減少危險。

不消片刻。我們都照船主地亞的號令做了。頓時覺得有了把握。我們一面划着槳。不期然而然。大家回首望那臘哥尼大船。此時大船雖十分傾側。依舊浮着。船面燈光。兀

自燦爛。不逾時。聽得有悶雷般聲音。發自水上。這聲音使得我們一齊回頭。衆人都道。潛艇放第二個魚雷了。這第二個魚雷。離第一個魚雷。不過二十分鐘光景。我們都提心弔胆。屏着呼吸。只見大船上燈光忽然暗了。從白色轉了黃色。又轉了紅色。轉瞬之間。杳無所見。暮天席地。黑暗如漆。彷彿這大黑幕。就是臘哥尼船的喪儀。

後來雜務員波令告訴我當日被難情形。他坐的是三號救生艇。他道。當臘哥尼沈沒時。我們的小艇。近在咫尺。船主正在此中。大船既沈。海水起大旋渦。小艇顛蕩如風中敗葉。駕駛人努力持舵。維持船頭。使不失風來方向。正在危急萬分。忽然海面上來了一件東西。那東西距離甚近。却看不清楚。只是黑幢幢的一個影子。高出水面約有八九尺。毫無聲息。漸漸近來。直到十尺以內。我們方認明白。原來就是潛艇。

潛艇上人問道。那是何船。他這句英國話。竟錯了兩個字音。不消說。是德人了。我答道。船名臘哥尼。那潛艇舵樓上

又問道。什麼。我再答這船名臘哥尼。走坎那大的。那邊又載重呢。我道一萬八千噸。又問搭客。我道。搭客共是七十三人。一半是女太太和小孩子。有些在我們這小艇裏。至於臘哥尼船員。可在二百人以外。德人道。那船裝貨麼。我道。是的。你那小艇中裝着臘哥尼船主麼。我道。船主不在這裏。德人道。是了。我想你的話都還靠得住。再會罷。不久就會有巡洋艦來救你們。說罷。丟然一聲。舵樓的門關了。須臾之間。那潛艇踪影不見。波令道。我當時很是提心弔胆。怕我同伴對於德人不能含忍。假使有人猝然而起。用手槍襲擊那問話的德人。亦是意想中或有的事。所以我答話時。用極簡單極明白的語調。意在不欲多談。雖然幸免。可也就險極了。

且說。大西洋北部。二月裏天氣。本是著名的惡劣。這一天偏又是星月無光。不辨咫尺。那寒風撼着怒濤。不知有幾多力量。將小艇掀上九天。埋入九地。只算播弄一個軟木瓶塞子。幸而小艇還結實。沒有罅漏。起先人人注意在逃

命。此刻方纔覺得凍餒交迫。然而誰也沒有事先預備的機會。於是大家喊冷。有的人說。冬天深夜。在這大洋之中。毫無遮蔽。恐怕夜深還要冷哩。有人寒顫着說道。再冷就死了。不知那舵樓裏放的流星信號。有人見了沒有。有人道。在這大洋之中。信號不見得有用。倒是初受魚雷時。不知曾發無線電沒有。因而又慮及小艇上食物和淡水。種種問題。誰也不能有一個的確的回答。

亂了一陣。尋出一盞油燈。和一大包乾麵包。更有一罐發光火藥。海洋中用爲信號之物和火柴燈油等等。大約凡是救生艇中。總預備着這些。我們將油燈點了。小船在浪頂上時候。隱約看見遠處有星星燈火。情知那是別的救生艇。他們也點燈了。從此延挨過三四點鐘。天氣愈夜深愈冷。風浪愈是險惡。浪花從船頭上直飛到艙中。差不多大家下半截都浸在海水裏面。憑燈光做了目標。幾號小船。都漸漸聚在一處。有一船相離較近。聽得有人唱歌。歌詞甚藍。我想。唱的人用意。是要減少他人痛苦。但聽歌的莫說是樂。

恐怕連愁也不能哩。

約莫在小船中有五個鐘頭。水平線上忽然有微光。隱約可辨。這光不是天明。倒是船上燈光。大約是有船救我們來了。我可不知方向。同船的人。沒一個知道東南西北。黑暗的天和水。沒有一些記號。那水平線上的微光。說不出他究竟是那一方。不過我們船是迎着風。這光就在風來的一方。起初在疑似之間。後來看得真切。我們就將那一罐發光火藥。然燒起來。這時候。人人生了希望。船主地亞。翹起灰色鬍子。發口令道。努力向前！努力！努力！於是兩人搖一枝槳。盡力推送。連各人下半截冰也似的水。都忘懷了。逾時之間。同船的大家歡呼起來。原來地平線上。突然現出一紅一綠的燈光。明明是船。是來救援我們的了。

來船和我們相拒半邁光景。船上人已用放大聲浪機和我們說話。划槳的人人奮勇。不消片刻。已近大船後梢。船上人用許多手電燈。向我們照着。頓時置身光明之域。

我想這當兒。那打沈臘哥尼船的潛艇。一定還在附近躲着。然而大船上人。毫不在意。一本正經的。只管援救我們。小孩婦女先上大船。然後男子。然後臘哥尼船員。最後船主。船員水手。多有受傷的。抬往療病房。給船上醫生治療。先前倉卒下艇。夫妻母子。不能相顧。有母親在甲號救生艇。稚兒却在乙號救生艇的。此時得慶更生。握手的。接吻的。互相樓抱哭泣不止的。一時寫他不盡。等到衣裳着暖了。肚皮吃飽了。回想先前臘哥尼船受敵人襲擊。從那五聲汽笛以後。種種事情。真是痛定思痛。正不知何以竟能度過這難關的。

嗣後十點鐘。我們就到了英國愛爾蘭皇后城港口。沈船

地方離此處二百英里。這一次不測。船員坐客不知下落的。共是十三人。那帶獨眼鏡的及洛姆。亦在十三人之數。當我上岸之時。忽然有人將我背上拍了一下。回頭看時。乃是臘哥尼船上新相識。他是英國人。在臘哥尼船上時。一路和他談話很多。所談的都是美國將來。是否加入協約。這時候他也是一同上岸的。他突然問道。此番拜敵人之賜不小。公等美國人。將受之而不報乎。我一時無話可答。但是三十分鐘之後。我已用打字機起草。盡一黃昏之力。成論說四千字。論中即詰問合衆國政府。對於敵人厚賜。有無答謝禮物。五個禮拜之後。美國加入戰團了。



歌聲。琴韻。和叶。鏗鏘。
 長城。烟味。馥郁。芬芳。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烟

每罐內附有獎券一紙。積存
 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
 之贈品。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粉 酵 發 雅 洛

食 品 第 一



物 質 純 粹

理 經 總

行 洋 利 公 商 美



爲人作嫁

天虛我生

一所新建築的房屋。門楣上嵌著留住精舍四字。大約是取爲我佳處留茅庵的東坡詩意。署着滑道人款字。寫得一手癡鶴銘。和他平日寫鄭文公碑。一筆寫成無數波磔。有意造作的那種筆法。真有天人之別。要算是道人生平最得意之筆了。門內便是花園。亭臺樓閣。布置得非常精雅。人家見了這所房子。總猜那屋主。不是退養的達官顯宦。定是個世家華胄。再不然。一定是洋行中的買辦。或是交易所中發了橫財的商人。那知他們的猜想。完全錯誤。這屋子裏面。並沒有主人翁。只有一個主婦。帶著一個兒子。一個媳婦。還有一個女兒。安閒度日。這位主婦起屋的基本金。並不是主人翁做官得來的官囊。也不是交易

所中發來的橫財。更不是世家大族祖上遺傳下來的財產。至於洋行買辦。更是那位主人翁所不屑做的。那麼他的資本。究竟是從那裏得來的呢。距今十五六年以前。有一位清江浦人。叫做魏塵網的。帶了十萬兩的一張銀行存單。到上海來。想做洋行買辦。却是從沒有到過上海。破題兒第一遭。天東地西都沒有知道。洋行雖多。也不得其門而入。好容易仗著一個友人介紹。認識了這所房屋中的主人翁。那時這位主人翁。正做一家銀行的經理。和魏塵網一見如故。勸他把十萬兩的銀子。從外國銀行提出。存在自己銀行裏面。可以多收幾個利錢。並且很懇切。很殷勤的勸他道。上海是個黑幕製造所。社會上甚麼罪惡。

都是見慣做慣。沒有什麼稀罕。我忝長了你幾年年紀。不是我說句老話。像老弟這樣初出茅廬。想做買辦。怕不要受人家的欺騙。我勸你還是把這個希望打消。幫我一同做事。社會上可做的事情正多着呢。魏塵網聽了這話。感激到五體投地。便把銀子存在他的銀行裏。眼巴巴的望著。去幹一番新事業。那知事有湊巧。不到幾個月。武昌起義。上海也跟著光復。那引銀行受了時局的影響。宣告停業。這十萬兩銀子。便同東流逝水一般。再也沒有回來的希望。魏塵網急得要投河跳井。偏偏那位主人翁又是個民黨偉人。光復的時節。很做著許多專業。極力和魏塵網敷衍。說我商業雖然失敗。政界中很可活動。將來的機會多著。這十萬兩銀子。在我身上。請你儘管放心。一面又替魏塵網在臨時政府中。覓到一個位置。魏塵網自然不敢多說。那時候的政局。千變萬化。忽而二次革命。那位主人翁又和民黨要人。通同一氣。二次革命失敗。洪憲皇帝便下令通緝一班民黨鉅子。那位主人翁也是其中之一。他

便三十六著。走爲上著。一溜烟逃到東洋。等到魏塵網得信。早已鴻飛冥冥。沒奈何找到從前那位介紹的友人。請他趕到東洋。和主人翁交涉。那主人翁一口答應。說這項銀子。自然要設法料理。不過現在我正當失勢。力不從心。只好打一折扣。暫作結束。彼此交情尙在。捲土重來。未必便無後望。留下一點後步。將來也可重圖酬報呢。那位友人受了魏塵網全權的委任。當然不必和他決裂。即便打個電報。給魏塵網。魏塵網回電。仍請這位友人相機辦理。當時便算把這個問題解決下來。照著前議。打個折扣了。結。那知這位主人翁拿出來的。都是些股票契單。一個現錢也沒有。并且那些股票地皮。現在還值錢否。也不甚了了。合併起來。照着原價。也不過二萬左右。但也沒有旁的。方法。魏塵網只得忍氣吞聲。暫時收了下來。原想等他回國之後。再和他從長計議。那知從此一別。便再也不能生入玉門關了。魏塵網一身是債。拿了這些股票契單。十文不值。二三文的。四處張羅。正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之際。

這位新屋中的主婦，却挈領一家細弱，從海外歸來。魏塵網便去和他交涉。那知這位主婦的粲花妙舌，比他丈夫還要高明十倍。說是我們孤兒寡婦，零丁孤苦的從東洋扶柩回來，連衣食住三項，都弄不完全。現在房子是借住親戚家內的，喫的飯米，是相熟的米行，念著舊日交情，賒給我們的。穿的衣服，你看都是這樣的可憐。那裏還有餘力來還債。況且這筆債項，已經把股票契單，抵債清了。雖然折扣大些，比較人家倒賬，一個錢都拿不回来的，已算是萬分僥倖了。請你不必再談罷。說罷，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令人怪可憐的。魏塵網再嚴重的說了幾句，却又蛾眉倒豎，換了一副面目道：「欠債的人已死了，不干我們活人的事。任你法律解決，我也只有一個人在這兒聽你處置便了。又說丈夫在日，原是俠腸佛骨，是一個大慈善家，也是一個大實業家，生平受過他好處的，數都數不清楚。放出去的款項，也不知多少。現在人欠的一文不能收回，欠人的，早已抵債清訖。還要這樣糾纏不清，經營商業的人，

人欠欠人，誰都沒有大不了的事情。個個都像這樣麻煩起來，恐怕官廳中也沒有這樣閒工夫。來管這種閒事呢。魏塵網聽了，倒反弄得無法可施。交涉了好幾次，總是沒得結果而散。光陰飛也似的過去，一轉瞬間，又過了四五年。魏塵網實在窮得不能支持了。他的母親，為著這事，一氣而亡。他的夫人，為著這事，天天和丈夫吵鬧。還有許多債戶，天天逼著塵網，要實行法律解決。可憐魏塵網，為人白忙了一世。人家會和他法律解決，他却不會和人家法律解決。結果，雖然沒有弄到家破人亡，却早已看破一切。覺著人生世上，都是虛空粉碎。其中最痛心的一件事，便是塵網為著破產以後，不能在家坐食，好容易托了許多親友，到遠地方去當了一個幕友。每月賺了三五十塊錢。孤身作客，舉目無親。等到他母親病重，打電報給他。星夜奔回。他母親已死去三四天了。撫棺一慟，泣血長號。想到天涯游子，死別生離，反不及鄉農野叟，骨肉團聚。從此便萌了「厭世主義」。無奈家人環伺，形影不離。便學著金冬

心做個心出家庵粥飯僧。終日長齋禮佛。簡直同槁木死灰一般。當魏塵網求死不得的時候。那一所房屋。正在大興土木。魏塵網幾年之內。每况愈下。這位新屋中的主婦。却是休養生息。蒸蒸日上。而且女嫁男婚。向平願了。總算對得住他地下的丈夫了。不過那邊一間破屋中間。却坐著一個衣衫襤褸。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一炷清香。萬緣

都息。正在念著阿彌陀佛。旁邊一個中年婦人。帶哭帶說的嚷道。你有了十萬兩銀子。何至弄到如此。現在却讓別人在那兒享用呢。

天虛我生曰。婦人之見。何其淺哉。須知享用者。實非本人。彼本人者。無論已死。或尙生存。亦不過爲人作嫁而已。

困廬筆記

李心良

意大利之畢撒城。有奇塔。上層較底斜出十五尺。登臨俯視。令人駭統。然堅固不圯。亦一奇也。歐陽修歸田錄云。開寶寺塔。預浩所造。塔初成不正。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也。平無山。且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如此。恐無此理。

期期艾艾。皆形容口吃之辭。玉泉子有一則。尤令人噴飯。其文曰。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時肇有故不至。次則稜也。稜口吃。及引見。俛而致詞。赭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



疫

求幸福齋主

那一年春末夏初的時候。我有一位內蒙古的朋友。從北京出口外。回他老家裏去。他去了不幾天。我又看見報上說。他們那裏現傳佈着百斯篤的流行病咧。有許多主管防疫的機關。更說那些地方交通不便。想組織幾隊醫生去驅除瘟疫。都勢有未能。只好聽憑那疫勢蔓延。自生自滅。眼見得那地方的人類是要遭空前的巨劫了。

像這種可怕的消息。送入我眼簾內。縈繞在我心坎中。竟使我感受着非常的不安。因為那個地方的人。有我一個好朋友在內。可憐他這幾日正往那條死路上進行著。猶同去訪問死神一般。與死的機會日益接近。教我這身居安全綫內做朋友的人。那能不憂心咧。況且他去了快一個星期了。還沒有一封信來。究竟他到了家沒有。想那瘟

神和死神既然盤踞在他的貴處。他總碰得見的。不過是在半道上碰見。或是到了家才碰見。那就難說了。接觸之後。我還敢斷定他的生命之神和那瘟神。必有一場決鬥。但這最後的勝利。屬於那一方面。又是不可知的。雖說人人都有死的那一天。死也不是什麼絕對可悲之事。而意外禍事的遭逢。像我們民國這幾年來。刀兵水火。時常看得見。更也不足為怪。但得不着一個遠道朋友的消息。他的或死或生。或存或亡。放在我心裏七上八下。猜疑不定。以至於「無遑安處」倒不如身歷其境的人。當真死滅了。反覺得百無牽望咧。但我仔細地再想想。又不覺有些好笑。我既不一定要替朋友樂生惜死。那末。要盼望這死生的真消息到來何用。看起來。我終還是一個不能忘

情於死生的人啊。

後來好了。終盼望到那朋友一封信來了。無論他後來怎樣。他在寫這封信之前。總一定還是一個未死的人。而且還是一個比較最近的或死或生的真消息。在我所猜的啞謎中。本來只有兩個很簡單的字面。或是死。或是生。一言可以道破。他既有信來。看看信封。又是他親筆所寫。顯見得他還是生存。那末。憑這一個生字的真消息。已足以說明我所猜的啞謎。並可以慰藉我這幾日來猜疑無定的心境了。那書信上支離瑣碎的繁文。看不看當沒有什麼要緊。但我那無止境無滿足的心情。此時又陡的嫌那或生或死一個字的答案太單調了。一個字的題目。也有許多人能做得出許多的好文字。他雖然還生存着。但從前現在未來三個節目中。怎樣的未曾死。死生的關頭如何。活着又究有其他的危險沒有。一時又引起我的無窮的猜想。於是我終於急急的要仔細讀那一封信了。那信上寫道。

「……老友——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已從死神手裏逃了出來。可算是再世爲人了。本來一個人在世界上。求名求利。求衣求食。既無非爲的是生存。便就算是與那對手方的死神在那裏時時刻刻爭鬥。不過這爭鬥有激烈與不激烈的分別。平日那些主掌憂患和貧窮的死神。在無形中摧人心肝。苦人體膚。也是可以漸漸侵蝕人之生命的。不過這種死神的步驟來得很迂緩。不能取迅速的手段奏凱而去。所以人們還能辛苦撐持。雖做到傷心人或無衣無食的乞丐。也還有不肯卽死的。至於主掌瘟疫的死神。比一切死神都來得厲害。只要一舉手一舉足。便能在頃刻之間。擊中人的要害。攫取人的生命。雖說另外還有幾位主掌刀兵水火的死神。也與他凶猛得不相伯仲。但力量上終還有些不及他。因爲刀兵水火。或是不大常出現。或是殺人並不多。不像他老人家漫遊世界。終年在地球上旅行。到一處便把那一處地方上的生命。攫取十分之七八而去。雖雞犬都不肯稍留。而且還有一定的

路程像急行軍一般。走得飛快。就是隔山隔海。也阻擋不住他的去路。人們若是把世界瘟疫史打開一觀。幾千年幾百年以來。何曾見他告個疲乏。又何曾見他在那裏隱藏休息過一年半。他簡直是世界歷史上一個以殺人爲事業的旅行家。又是一個長生不老周游不息永遠與人類爲敵的大魔鬼。自從他跑到世界上來。經過了許多時代。走遍了無窮地域。攫取了恆河沙數。不可勝紀的生命。一直到了今日。他竟磨刀霍霍的光臨到我的頭上來了。像我這樣一個弱小的人。又生在這亂世上。生命原無足重輕的。就是被瘟疫之神順手抓了去。擱在一個尸如山積的戰利品倉庫內。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然而我竟逃了出來。却不免反而有些驕傲了……老友……請你原諒。不要視我這種驕傲爲過分。你須知道一個人從這最凶猛的死神手裏逃出生命來。不是容易的事。非經過一場最激烈的奮鬥不可。這奮鬥的結果。不惟得着新的生命。而且還更進一層。參透了生命真諦。得些人生哲學

的見解。老友如是不信。請看我下面的紀述。這實是我有生以來做着人類最榮譽最勝利的戰鬥史咧。

當我騎着一匹健馬走出古北口時。遇見北來的人。已聽着這可怕的消息。但我以爲不甚要緊。每年夏季。天氣一炎熱起來。我們那裏總有些流行病。什麼痢疾呀。絞腸痧呀。多少總得死幾個人。這或者還是照例的事吧。及至又走了一天路程。已走入了我那特別區域的地界。那種瘟疫的恐怖狀況。由耳聞而變成了目觀。死神已伸着巨靈之掌在我面前指畫跳躍了。

道旁歷歷落落的人家。在平日太平無事的時候。凡是過路客商。打從這裏經過。必看得見種莊家的人在田地裏幹正經活。又有些婦女們在各人家屋門口坐着或立着做針線。更有些小孩子在屋簷下咬大餅吃。或是笑着空中麻雀兒又叫又跳的唱歌。但這次全看不見了。又紅又熱的太陽。把田地上面一層泥土。曬得乾燥分裂。向來青紗似的那些高粱。到此都連根爆了出來。枯槁得亂趨

在地上睡中覺。却便宜了那些飛鳥。很大膽的飛下來開一個最豐盛的午餐會。又還有那些無人供奉的牲口。爲飢餓驅遣着。也勉強撐起病軀。到田裏來亂尋食物。一個不小心。跌在地上。也有就此睜着兩個大眼再也扒不起來的。自有許多蒼蠅圍攏來追悼。至於那些家屋裏面的人們。十有八九躲在家裏不見出來。行人在各家以前走過。只見家家都靜悄悄地虛掩着柴扉。好像全入了睡眠狀態。有時隱約聽見裏面似乎有些呻吟的聲音。也就微薄得很。連空氣都不大願意替他傳送音浪。不過我偶爾聽出來。總可以斷定那裏面是有病人了的。又有一家。只見一個瘦小的孩子。約莫有三四歲光景。獨自扒到門框邊。坐在地上呱呱的哭。連聲音都哭啞了。不見有父母出來撫抱他。使人一見就斷定得出他父母一定是陳尸屋裏了。這死不掉的孩子。沒有得吃。也只好坐着門邊待死。我看了不忍。遠遠地擲了一大塊乾糧給他。却又不見他伸手來接。究竟我所判斷的對不對。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其餘的人家。看不出什麼動靜。裏面有人沒有。或者有死尸和病危的人沒有。也都很難決定。我那時如入無人之境。悶着頭只顧前進。不獨眼底和耳畔受的刺激太多。影響到精神上的昏亂和麻木。就是那奇異的空氣。觸入鼻尖。也薰人欲醉。儼然和死神接了一個神祕的吻。

最奇怪的是經過幾處渡口。向來都有渡船在那裏載運行旅。管渡的人。全是些當地痞棍。以要人的自命。攔渡討錢。每一輛車討洋五元。每一個人討洋一元。若是不付。他們就惡狠狠地舉拳打人。上得岸去。一連十來戶人家。每家門首都坐着幾名彪形大漢。一來爲的是換班執行擺渡的工作。二來準備與那些有抵抗力的客人尋相打。每無事之時。他們也得對着流水發幾聲喊。活顯出他們的威風。到這時候。岸邊那些示威的人全無蹤影。剩兩個個勉強立得起來的人。在那裏守着渡船。見有客人來過渡。還得央告着幫他搖櫓。他有氣沒力的倚靠在舵兒上。掌舵。很嫌辛苦。從前雄赳赳氣昂昂的氣概。已不知飛

到那裏去了。臨完給他的錢。他也懶得來接。或多或少也。更不爭論。據他說「早上不知道晚上的事。說死便得死。還要爭什麼錢。爭來又有何用。」看起來他們這種強有力的人。也不是死神的對手啊。又有一處。竟找不着一個舟子。成了一所野渡。只見一隻渡船。空洞洞地橫在岸邊。幸喜那河中的水很淺。我在馬背上也渡了過去。但平日這種渡法是不作興的。想省幾個錢。不乘他們管渡的人的船。他們也得其勢洶洶的討河底錢。不然。請你到上下游五里以外的地方渡去。休想在此貪便宜。然而如今種種的禁令。都被死神解放了。像這種的行路自由。過渡自由。我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得着咧。我倒又不能不感謝死神所賜的恩惠了。

到了晚來。尋着了一所旅店。也不見有接客的店夥。在門外頭張羅招待。我把馬拴在門外。逕自闖了進去。只聽見裏面有好幾處有病人的呻吟之聲。又嗅着一股一股的穢氣。彷彿拒絕人進去似的。再看一看四圍的景物。只是

陰沈慘淡。像一個深黑的地獄模樣。我那時本想拔足退了出來。另尋一個可以安歇的所在。但想了想。此外更無別處。露宿在外。又怕有狼狽從半夜裏來襲擊。還是這裏將就一宵罷。於是我姑且對着這枯寂的空氣。發了一聲喊道。「有人嗎。」我以為這樣一個大旅店。終不至於連一個健全的人都沒有的。後來居然如了我的願望。竟有一個老頭子用一條青手巾包紮着額角。慢騰騰地踱了出來。見了我的面。他臉上很現着驚訝的神氣。顫聲問我道。「這種時候。您怎麼還從遠處走了來。」說罷。他喘吁吁地站立不穩。已倒在旁邊一張藤椅上去了。我搬過一張矮凳坐在他面前。便細細的問道。「我們這地方怎能鬧成這個樣子。」他圓睜起兩眼。勉強興奮着答道。「唉……這真是向來未有的災難。起初的時節。不過是幾個人偶爾嚷着頭痛。隔了半天。竟許多人傳染起來。頭痛了不多一會。就眩暈起來。接着便惡心嘔吐。不進飲食。輕一點的尚不過四肢無力。扒不起床來。重些的便大冷大熱。渾身

顫抖抖上這麼一兩個鐘頭。就此死去。死後看他的身體。黑得可怕。這才知道是「老鼠子瘟」。正打算多請醫生治。但那裏來得及。不出三天。竟無人不要痛。無人不病。倒在床了。雖說症候輕的人也很多。然而死的人却甚不少。平常有病死的人。總也有很健全無病的人去棺殮他埋葬他。這次病了一個「滿堂紅」。可憐死的人無人棺殮埋葬。病的人無人醫療診治。眼睜睜看着一般人無論富貴的、貧窮的、做醫生的、賣藥的、開棺材鋪的、開槓房的、——北方代辦喪儀的叫做槓房——全都在這一個很短促的時間。一齊病倒。這邊床上看見那邊床上的人死了。心想誰也保不住隔兩個鐘頭或是即刻不同他一樣。便也誰不顧誰。各人等待各人的死。或各人各憑各的運命。橫豎他的死和我的死。不過是遲早的問題。我自己也是行動不得。死在眼前。又那有力量去替先死的人辦後事。雖說這般死得可慘。但我自己傷心還來不及。又那有閒涕淚去哭旁人。所以我們大家做人的。到這時候。除了

各人守着一張七尺不滿的床待死以外。什麼功名利祿的好夢不必去做。什麼士農工商混飯吃的活計也不必去幹。一死之後。萬事都休。這本是天意如此。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啊。我今天覺得稍為輕鬆點。聽得外間堂屋裏有外來的客人聲音。我覺得很奇怪。現時我們這裏還有沒病的人。至於外來的客商。或是從遠處回來的遊子。但走到前面交界的地方。也應該得着消息。退了回去。不從這條死路上闖來。怎麼你倒安然來到這裏。我如今再發一句你不要害怕的話。我店裏上上下下四十幾個人。大約已經死了三分之一。除了最先死的那幾個。尚得着一副棺材睡在那裏。其餘的全然陳尸在床。我也懶得去看懶得去管。你想想看。對於死人尚且如此。對於你這麼一個冒失的客人。我還有工夫招待嗎。你既然來了。要吃喝些什麼。需用些什麼。你自己去找。你病不病。死不死。我也管不着。我看你這人胡亂跑了來。實是有些糊塗咧。說到這。那老人氣力似乎用盡了。倒在藤椅上忽然四肢

顫抖起來。但我看他兩隻圓眼珠子。還在那裏活動着。能斷定他此時尚不至於登時死去。我若要回答他幾句話。總得趁早說才好。

於是我便告訴他道。「想不到我們家鄉地方。遭這麼一場大災難。看起來真個是傷心慘目咧。但這種瘟疫的流行。旁的地方也是時常發現。不過我們這地方交通不便。防疫隊前來救護不易。平日又不大講求衛生。所以疫勢就格外來得猛烈。加之內蒙地方人口稀少。眼面前幾個人。誰也看得見誰。忽然都病了。又忽然死了許多了。也無怪大家頓時全陷入於恐怖的境域。在我看起來。平日大家都活着。所以都覺得活着有樂趣。如今大家都快逃了一個死字了。便又覺得那死亡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況且人們向來所謂生人之樂趣的。也很不一致。很不平等。富而且貴的人。起居飲食。無一不豐美。又享受些不正當的聲音娛樂。自然是活着有趣。那貧賤的下層階級中人。鎮日價爲着生存奮鬥或勞動。終還是過的窮苦日子。

本來就生機很少。生趣毫無。如今碰着這個瘟疫的機會。大家都死得很易。在貧賤人想起來。飢寒死也是死。辛苦死也是死。病死也無非是死。倒還可以拿那句「不知生樂焉知死悲」的話來慰藉。只有那富貴中人。白白地有錢有勢。單單買不着這繼續的生存。爭不回這死亡的命運。只索硬行割捨下無窮的人生樂趣。與那些貧賤人同歸於盡。由此看來。這豈不是世界上最平等不過的一件事嗎。若不是主宰瘟疫的死神駕臨。更有誰能具這個大力量。造成這麼一個大平等的機會。我看這位死神。真是宇宙中唯一的慈祥主宰咧。至於我這個人的行蹤。更沒有什麼研究的價值。當我出了古北口的時候。早已知道這裏瘟疫鬧得厲害。但家有老母在堂。須急於回去看望。也就顧不得病不病。死不死了。況且鄉里中人。大家都病的病。死的死。我一個人就爲什麼不該病不該死咧。所以我終於像你老人家所說。冒冒失失回來了。」我說到這。我精神上似乎很興奮。但那位老人却早已聽得不耐煩。

竟呼呼地睡熟了。大概他的心理，以爲這個時候說些不怕死的話，也不見得算是什麼英雄和超人。

我那時也就不再多說，并相信這時候連說話都是一種可以省却的事。那老人和他一店的人，既然與世無爭，我也就不同他行那虛偽的客氣。單他家當我家一般，自去找些草料餵我的馬。又尋到井邊汲了些水與馬分着喝。但仔細再想想，那些病人或者也想水喝罷。我便又摸到廚房，升起一爐火，煮上一大壺開水，捧着許多茶碗，找到那些病人的床前。不管他是死人活人，每人送他一碗水。替他擺在床邊。究竟其他屋子裏有我沒尋到的人沒有，我也顧不了那許多。忙了一會，我自己又煮了幾個雞蛋吃。吃飽了，倒在地板上我就合衣而睡。并且睡得很熟。絲毫不計算適才的舉動有什麼意義沒有。也不思量我自己身體上安全不安全。第二天一覺醒來，我也不向這店中人告辭，依然騎着馬趕我的路。

從此我司空見慣，也絕不再去細看沿途的景物。因爲這

明明是死鄉，比不得那有生人的世界上有種種不一的形形色色可看。偶然見道旁趟着一個死尸，也視爲當然之事。毫不動心的就走將過去。即使我立刻同他一樣，也沒什麼希罕。到晚來本想再找一所客店寄宿的，但想起昨夜的所遇，以爲就是另找一所客店，也仍是昨宵那般光景。不如還是連夜趕路罷。走倦了，就歇一會，想睡了，就隨便倒在那個土堆上睡一覺。橫豎不把死亡當做一回事。死都不怕，還有旁的什麼可怕。後來糊糊塗塗的，也不知究竟走了多少天。竟走到離我家門口不遠的地方了。當我在馬上望見我家屋角之時，我忽然心裏一驚，想起了我的老母。他老人家不知怎麼樣了。雖說人人可死，但他老人家似乎死不得。因爲做兒子的我，還很頑皮的活着呢。若是一同到天堂上去，也未始不可。不然，教我這個爲天堂所不容的人，一旦做了無母之兒，反不如那般已死的衆人有幸福呢。我心中一陣煩亂，加上兩鞭，打在馬屁股上。那馬也認得家，就飛也似的奔進我的家門。

我翻身下馬，趕忙跑到屋裏。見也是靜悄悄地。不由心中更加煩亂。但兩條腿不肯稍停。一直跑到老母的房裏。很大膽的朝前一望。那坐在床沿邊的，不是老母是誰。我又驚又喜。跳到老母身旁。身不由主就跪了下來。兩行眼淚也忍不住簌簌的只往下落。但說不出是爲着什麼而哭。我母擦了擦眼睛。看清是我。一把將我摟住。我此時也衝口而出。叫了一聲母親。但我母此時也似乎想起什麼可怕的事情來了。用目端詳了我一會。竟以極和婉的聲音責備着我道：「你這孩子。這時候趕回來做甚。你不知道這裏瘟疫厲害嗎。」說罷拉了我起來。仍不住的看我面色。我道：「瘟疫是早知道的。因爲母親在家。孩兒放心不下。所以才趕回來。但一路上却平安得很。」我母再看了我幾眼。信我說的不是假話。這才現出一些歡喜的樣子。但接着又嘆一口氣道：「你能夠平安到家。這也就是萬幸。只是家裏的人却全病了。」我急問道：「母親身體好嗎。」我母道：「我倒還好。但家裏人都病得很重。教我非常

心焦。想請醫生或是找幾個外人來幫我照料他們。但隣近的人家也全病了。不惟他們不能到我這裏來。我們也不敢到他們那裏去。怕的是更傳染着更重的疫癘。」說畢。搖頭嘆氣不止。我也沒有什麼再可說的。

自這一天起。我幫着老母。在家裏照料病人。自我的哥嫂以及長工人等。男女一共九人。都是鎮日躺在床上。呻頭痛。幸喜還不甚劇。不至於有性命之憂。我以為此時大概。是世界的末日到了。醫治這件事。固然是必須盡一番人事。然而請醫生不着。所謂盡人事的。只好做一些尋常的看護罷了。儘我所能做到的。也無非是燉燉開水。熬些稀飯。分給病人吃。並時時尋些話來安慰我母親。閒暇的時節。我便在我家庭院裏。散步解悶。走到大門口。我母不許我往外邊去。但這大門到晚也無須關閉。決不會有什麼梁上君子。和打劫的強人來光顧。想起從前造這個門牆的時候。費了許多心機。造成一個城壕式的來防賊。到今天有何用處。真笨得有些可笑咧。又有那後院中的幾

倚蒙古狗。向來也是凶惡非常。到此時竟也病倒了兩條。只伸着舌頭在地上打滾。不想這時候的狗也與人類同一命運。倒成了衆生平等了。

又過了三四天。疫勢漸減。紅十字隊也趕來了。死的人雖不能復活。病倒而未死的人。却漸漸得慶更生。扒起床來尋着了健康了。一千人都很喜歡。然而我心却有些戀戀不捨。因爲世界人類和衆生大平等的一幕好戲。到此却草草的閉了幕了。接着許多人忙着埋葬死人。又漸漸的各人掃除各人的屋宇。重新宣布戒嚴。家家戶戶。晚來又閉門防賊。不像從前瘟疫時期中夜無行人路不拾遺了。再接再各項職業開始活動。做交易的人彼此往來。富人照舊享福。窮人照舊受苦。人心又沒有從前待死的時候那般安靜了。雖說前幾日曾經那麼安靜過。然而健忘的人們。是決不肯去追想和回憶的。唉……主掌瘟疫的死神啊。人們辜負了你。你白白地空給人們一個最有價值的教訓了。

後來又查明這位死神的來蹤去跡。來得時候。是由一個老人一個小孩子在關外吉林地方引導着來的。這兩父子有十年沒會回家。這次回來。負帶了這麼一個大使命。好像是那位死神的代表一般。一旦代行使職務來。以兩個人的生命作媒介。換了無窮的生命去。他死得何等有價值。以我看來。他二人真是兩個最有權威的偉大人物啊。去的途徑。是往外蒙古折入西伯利亞。他所抱負的還是世界大同主義。後來的事業。無窮無盡。不知我們這樣生命有限的人。還能在今生與他重相見否。然而已經留給我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教我永遠的想念他了……」我把這封信看到這裏。已經是毛骨悚然。不能再看下去。但也很靜默的想念着。不過是想念朋友啊。還是想念那位朋友的所想念啊。這却很難說啊。



行刺

錢起八

一
「朋友！你今天愁眉不展，敢是又輸了麼哈！」

他那時正呆呆地立在怡情俱樂部門前：一只手摸在衣袋裏，一只手撫着頭髮，兩只固定的眼睛，無目的地地凝視着遠處出神！

他聽見福生問他的話，就把視線慢慢地移到福生身上，很無聊地看一看。

「朋友！你一定賭昏了！否則，爲什麼我走來你不覺得？我問你你不回答呢？也許是爲了別的緣故呵！」福生很奇怪地問。

「是，吾今天輸了！」他很堅決地說。

「朋友！」福生用驚異而又憐惜的帥氣問：

「昨天在王先生處借到的一百元鈔票，通通完了麼？」他點着頭。

福生微微歎氣。

過了五分鐘的沉寂；福生提議到公園裏去散步解悶，他點着頭表示贊成。

二

不到十分鐘，他們已坐在一間公園裏頂幽僻頂冷靜的亭子裏了；傍晚的風，微微地吹着，太陽從濃密的樹葉的空隙裏一絲絲地射下來，射在他們身上，他們的衣服如同印了花紋一般。他們開始繼續討論適在未經解決的問題：

「唉！朋友！」福生用誠懇的輕微的聲音，很關切似說地：

「什麼又輸了！吾總以為這次或者能贏了！那曉仍舊輸去一百元鈔票，但是你一定不要常把這事放在心裏！」福生突然停止他的話，他委實沒有更好的言語來安慰他那可憐的朋友了！

「真不幸！次次賭總是我輸，真想不到以後去怎樣辦法！」他這樣自言自語。

福生用身體移動近着他，輕輕地問：「朋友你想怎樣？」
「我呀！」他仰着頭靠在椅背上說：「我想是不能再賭的了；好好一個人，弄到如此地步；非特對不起自己，並且還對不起我那可憐的祖母，伊是為我的事情而死的呵！」
「微噓着氣。再說：『我此刻心裏實是悔恨！』」
他說的時候，面容愁苦，他良心上實已懺悔，他很有改過的動機。

福生冷笑着說：「朋友！不要說罷，我實是厭聞這些每逢賭完之後，就要說的假懺悔的話了！現在你所處的地位，實是難於立刻下場，因為你的消費和犧牲大了！所以戒

賭這句話，是沒有細細思索而出的笨話，朋友呵！天公決不永久給不幸失望於一個人的命運，我確定你一定會得最後的勝利，不幸和失望都是到幸福之路所必經的驛站，你切不可一直擺在心裏！」他靜悄悄地聽，福生再看着他說：「朋友！你一定要聽我的忠告！」

福生這一席話，立刻把他心裏改過自新的念頭消滅，福生早已料到他聽了他的煽惑的話，心中垂死的賭神，依舊要復活的，因為從前已有幾次經驗。

他的心被福生一說，果然復活了！他用含着商量神氣的目光，看着福生很輕地說：「我也想爭一個最後的勝利，但是……」他拍着衣袋，「我賭本沒有了，那總是不成功的。」

福生笑說：「我真不曉得你忽然地變成癡呆了！你忘了以前賭本完時候是怎樣辦的麼。唉！真可笑！」

「唉！福生！」他掣蹙着面孔說：「我沒有臉再向別人去借了！我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借過，凡是所我認識的人

我再向誰去借呀？」說完噓氣。

「唉，癡孩子！」福生立時把他很接近的頭別轉了，靠在椅背上說：「王翁，不是你一開口就借到一百元嗎？那末，你現在儘可再……」福生說到此地，不說了，把譏視的目光瞷着他：

「唉，朋友！」他用沈重的聲音說：「王翁處我已絕望，他不肯借給我了！」

「不，那裏話！」福生重新把頭向着他很強烈嚴重地說：「王翁實是一個最慷慨的人，決不……」

他突然截住福生的話說：「吾今天在俱樂部向他借過了，他不肯，並且把言語罵我，我曉得從今以後，決不能再向他開口了！」

福生很急促地說：「怎樣你細細地講給我聽？」

「今天下午，」他說：「我在怡情俱樂部輸去了一百元鈔票，恰巧那時王翁走進來望一個人，我朝他很恭敬地點點頭，他毫不在意地把他的頭動了一動，我就跑前

去問他借錢，他說錢很多，吾眼睛一花，幾乎流下唾液來，當我看見他從袋中拿出一包幾千元鈔票，解開了放在檯上的時候，他對吾笑嘻嘻地望着，似乎等我開口的樣子；我就伸了一個指頭說：還借一百元。和前回一樣罷！吾說完了，就伸手過去；那知他很嚴厲地說：慢！我沒有說借給你！什麼可以自行動手！吾大大地一怔，慢慢地把手縮回來，那時旁人都對着我，我正是羞憤交併的時候，王翁開始責吾了，他……」

他說到此地，略頓一頓，福生急於聽下文，很焦燥地說：「以後怎樣？」

他繼續說：「他說：前回以為你有用處，所以借給你一百元，後來曉得你拿了錢來賭的，吾就大大地懊悔，因為我已經幫助增加你的罪惡了！從友誼感情上，我不能拒絕你的借，但是天和良心不許我再借給你一塊銀錢，或一個銅元了！——他說完了，就拿一包鈔票依舊塞在衣袋中，慢慢地和他的朋友踱去；我那時一動不動，固定着目

光，如石像一般地立在地上。他臨去再回頭來說了幾句像規勸而實是諷刺的話。唉！福生慷慨的王翁，尚不肯借，還有誰可以通融，可以說：凡是借過給我一次或兩次的人，此刻再去借，一定拒絕，因為他們曉得我沒有還的時候，除非得意外的財產，或是一連賭勝了七八回。唉！福生，吾不是絕望了麼！不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麼！

他一路講，福生一路搖着頭，待他講完，他才很激烈地說：「王老先生，何以這樣固執，把天和良心來抵制你的要求！可笑！總之，太覺薄情了……你不要慌，我總能給你想法，決不忍心看你陷落，在苦痛絕望的井中，決不讓你到無可想法的地位。」

他只是歎着氣不住地說：「我決計不再賭了，實是對不起自己和那為我得病而死的祖母！」福生立起身來，用高亢的聲音說：「你真是一個癡騃孩子！容易給挫折和不如意來灰你的心！到今日而方始停止你的賭，是不值得的！你甘心就此輸去很多的錢而不想反本了嗎！真

孩子！真孩子！」

他很無聊地看着福生說：「沒有錢，亦可以賭麼？」

福生說：「總有方法，待我細細地想一回，決不使你絕望。」說完，就閉了眼睛，一只手摸着前額，細細地想；他亦呆呆地望着地上看。

這樣沉寂了一分鐘，福生倏地立起身來，對亭子四週圍一看，那時已到傍晚，園裏遊人很多。但是近亭子的却没有，因為這所亭子是頂冷靜頂幽僻的所在。

福生跑近來很鄭重地問：「你有膽力麼？」

他說：「略有些，你打算怎樣？可是偷麼？」說完就笑。

福生減輕他的語聲說：「比偷或者還要重要些。」

他面上現出無限的驚愕說：「什麼呵？比偷還要重呵？」

福生笑嘻嘻地點着頭。

他很興奮地立起身來，用驚駭懷疑的神氣問：「究竟什麼法子？」

福生先把眼睛向亭的四邊一望，見沒有人，就匍下身子

把嘴湊在他耳上，輕輕地說：「行刺」說完，立直了身子笑。

他登時坐倒在椅子上，面色發紅，週身的肉都起了癢癢！兩只眼睛注着福生嘻嘻的臉，身體漸漸地望橫裏仰去，似乎很怕他的樣子。

過了三分鐘的沉寂，他顛聲說：行刺：那是不行的吓！那是可怕的事情吓！吾真料不到你！末了說出這兩個字來；朋友呀！吾們會做的事情儘多了，這兩個字還是不要去結識牠罷！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

說完了，狠命地對福生望着，似乎等他發表意見！

福生坐下去淡淡地說：「我以爲除了這兩個字，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他面上現出慘白而可怕的样子，沉吟地說道：「那末，照你的意思，去刺誰，並且怎樣手續呢？可以詳細地說說麼？」

福生看他心又轉過來了。就再立起身來，向亭的四週精

細的看了一歇，那時太陽完全落下去了：人們都在那邊草地上散步，決不會聽見的。

福生於是再附着他耳朵說：「行刺的目的，人是王翁，行刺的方法和手續，你聽着，王翁常常要到戲館裏去看戲的，就今天，我約他去看夜戲，你幹緊回去，吃了晚飯，備一把鋒利的短刀，到十一點鐘，去隱伏在程氏廢基邊，那是必經之路，等我們走到時，你聽見我咳嗽就要立刻跑出，吾助你把他弄翻，我掩住他的嘴，不使呼喊，你用刀在他致命處刺幾下，死了之後，你要敏捷些尋他擺在內衣袋裏的一包幾千元的鈔票，我同時留心着四面動靜，你尋着了那包鈔票，我們可以急速走了，決計沒有人覺察的，你以爲樣好麼？」

福生一口氣說完了他的刻毒的陰謀。立直了身，他用手掩着面，一語不發，福生去拉開他的手，看他面容愈加可怖了，深紅的眼睛，炯炯地看着福生，嘴唇顫動着，鼻內起很大的呼吸，他倏地立起來，很威嚴地立起來，福生不覺

退了一步問道：『什麼朋友？』

『天和良心不允許我做這事情的！吓這是可怕的事情！也許……』他用破竹似地聲音說。福生狠狠地說：『疑惑不決！這是很好的機會，關於你下半生的命運，請你細細地想，現在世界天是沒有的了，良心是靠不住的了，你還是切實地想想罷！』

他條地立起身來，面上呈現不可形容的可怕，眼睛紅得似乎出火了，他緊握着拳頭，頓着腳很堅決嚴厲掘強高抗激烈地說：『我決定了！』福生急問：『決定什麼？』

他斬釘截鐵地說：『行刺！』

福生看着四邊說：『輕些！』再很快活地說道：『好好吓！吓！時候不早了，我們走罷！你急速回去預備，我就去約王翁看戲，他此刻快吃晚飯了，倘然他今天不去看，吾亦要來關照你的，快去預備！切莫忘却今夜十二點鐘，程氏廢基。』

他們倆走出了公園，就分別了各自行事。

三

他在家裏吃過了晚飯，就把一把一尺長的刀，磨了一刻鐘，看看壁上鐘才到七時二十分，他微微嘆着氣，在牀上睡了一歇，他實是疲乏極了，不知不覺睡了兩三點鐘，他立刻跑下來，踱了一回，拿刀出來看看，再踱了一回。

時間一分一秒無意識地過去，敲十一點鐘，這煩悶的少年的精神，立刻振作起來，拿了那把鋒利的刀。他驟然間面容恐怖，身體顫動起來。但是他立自振作，把刀縮在衣袖內，只露出一短短的柄，旋暗了鏡，帶上了門，出到街上，那時已是半夜近了，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只有幾個警察瑟瑟縮縮地走着，他全不管，一直走到程氏廢基，伏在隱僻黑暗的所在，等王翁和福生到來便好動手。

四

王翁和福生看完了戲，從擁擠的人們中，慢慢地挨出來，一出了門倒覺清涼許多。

他們倆一步步地向着程氏廢基的路徑走去，那時禮拜

堂大鐘正打着十二句鐘。

他們倆從黑暗的空間走去，福生隨意講些新奇的事情，王翁聽得很有味，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地過去。

路漸漸近程氏廢基了；所走的路，亦漸漸冷僻，間或有兩盞很暗的路燈，或是靠着牆壁打盹的警察。

天上黑沉沉的雲，只依稀有些星光，秋夜的冷氣直撲着身體，四邊人家都已睡了沒有一毫聲息，福生心中突突地跳，他懸想——

程氏廢基近了；恐怖的事情就在眼前了！他怎樣從伏的地方跳出來，怎樣把王翁撲倒？怎樣掩住他嘴？怎樣用刀刺殺他！怎樣解開衣服拿王翁的鈔票？——福生這樣懸想着，覺得似乎程氏廢基前橫着一個死屍，衣服解開着，身上全是刀傷，那鮮紅的血兀自沁沁地流出來，呀！這就是前面的王翁呵！

他們倆大家不響，一前一後在黑暗沉寂恐怖的空間裏走。

十分鐘後，他們倆已經到了荒涼寂寞的程氏廢基了；當他們倆經過他隱伏的所在，福生就很高地咳嗽，黑暗的中間早已跳出個黑影來——就是他——福生暗地快活，拖住了王翁說：『快些上來！』王翁這一嚇非同小可，連氣都不敢透了。

這件事發生得很敏捷，他跳過來，對準福生的小腹上狠命一脚，福生倒下去，用驚異的聲音喊說：『是我，你弄錯了！』他說：『只要你！』說完，他已踏在福生心頭了，福生立刻悶絕。

王翁嚇得人事不知，也不知是真是夢，呆呆地立在那裏發怔，後來似乎聽見他叫他去掩住福生的嘴，就機械式的跑過去，用兩只顫動的手，揪住福生嘴上，只見福生衣服早已被他解開，明晃晃的刀高舉在他手裏。

那時福生已醒，他覺得危險，欲待呼喊，嘴給王翁揪住，欲待掙扎，又被他用力的跪在身上，他很敏捷地用刀在福生胸口刺下去，鮮血直噴，福生像瘋一般地顛起來，但是

無效，仍歸倒了，他的刀連續和從福生面部胸部擊下去，

「這是什麼一會事呀！」

福生稍微把腿伸伸，身體起一陣痙攣，就死了！

他把刀一丟拍着王翁肩頭說：「王翁！走罷！」他們倆一

王翁曉得他並不要害他的心理，驚魂稍定，很膽怯地說：

前一後，從黑暗沉寂恐怖的空間中走去。

小小說 奢華的背影

陳于德

(上)

誰不說王一誠是個模範商人，他終日在那財生昌廣莊裏做事，沒一天在外面游玩的。至於嗜好等項，也一點兒都沒有，所以他進店不到兩年，就步步高升，就那堂堂的總經理了。

(中)

他自從做那廣莊裏的總經理以後，交際也廣了；性情也變了。從前他整日勤勉做事，現在却天天玩耍。那些游藝場和戲館，一概都有他的蹤跡呢。從前他沒有嗜好的，現在却吸烟，飲酒，濫嫖，狂賭；這樣看來，彷彿與從前的王一誠，名同人不同了。

(下)

「大先生：救：救：」這些求乞的聲音，不是三年前做過經理的王一誠所說的嗎呀！他為什麼弄到這般田地呢？我想讀者諸君也知道的，我為甚不說明，因為五分鐘到了。



江天小閣

西神

神州技擊卓絕寰區。往歲歐洲大力士來華。嚮技海上。高自標舉。卒見敗於北方強者。以是知禮失在野。武夫悍卒。雖口不知兵。而草莽下土。儘多豪雄者流。漱石枕流。采山釣水。深藏巖穴。老死不出。其名亦若隱若顯。與草亡木卒。同其感慨。世運日降。獨讓櫻花三島中人。以武士道翹稱於世。甚且以大和之魂。揭櫟史乘。而吾國之魂。乃驂鸞駕鶴。不知何往。靈修往矣。誰爲巫陽。茫茫禹域。寧遂無一二好身手。老去闌成。江關蕭瑟。魂兮歸來哀江南。真欲爲無名之英雄。一灑傷心淚也。一昨粵中老友馬君柏麓。來自大埔湖寮。爲余言近日粵中兵亂。通衢大邑。固已十室九

空。卽僻壤窮鄉。亦復時枉軍人大駕。往往一叢爾之區。索餉數萬金。羅雀掘鼠。勉足其十之一二。擔酒牽牛。奉觴爲壽。幸得免於十日三屠之劫。而白晝橫行。公然對面。盜賊之惠。仍復均霑。羅君寓廬。蓋屢辱雄赳。氣昂昂者之玉趾。客來不速。排闥翻箱。得錢卽攫。無問多寡。室無孔方。卽囊括長物以去。間日又攜此長物來寓。強質重金。渾忘其物歸故主。蓋日不一劫。劫不一家。橫刀霍霍。亦漫不省其誰何矣。最慘者爲邱君達根。被殺事。邱設陶肆於高陂。日者僭僕攜金三千返肆。金悉被劫。而身仍不保。邱年甫三十。有一幼學仗義。有聲里黨。民國改造。嘗參諸要人軍事。

奔走擊畫。粵中宿將。多與雅故。近鑒國事。蝸蟻東渡。習製陶術。退作市隱。收藏金石書畫。顏其廬曰退省。粹然有道士也。余與君素不相識。曩年間聲相思。嘗一通尺素。以所藏漢長生未央瓦硯。拓墨見詒。屬爲銘贊。近更介柏麓郵書通問。方深伊人秋水之思。遽有墜露輕塵之感。天道無知。人生若夢。宜柏麓言此。氣憤填膺。淚盈盈滴襟袖也。柏麓又言。邱君不死。彼如虎如龍者。本視高陂爲沃壤。方將一逞大欲。君死。鄉之父老與握兵符者。嚴重交涉。乃約束其部下。毋得妄動。是君雖犧牲一身。仍爲地方造福不少。鄉人擬釀金治墓。築亭其上。屬全書墓前元石之文。余仿尼父諫延陵季子例。大書碑陽曰。嗚呼志士邱君達根之墓。邱君有知。目或少瞑。顧湖寮一隅。雖僻在南服。實爲清初大力將軍吳六奇埋骨地。鬱鬱佳城。觀瞻甚壯。英風俠骨。坏土猶香。值此亂離之際。視人命曾不一文值。鄉之人寧遂無六奇其人者。出而保障一方。使桑麻無恙。雞犬不驚乎。柏麓喟然語余。六奇遭時乘勢。奮起穢賤。以功名終。

此關運會湊合。非人人所可希冀。當今之世。但得一二鄉里善人。排難解紛。俾吾僑小民。苟安旦夕。爲幸已多。因爲余言其鄉先輩大俠藍白橋事。柏麓言時。鬚眉戟張。興會颯舉。余就硯中殘墨。爲作寫官。寫竟。柳梢新月。淺暈微黃。起視疎林盡處。亂翻墨點。陣噪鴉軍。三匝盤旋。似亦笑吾輩多事也。

白橋。閩之詔安人。父商於粵。遂占粵籍。自其少時。飄鷲不法。萃諸少年亡命者。武斷鄉曲。白橋以膂力絕人爲之魁。初家潮州。嘗爲里中兒鳴不平。觸當道怒。緹騎購之急。隻身逃窮山中。遇一繻流。呼曰。我少林嫡派武當奚十一也。孺子可教。從我遊三年。天下無敵矣。白橋再拜受教。結團焦危崖中。潛究養氣鍊神之術。視庭中老梅三度著花。奚曰。可矣。天下方大亂。善藏子術。不失爲狷潔自好之士。急於自見。或用之不當。則跬步之間。皆有死法。何去何從。惟子自勉。從此一別。天涯海角。或遂終無相見期。脫有緩急。但道風箏兒上朋友。我武當奚十一徒也。僅此一語。可免

意外。香火因緣。他無所囑。十年之後。或至白眉山中。一訪上閣禪師。可知我蹤跡也。語已。灑淚爲別。白橋潛行至家。則父以不勝訟累。物化已久。母老且失明。旦夕所需。咸取給於其叔。叔有親戚。設染坊於大埔。閱白橋之孤露也。凄然曰。父亡母廢。室如懸磬。何以爲生矣。授書一通。使投大埔染肆中。肆小不能容多人。重違叔請。使爲門下之食客。實無所事事也。時洪楊之難將作。盜起四方。擢金市中。若探囊取物。更布黨徒。廣相結納。白橋狀貌甚偉。盜固已心異之。唱以重利。使爲己用。白橋思覓此中秘密。慨然允諾。一夕。盜盜巨室金。二盜踞屋巔。使白橋絕繩先下。約三度。盡運其金。綆繫大篋爲儲金之用。白橋窺盜無善意。潛伏身篋中。曳綆金上。二盜揣篋重。私相計議曰。金已多矣。與其鼎分三足。何如吾輩攜此先行。而以孺子委敵也。乃負篋入市。互相譁笑。自詡其智。白橋出不意從篋中大號。市人爭集。縛二盜而獻諸官。盜黨遂大憤。必欲得白橋而甘心矣。翌日。白橋坐肆中。盜十餘輩至。顧皆喬妝爲商人。蓋

知白橋非好相與。將覓間以逞也。時適天暑。白橋手油紙扇一。立呼肆中侍者。具茗奉客。茗碗凡十數。白橋一置扇上。上客爲壽。且曰。此小技耳。諸君如亦能爲此者。僕尙有他技足博諸君一笑。因解腰間束帶。卓地立。若植長槩。遽以雙臂旋轉作舞槩狀。人在帶中。帶作槩響。起落盤旋。風迴雪舞。初只見白虹一道。繞身上下。繼則目迷於視。耳倦於聽。石火電光。攪成一片。不辨孰爲人。孰爲帶也。嗟然一聲。萬景俱滅。人猶是人。帶猶是帶。氣不少促。面不少頰。笑語坐上客曰。有污算目。莫笑我夜郎自大否。客相顧失色。露蹊躑不安狀。白橋遽連諸客出立肆前。肆瀕大河。忽起狂風。吹白橋所御笠帽。飄浮水面。河流湍激。瞬息遠逝。白橋附掌曰。又得一頑意見矣。手拾瓦片十餘。先擲其一。水濺浪花。圓成寶塔。白橋一躍至瓦片上。復擲其二。再擲再躍。剎那間取笠在手。凌波彼岸。羅襪無塵。拱手揖客。歸報乃主。而公頂天立地。不畏強暴。倘來角技者。約期相過可也。羣盜爽然。咸抱頭鼠竄去。嗣後近肆數十里。盜蹤盡

權居民夜不閉戶。咸頌白橋功德無量。盜不得逞於大埔。乃以隣爲壑。騷擾無寧宇。會有盜酋名飛天豹者。執此中牛耳。雅自矜許。馳箋約白橋於山谷中鏖戰。時白橋已應官募爲擗役長。攜大刀一。坦然前往。飛天豹善短刀。佐以巨盾。質甚堅韌。利刃不入。戰時飛天豹伏身盾後。滾地成團。善攻人下部。刀法嫻熟。敏捷無匹。白橋整頓全神。僅取守勢。奮鬥三日。不分勝負。白橋思驍勇如飛天豹。當以智取。匪力所能任。翌日。戰事方酣。白橋遽乘其不備。厲聲呼曰。著矣。飛天豹略一驚惶。左足之大指遽露於盾外。白橋卽前刃之。飛天豹負痛而仆。豹不飛天。虎遂入甕。當銀鏢鏢。響其鐵窗風味時。猶大罵白橋行詐。非真英雄好漢。後此白橋語人。亦自承出於權宜之計。謂生平勁敵。僅有飛天豹一人也。豹旣伏誅。論功行賞。白橋必且顯擢。顧軒然大波。乃適與事實絕端相反。時知隣縣事者。微時嘗爲小逆旅司會計。逆旅主人。目不能識一丁字。顧有一女弟。墮風塵中。爲開府百粵者所睨。納爲筵室。權傾一時。日詔

制軍前。必爲其兄謀尺寸階。制軍固却之不得。乃召逆旅主人來。至則舉止失措。問東答西。汗透重衣。面紅過耳。狀絕可哂。制軍慰之使退。過其如君狀。問曰。是無如何矣。論乃兄才地。僅任跋來報往。爲吾輩執虎子耳。使沐猴而冠。不且貽笑官方。白簡無情。人言可畏。胡多此一舉爲。如君宛轉嬌啼。爲之罷食。制軍無奈。百計撫慰。謂事誠在我。使作一百里侯。易如反掌。惟乃兄實無能爲役。試謀一庖代者。令乃兄坐分其羨餘何如。如君始無語。惟牀頭捉刀人。頗不易覓。適司會計者殷勤自效。乃與訂約。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官囊所得。主人七之。會計三之。於是此小逆旅中之會計。不數月而儼然縮銅符。膺墨綬矣。旣握政柄。因須共主人分肥。搜剔膏腴。惟日不足。且特有奧援。無所忌憚。以張湯之酷。濟鄆都之貪。道路之間。人人側目。顧乃兩劍薦贖。稱爲能吏。說者謂洪楊之役。清政不綱。川壅而潰。釀此大變。有以哉。飛天豹固令微時舊交。盜民自肥。因緣結合。白橋爲虎翦翼。已大遭令忌。而里中有蕭生者。門對縣

署有女方華鬢。一日立門外。與素諳賣花媼商量花事。課
兩問晴。適令珂導而出。於高軒中遙見。纔可容顏。詫爲國
色。返署。使伍伯強委禽焉。蕭不知世間真有滅門刺史。破
家縣令。遽欲折以大義。朝謝媒灼。夕爲劇盜誣攀。對簿公
庭。作階下囚。存亡未卜。闔室鼎沸。其夫人至欲投繯以殉。
白橋夜從囹圄中竊負蕭出。資以重金。使挈眷暫避遠方。
令遂愈銜白橋刺骨。置擒飛天豹事勿聞。轉通詳大吏。謂
其通賊。圖謀不軌。於法當斬立決。得報許可。令坐堂皇。親
提白橋驗訊。時白橋久已革除捕長。繫獄待罪。是夕然雙
行紅燭如椽大。胥吏雁行立。刀戟森嚴。嚴簿甚盛。白橋衣
緒衣。關三木。昂然至堂上。盛氣面叱令曰。違法入獄。尊國
體也。含冤必報。重人道也。公起旣登。僭居民上。目不誦孔
孟之書。耳不聞仁義之說。以黷墨爲經濟。以苞苴爲捷徑。
千人怒指。萬口沸騰。公尙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耶。言至此。
兩眼發光如炬。髮縷縷上指。略一轉側。囚具脫落。如土委
地。大踏步至公案前。袖出匕首一。雪鬚霜散。照眼生輝。一

手持匕首。一手搵令之胸曰。某案公受賄五千金。冤殺孤
兒寡婦。有之乎。某案公誣良爲盜。索賄萬金。爲寢其事。金
不如期至。冤沉千古。有之乎。某案爲公妒奸而發。某案爲
公媚上而發。某案詐金千。某案詐金萬。賊刃狼藉。鐵證如
山。有官如此。如吾民何。今日之事我爲政。敬爲此無告諸
同胞。一雪不平之氣。亦使後來貪污之吏。有所懲儆。不至
如公之妄爲。公如以吾言爲誣枉者。聽爾申辯。不者。吾刃
且立下。令呆若木雞。瞠目不能置一詞。吏胥室役。亦咸噤
默失措。手足拘攣。惟慄慄爲令危懼而已。剎那間。令失其
元。血濺四座。白橋仰天大笑曰。一害除矣。有事吾一人任
之。無預公等言已。從容緩步而出。出則逕投僧格林沁親
王麾下。王嘉其能。甚見寵任。殺令事發。王故左袒白橋。而
令所倚若泰山之制軍。已前卒。且平日政聲掃地。遠近咸
頌白橋功。轉恨令死之遲。故白橋終以無恙。會僧親王因
追窮寇。大星遽隕。白橋更隸他貴人。浮沈數年。終困下僚。
嘗斬將辜戾矣。而首功轉讓他人。嘗破堅兵。保危滅矣。而

主者撫以他事。功不補罪。東南底定。大頒爵賞。有無尺寸功而游膺五等封者。有乳臭未乾而起居八座。膺專城之寄者。白橋積資望。平流而進。雖亦獲巴圖魯勇號。階視二品。記名待補。白橋顧大笑絕纓曰。古有鬻告身以博一醉者。今豈其時耶。官場如戲場。方當大難甫平。太平重見。而爛羊竈養。其濫若彼。李廣不封。劉蕡下第。其顛倒又若此。男兒幸不老死牖下。不能取斗大黃金印。乃徒手版脚靴。碌碌無以自見。吾愧不如吾師奚十一之高蹈也。人生百年。且暮聞耳。富貴何真。浮雲何幻。擾擾塵夢之中。憤心一動。令頭鼻矣。名心一動。從軍樂矣。胡仇胡恩。葛藤難了。吾更愧負吾師奚十一之贈言也。峨眉山色。爽翠撲人。吾其從此近乎。翌日。遂失白橋之蹤跡。杳閱兩載。始復見於市上。服飾怪異。或披袈裟衣爲方外裝。自摩其頂曰。禿矣。則且笑且哭。或返途初。聚里中兒講武古寺。仰天長嘯。謂海外何來扶餘國。虬髯一傳。唐人寓言。吾惟乘下澤車。騎款段馬。長從馬少游游耳。時又竊竊語人曰。佛法高深。禪門

廣大。鈍根人生無仙骨。因纏俗緣。畢生無問道之日。吾師詔我。菩提非樹。明鏡非臺。方寸靈機。卽仙卽佛。優遊鄉里。翦髮安良。吾願足矣。因擇韓江境僻處。築一小閣。面江背山。日日危坐閣中。誦經禮佛。守在家僧戒律。常日不下閣一步。居民有不自事。輒詣閣懇其冤苦。白橋爲之平亭曲直。一一當人意以去。久之遠近居民。咸以萬家生佛呼之。而不名。有冤抑事。輒曰。可詣江天小閣子去。江天小閣者。白橋自署其閣之楣者也。昔人詩云。江天小閣坐人豪。白橋殆以人豪自况。雖習枯禪。猶存雄志。俠骨熱腸。固知其生有自來矣。時里有紳士某。虎而冠者也。有子爲監司大員。交通官場。靡惡不作。白橋慨然曰。向者吾譖官之無賴。不意劣紳之劣。其無賴更出官下。官紳相濟。同惡不悛。小民魚肉盡矣。會紳士召將作大匠。大建園亭。恃勢強侵隣地。隣一老諸生。侃侃與爭。紳手仆老諸生於地。并授意邑令。捉其眷屬官裏去。其勢汹汹。且暮不保。老諸生嘔血升餘。喘氣如絲。或告白橋。是夜令與姬人同寢。詰朝各失

其髮尋得之於雲母窗前。旁植匕首。留函一通。備訴令不法事。截髮示戒。更不悟者。頭顱同此髮矣。令爽然氣奪。而某紳及其子之爲監司者。同夕各得一書。紳失其領下鬚。監司失其背負之豚尾。亦不知其何從。奏刀也。紳意稍解。而其子猶不肯自下。翌夕更去其一眉。橫雲斷嶺。有損觀瞻。稱病不能治事。更讀白橋第二書。詞意愷切。不覺爲之感動。淒然下淚曰。吾罪大矣。人禽之別。一髮間耳。卽夕出諸生眷屬於獄。還其侵地。父子幡然改行。以令名終。大抵白橋隱居小閣以後。一戒其睚眦報復之故態。放下屠刀。遇事必反復勸化。保全兩造。其所行事。皆此類也。尤喜扶植後進。貧者資金。疾者饋藥。嘗夏日納涼閣下。見喬柯之上。一蛇下墜。中分爲二。蜿蜒自續。條合爲一。再上再續。有肢解十餘節而仍聯續如故者。白橋知此爲積骨蛇。殺以治藥。無價寶也。乃一開殺戒。粉蛇爲屑。佐以藥品。遇里中兒折骨斷臂者。出藥治之。應手奏效。人咸呼爲藍家仙藥云。居鄉十餘年。自知大限將至。行善益力。曰。多盡一分心力。卽多培一分元氣。且以贖吾前愆。不肯吾師之訓誨。

也。白橋之技。於武術爲內功。首尙運氣。老年中氣不足。運納爲艱。會有富家兒三世單傳。嘗登恹探巢中。雖鳥墮地。折脅。號呼竟夜。家人環伏閣下。求白橋醫治。而續骨之膏。適已用罄。必自運丹田之氣。以按摩之法治之。惟兒傷過劇。而白橋又精力就衰。經此一度。運用元氣一散。勢且委化。蹉跎久之。奮然蹶起。笑曰。人生幾何。同歸大漠。活一兒而死。勝於自斃多矣。學佛多年。乃并此不能窺破耶。因呼人置二桌於地。兩桌相距尺許。中容一人。緩步其間。白橋以手按桌。徐行運氣。而使傷兒臥於桌旁。可一炊黍頃。白橋疾呼曰。起。則兩桌應聲抵掌。作空中立。凡三抵掌。桌三起立。乃以雙手按兒之脅。聞有聲砰然。則脅之內曲者直矣。蓋所傷在要害之際。屈伸強弱。不能差以毫釐。微白橋此舉。兒固萬無幸理也。然是夕白橋竟奄然物化。彌留之頃。氣不受制。剝那間。鼻大於瓠。俄頃又耳垂及肩。中無主宰。戾氣四散。凡治內功者。臨歿咸有此徵兆云。今距白橋之歿。已閱三十餘年。所謂江天閣子之遺址。亦渺不可卽。然鄉人過韓江畔者。猶必遙指煙波深處。醴酒臨江。致其憑弔之意。白橋遺澤。亦深長哉。

鳳 求 凰



6 5 5- | 6.1 2 1 6 5 | 5- 2.3 | 6 5 3 5 | 5- 4.5 | 5.6 3 2 |

五六六 四上尺上五六 六尺工 五六工六 六凡六 六五工尺
 箏向箏 箏向也尺工向 箏向向 也尺五箏 箏箏箏 箏箏箏向
 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 將，何期 今夕升斯 堂，有豔 淑女處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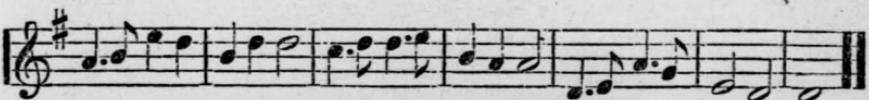
2- 2.3 | 6 5 3 1 | 2- 2.3 | 6 5 3 2 | 2- 5.6 | 2 1 6 5 |

尺尺工 五六工上 尺尺工 五六工尺 尺合四 尺上四合
 箏箏向 也尺工箏 箏箏向 也尺工向 箏箏向 也尺工箏
 房，室邇 人遐毒我 腸，何緣 交頸為鴛 鴦，相頤 頤兮共翺



5- | 6 6 6 6 | 6 6- | 5 5 5 5 6 5 | 5- 6 1 2 1 | 6 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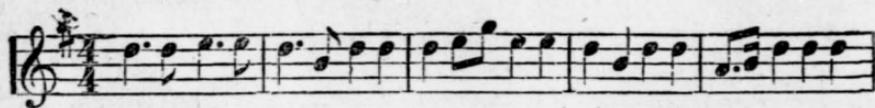
合 五五五五 仕五五 六六六六五六 六四上尺上 五六六
 箏 箏箏箏箏 箏向箏 箏 箏箏箏 箏向箏 箏箏向也尺 工向箏
 翺，鳳兮鳳兮 從凰棲， 得托葦鳥永為 妃，比翼鏘鏘 聲和諧，



2.3 6 5 | 3 5 5- | 4.5 5.6 | 3 2 2- | 5.6 2.1 | 6- 5- | 5-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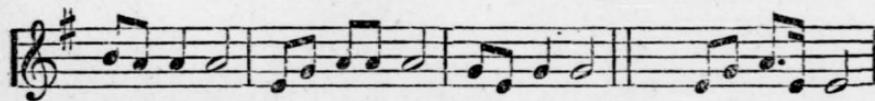
尺工五六 工六六 凡六六五 工尺尺 合四尺上 四合合
 箏尺也尺 尺箏箏 箏箏箏箏 箏向箏 向向也尺 尺箏箏正曲終
 中夜相從 知者誰， 雙翼俱起 翻高飛， 勿感我思 使余悲。

鳳 求 凰 展 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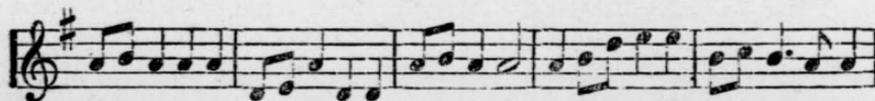
5. 5 6. 6 | 5. 3 5 5 | 5 6 i 6 6 | 5 3 5 5 | 2. 3 5 5 5 |

(原譜) 六六五五六工六六 六五仕五五 六工六六 尺工六六六
 百篇迭筇 迭 凶 匹 筇 迭 筇 勾 勾 勾 筇 凶 匹 筇 迭 勾 勾 勾 筇
 有美人兮，見之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鳳飛翱翔兮，



3 2 2 2- | 6 1 2 2 2- | 1 6 1 1- || 6 i 2. 6 6- |

工尺尺尺 四上尺尺尺 上四上上 (二段) 四上尺四四
 匹匹 筇 筇 勻 勻 勾 筇 筇 巨 巨 筇 筇 正 筇 筇 筇 筇 筇
 四海求凰，無奈佳人兮，不在東牆。將琴代語兮，



2 3 2 2 2 | 5 6 2 6 6 | 2 3 2 2- | 2 3 5 6 6 | 3 4 3. 2 2 |

尺工尺尺尺 合四尺四四 尺工尺尺 尺工六五五 工凡工尺尺
 筇 弁 筇 筇 筇 筇 勾 勾 筇 筇 匹 筇 筇 勾 勾 筇 筇 弁 筇 筇
 聊訴衷腸，何時見許兮，慰我徬徨，願言配德兮，攜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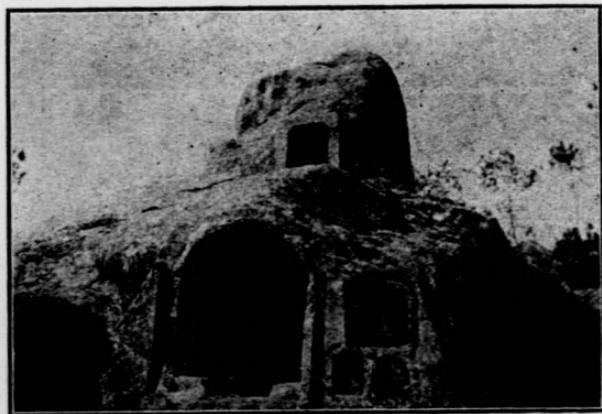
2 7 6 5 3 | 5 6- 6 1 3. 2 2 2 || 6 6 6 6 1 6 1 6 5 5 5 5 |

尺乙四合工 合四四 工尺尺尺 (三段) 五五五五仕五 五六六六
 望立筇 筇 勾 筇 筇 細 合 此 匹 匹 筇 筇 百 筇 筇 筇 筇 筇 勾 筇 筇 筇 筇
 將，不得于飛兮，使我淪亡。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遊四海

鎮江碧山庵遠眺



棲霞山之紗帽峯



丹徒楊錫時君贈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一五六四—一六一六

人田主所斥。氏則作白紙帖。詈之為驢。後得名歸
英里。人無不敬之。其居處極幽雅。美歐文嘗游其
地。作文以美之。見歐文雜記。



Samuel Johnson

約翰生

一五六一—一六二六

人當為本刊讀者介紹一二種。此君自幼嗜書。一
書名「快樂谷」。市之以葬母。身長力大。曾力拳
書。書賈皆畏之。吾恨其不生於今日。吾又賀
其不生於今日也。



Lord Bacon

貝康

一七〇九—一七八四

人平生放浪不羈。困於財。著作多不用己名。人謂
莎士劇本。皆貝氏手筆。此語似可信。讀其傳。知
四十以後方變節。前固孤高自賞者也。金錢作
祟。文人之不幸也。



妖髯縵首記

英國巴文原著

閩縣林紆同譯
吳縣毛文鍾

第十五章

愛白雷居山中閨極。而所挈之男女二僕。不甘寂寞。亦告辭而去。日夕承應者。但有克雷多泛家之二僕。有時亦入城。然城中女友。多半避暑他去。因之抑抑無歡。一日在老倫司城中遇擺羅。而擺羅之妻。公主阿西尼。與之並騎。其餘尙有從弟數人。愛白雷不與爲禮。及至其父門外。有一騎士。將一密書至。言曰。此擺羅書也。幸不爲從僕所見。然匆匆中。竟落於地上。爲馬蹄所踐而碎。女自思。既與克雷多泛成禮。則不宜旁及他士。然既見擺羅。而又不能無情。自是以來。可數星期。遂不念克雷多泛。私自太息。已身有傾城之姿。何爲伏蟄寂寞寬閑之地。寧非自棄韶光。有時

獨坐大樹之下。取古書讀之。冀以消其妄念。正於此時。聞有足音。視之則一婦人。倉猝問曰。讀書者非克雷多泛夫人乎。愛白雷起立迎迓。婦人曰。吾爲斐烏拉。卽密司多美尼女弟也。吾兄弟本爲克雷多泛先生良友。愛白雷心念。吾夫雖未言及其人。然密司多美尼之名。曾聞之擺羅。斐烏拉曰。吾遠見大門洞開。故冒然而入。夫人當能恕我唐突。吾本圖早至。以避暑於塘馬爾多里山。不能猝至。愛白雷曰。密司至此何事。斐烏拉引愛白雷之手。曰。夫人獨居。頗傷清寂。蓋此間似罪人悔過之區。于別墅非宜。愛白雷此時。始細審斐烏拉之貌。美麗而溫柔。然未知其兄。尙在獄中與否。斐烏拉曰。夫人能否與我爲友。同至吾家。爾古

人之詩。吾家晚中。尚有音樂之器。愛白雷曰。密司之家安在。斐烏拉曰。吾家在斐騷之山。愛白雷曰。吾甚憚遠行。所往來者。但有吾父之家。斐烏拉尚握愛白雷之手。曰。然則有人監督夫人矣。一何酷耶。愛白雷不能答。自念斐烏拉此來。決爲擺羅使之來。想擺羅亦必在其家。其家必多佳客。然心有顧忌。不敢遽允。但曰。密司能來請談爲佳。吾職足不能遽出此間。斐烏拉曰。天下娛樂之事甚多。夫人負此韶光。至爲可惜。想跳舞作歌行獵及愛情諸事。夫人獨無所動于心耶。愛白雷固心動。願不能遽答。即迴顧敝舊之樓居。不期淚下。自念如囚拘之人。斐烏拉復言曰。人間行樂之事。想夫人都未之嘗。愛白雷此時。益信爲擺羅所遣。即曰。密司此來。或爲克雷多泛之交情來乎。斐烏拉曰。吾來果代一朋友傳言。此友權力。偉于克雷多泛。其心重夫人。亦深于克雷多泛。其人卽老倫司城中之主人。愛白雷曰。城中爲自由之城。擺羅胡能爲主。斐烏拉曰。後此夫人。或卽爲擺羅之良匹。今彼爲夫人之故。精神久委頓矣。

愛白雷曰。夫人爲擺羅使者乎。答曰非也。吾憐擺羅之相思。漸卽沈痼。故不得已爲之一來。非擺羅之意。且欲觀擺羅心中屬意之人。何以能使擺羅顛倒至此。愛白雷心悉斐烏拉言過其分。然實不能裁量其誠僞。讀吾書者。當知斐烏拉之來。實與九阿巴尼商酌。果能誘致愛白雷。得與相見。則立時可以開釋密司多美尼出獄。且擺羅知克雷多泛。爲其仇讐。必欲玷辱其妻。用以自快。此時斐烏拉見愛白雷無言。卽曰。夫人之心。何嚴冷至是。愛白雷曰。吾於擺羅。一無情懷。斐烏拉以手按愛白雷之肩曰。夫人能否惠臨吾家。愛白雷曰。或者能來。唯此間果不厭寂寞。尙望密司時時枉駕。二人同立樹下。明山佐之妻。自樓中出。愛白雷心爲釋然。幸所與語者。實非男子。卽謂明山佐曰。此女士爲吾未嫁時之良友。明山佐鞠躬自行。斐烏拉與愛白雷親吻而別。愛白雷謂斐烏拉曰。明日惠臨。尙可在此茗談。斐烏拉行至鐵欄之次。言曰。爾後此允我一人至此耶。愛白雷曰。吾方有人督攝。尋常不能款接。幸今日相逢。

爲奴媼所信。尙可過從爲樂。既出大門。有人以笏與奉候。臨行授一小囊與愛白雷。曰。此爲爾一身快樂之券。愛白雷送客後。歸入寢室。復至屋後小禮拜堂中。禱告上帝。予以定力。勿發此囊。既而與他伐具羅所挈歸之鎗匙。同囊一處。

第十六章

時至九月垂盡。愛白雷尙未發囊讀其書。然心中頗思擺羅。亦頗欲往就斐烏拉。閒中精神。似已飛越至斐騷山中。見羣雌列石上。聽哲學家縱論愛情及鍾情之篇什。而尤願與斐烏拉。同處繁華境界之中。屢鳥交錯。偕美少年唱酬爲樂。與思及此。竟忘克雷多泛臨別之言。且不得克雷多泛之書。偶有消息。亦得自其父。克雷多泛終無片紙也。至於克雷多泛。在米蘭何作。女心初不屬意。一意但思紛奔綺麗之場。與美小年徵逐。山居既久。所遇均山中荒儉之人。食品亦劣。家居既抑無歡。卽出門亦但歸牧蠶蠟。及村婦攜往。佳果葡萄而已。且氣候既不如常。秋中發雷。

墳墳盈耳。偶啓樓窗外望。一望蕭寥。自念後此時光。亦墮蕭寥之地。不禁又念及綠衣郎。在書樓繁華之中。唱愛情之歌。聲聲動聽也。且克雷多泛。既括老父之錢。于米蘭圖謀傾覆擺羅一族。安知彼間。不更有情人。果與纏綿。則歸時又焉置我。時長日雷而不雨。月翳無光。夜中飛虫蕩蕩。尤極厭惡。知禱告斷無用處。卽發囊讀斐烏拉將來之書。則擺羅手筆也。書曰。愛白雷。汝忘我矣。我實不能忘汝。爲汝之故。躬冒百險而來。亦不甚惜。自此書去後。吾將赴聖馬格利他禮拜堂。歸時當過爾門外。更二日。吾又將赴聖喬城外。汝當來見。九月廿一號。吾又在聖米厄阿陀山下待汝。吾不知在此三次中。能否撥冗前來會我。下書擺羅書法笨醜。似其親筆。愛白雷觀書後。自思前二約已不能踐。雖明日適爲九月二十號。彼或不來督攝者。則吾與僕溫溫言。或可獨身而往會擺羅于聖米厄阿陀山下。夫以擺羅貴人。我乃再爽其約。然則前此謾屬嬉戲。今茲則實心待我。正思及此。斗然思及擺羅者。克雷多泛之仇也。語

雖甜蜜。安知非蓄復仇之心。復又自加排解。原諒擺羅。不至無情至此。是夕雨集風涼。鬱蒸之氣全消。人頗肅爽。臥于榻上。思及克雷多泛之救已。不至身落尼庵。則力以貞操自持。與擺羅之僞情抗拒。時時禱告。免墜擺羅情網之中。

既而言曰。禱告何爲。吾心終不忘擺羅也。既有約言。不能不踐。是夕雨止。遲明晴穩。女起飲牛乳。及棕色麵包。衣紫衣。外加黑帳。竊自樓中外出。道遇二村人。初不屬意其安往。沿途向聖米尼阿陀山。道中尙遠遠望見老倫司城。復念此城本屬夫家。既爲擺羅一姓所有。則擺羅卽其夫之仇讎。吾身何爲輕擲以事擺羅。垂至聖米尼阿陀山時。心思忽動。以爲此行非義。亦不歸家。卽取道入城而行。正欲行時。忽見有人自陀陵而來。視之則擺羅也。擺羅曰。汝飭我久候于此。珊瑚來遲。汝心樂乎。愛白雷曰。汝能使老倫司人民信汝者。則可以得我。擺羅將趨抱之。曰。汝奈何。請我。愛白雷卽轉步力奔。行過城壕之橋。人多紛集。初不審及一女匆匆之態。但聞人羣中。有人稱此間有先知之

聖人。女本欲往省其父。見羣人爭赴丟毛禮拜堂。而擺羅亦自人羣中突入。將擒取愛白雷。愛白雷大驚。遂入人羣中。入禮拜堂而去。

第十七章

愛白雷入時。雜諸信女之中。時堂中人集如海。空氣幾爲填塞。不可喘息。愛白雷幾欲暈仆。不得已倚柱而立。柱外有簾。以分隔男女。簾外有兩男子。一則康德。一則安追司。衆中人言。此爲止羅拉毛末次之演說。言意大利決有大禍之臨。愛白雷前此。初未信止羅拉毛。今見人人信仰如是。心念或且得導師之力。足使忘其情慾之心。足與擺羅撓抗。止羅拉毛者。往往使人候至數句鐘之久。初不臨講。有時或遣多美厄爲代。方止羅拉毛未出。愛白雷見康德憔悴如死人。懨懨不能自振。時演經已訖。專候講師登壇。雖萬人如海。而閭寂如無人。愛白雷疲倦欲僵。忽見有一神甫。徐徐升座。衆爭呼曰。先知至矣。止羅拉毛旣上講壇。衆皆無敢喘息。愛白雷一見赫然。止羅拉毛者。體甚高碩。

面無人色。似非世界中人。非人非鬼。別成態度。言曰。大衆聽之。吾將放大洪水於地球之上。衆皆股慄。如弱草受風。立委于地。止羅拉毛曰。爾羅馬之人民。跳舞及高歌之候。已奄忽過矣。將來于歌聲中。易爲送喪之歌。更下者。則無棺可葬。但有白骨撐于寒日之中。父母妻子。悉皆離散。且彼此相殺。意大利全境。幻爲荒墟。羅馬之城。以罪惡過重。立時沉陷。卽有悔過之心。亦不能逃此茫茫之浩劫。至老倫司之人民。須大衆合力。逐此躬行虐政之人。則後來或有立足之地。不如是者。大禍立至。卽有勇夫。無足與捍。愛白雷聞言。知一心妄念。罪惡已深。不禁爲之股慄。而聽者人人蒼黃。有哭者。止羅拉毛曰。吾極力爲罪人籌畫免禍之方。不知爾輩中。有人信我之言否。今茲已晚。吾力不能助爾。無言可說。但有涕洟。語至此。聲細不可聞。卽出十字

架。立時仆于壇上。衆見狀欲狂。似人人已近死期。爭呼上帝。援已。止羅拉毛強起。迴面入內。衆同聲呼曰。大師慈悲。吾輩人人願自懺悔。以自救其死。愛白雷見羣女彼此相擠。氣爲之咽。籬開處忽見安追司。愛白雷不能與語。安追司進扶愛白雷。出諸門外。嗅取空氣。旣出。陽光照眼。精神略振。自視身着紫衣。初意用媚擺羅者。乃愧不可狀。安追司曰。吾今將送爾于何處。女曰。吾無須送。可以自至吾父之家。今且問此髡何名。是否果爲先知。安追司曰。是果先知。所謂大禍者。爾亦當知其略。蓋云法兵已過愛邇迫司山。趣羅馬。行且至老倫司矣。女初不信。言曰。然則此髡之言信耶。吾老倫司將作何狀。安追司曰。去擺羅復我自由。聽先知之言可也。

(未完)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上海新華儲蓄銀行啓

總行設在北京 津行設在天津法租界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中華商業儲蓄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民國紀元成立經部核准註冊在案專營銀行各種儲蓄利息從優辦事手續均按商業習慣務求簡捷各省都會商埠皆有代理機關如蒙委託極誠歡迎茲將各項目分列如左

商業部

各項存款放款 押款 押匯 證券 買賣代理收付款項 (凡各國金銀貨幣均可收存利息從優)

儲蓄部

活期存款 長年四釐

定期存款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長年 五釐 七釐 八釐

特備儲蓄盒存戶俱可領用 茲為便利儲蓄起見凡規銀百兩或銀元百元以上之儲蓄均得領用支票訂有各種存款細則函索即寄

行址 北京路U字三十八號

電報簡碼 三一七三

電話 經理室中央六一九〇 營業室中央三九七三

經理 江少峯 副經理 姚德馨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愛情的代價

無我女士

這是伊的末日，當死神逼近伊的時候，伊那一對失神的眼光，直射着淒涼悲傷的筠心，好像盼望他給一個最後的安慰似的，當時他哽噎着向伊道：「琴妹，我的愛人真——真愛情是千古不滅的，——是不爲生——生——生死淡忘的！」這時伊流出兩滴血淚，一縷芳魂長依上帝去了！從伊死後筠心覺得世界上除死以外沒有更舒暢的事，一天他跑到伊的墳場痛哭了一場，然後直向海岸跑去，「奇事！奇事！怎麼沙地上也有一個人在哭呢！難道還有給我同樣境遇，同一心理的人嗎？」走近看，原來是同學章競仁，他一把握着競仁道：「他莫非也來——也來看海景的嗎？但是你又有什麼傷心事呢！」唉！

朋友，我還有什麼心看海景，只因昨天接到一個電報，知道家母病重想回國去，又爲財力所限，萬分焦急！特來此地一吐鬱——鬱悶，說着又痛哭起來了！「他有老母，我呢！」筠心這樣想着，立刻打消他死的觀念，發出一種頂誠懇的聲音道：「可敬的朋友，你明天一定可以起程，我們一同上船，路費由我籌備。」我們雖是同學，但我對你素無恩惠！你竟如此慷慨，使我生死啣感！「你說沒有恩惠嗎？不——不然，我這滿貯着無父母主義的腦筋，不是你純孝的熱淚來激動，我那『倚閭而望』的慈母將永見不着她的愛子了！唉！琴妹，琴妹，你再候我幾年罷！」他東一句西一句，到把競仁弄癡了。

筠心回國這年秋天，金老太太就向着兒子提議繼華的事，他執意不允，無奈老太太哭哭啼啼的說：「可憐我從三十幾歲，守着你一個，都是錯聽了你二舅的話，說什麼（現在的潮流不念洋文不行，不到外國去了回來沒有好位置。）把你送到天遠地遠的去，那知你竟染了外國的習氣，抱什麼（獨身主義）不要叫我們金家絕後嗎？早知如此，我情願討飯也不許你去外國，何況我家有這大的家產，本用不着你弄錢呢！」

最後老太太知道筠心頂要好的就是競仁，又託出競仁來勸他，纔算勉強強強的答應了，但他很懷疑「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怎麼肯同素不相識的人結合呢！」

繼華是個頂好虛榮的女子，伊每天下學回家，不是說這個的衣服好，就是說那個的裙樣新，從沒一次稱讚過別人的品行和學問，好在伊那議員父親糊塗娘，只要女兒有個學校頭銜，到也不管伊學些什麼，對於經濟那

更是有所必應的了，俗語說「財能通神」學校的分子雖然多數清高，但也免不了少數污濁，伊既有了金錢的魔力，到考的時候，還愁沒有搶手嗎？況且現在的學校多半主張自治，只要你到時候交了卷，誰問你自欺不自欺呢！所以到伊結婚這年，已經鬼混到中學二年了，未結婚以前，伊不知道伊丈夫是怎樣一個人，但伊聽見伊的父母說他是北京城有名的金財神的兒子，本人又是中美銀行行的行長，故此伊很相信，伊的丈夫能滿足伊一切的虛榮的慾念；當時伊的表姊卓如曾經勸伊道：「這種賣買式的婚姻是很危險的，是沒有幸福的；況且這位金先生既是個留學生，怎麼能服從舊式婚制呢！實在令人懷疑，我看你還是考究，考究，再答應的好，」伊笑道「我有我的主張，你別來勸我罷！我到正要勸你早點回頭，不要被愛情失了許多幸福的機會呢！」卓如正色道「罷了罷了！我們還是各不相涉的好」不錯！自從結婚以後，伊的要求他完全允許，除了卓如以外伊那般同學誰不說伊

「後福無量」呢！但是篤心對伊無非是個金錢的供給者，從沒一次真愛的表示！他的朋友們，有時提到他的夫人，他只淡淡的說：「是的，伊是個頂美麗的女子。」

在一個夏天的晚上，金老太太坐在洋臺上納涼，桂兒立在旁邊給她搧蚊子，大約有十一點鐘的光景，外院的電燈忽然亮了，老太太道：「桂兒，你望望看，想是你太太打牌回來了。」桂兒笑道：「你老人家別妄想罷！昨天太太買了個鑽石項圈，聽說今天要同唐二太太到北京飯店跳舞去，回來恐怕早着呢！說不定是老爺回來了，老太太道：「這也是我家的不幸！娶了個野人回來，當初我也曾想到學堂出來的姑娘們娶不得，只是看看大姑太太家的七少奶奶真是樣樣能幹比個兒子還有用，還孝順，我以為學堂裏的姑娘好的也不少——」老太太還說呢！前天我聽見梅兒說，過節那天太太輸了一千零——「母親，在這裏不覺涼嗎？」桂兒見篤心來到面前，嚇紅了臉連忙跑去倒茶去了，老太太見了兒子當然左一

句媳婦不作家，右一句媳婦不守婦道，但他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說老太太冷笑道：「不怪人都說娶了媳婦忘了娘，當日提織華的時候，你千萬不要萬不要，現在我說兩句你都不願聽了。」篤心顫聲道：「唉母親，我能給伊的也只有金錢！」老太太聽了這種答復，當然很不滿意，那知他傷心人別有懷抱呢！

金老太太逝世了，篤心的悲痛那是不用說的了，伊也很盡孝，算有十天不會出去，但伊那般狐朋狗友，天天必到一個個爭妍鬪麗，那裏是來弔孝，直是借此出出風頭，到了伊房裏你談牌他談戲，嘻嘻哈哈，好像忘記她們是來弔孝似的，篤心見了她們一來，只是皺眉搖頭，自言自語的道：「女界的敗類！」

篤心在他這毫無生機的家庭裏又混了半年，一天伊在唐家玩得正高興，接到伊丈夫一封告別的信，最後他說：「保險箱裏二萬元的存摺，那是我應給你的愛情的代價。」伊知道他永不回來了，未免有點驚急，但是她們同聲勸道：「不要愁，不要愁，這個世界只要有錢，什麼不好辦。」

這時天空的愛神洒着慈悲的淚說：「虛榮的，可憐的女子們，愛情是有代價的嗎？」



更無需乎風姨

扇之種類雖多。然皆限於一途。爲用不廣。惟美國奇異電扇。事省風大。用電極省。輕便美觀。堅固耐用。或家庭。或商店。或工廠。或事務所。乃至舟車逆旅。戲場飯館。屋內屋外。無往不宜。誠消暑之上品。亦却病之良劑。固不懼彼烈日。更無需乎風姨。從此炎炎長夏。宛如暮春。處處和風。怡性爽神。雖時令在天。而轉移由人。奇異電扇之功。願不偉歟。

各電料店均售

中國上海及各埠美商慎昌洋行

F59





西冷拾翠記

指嚴

爲勝梅嶼恨蹟也。

湖橋一角。有埋香片壤。則袁簡齋所謂蘇小鄉親也。旁有秋墓。又列塚巍然。相傳水滸中武二。碣否姑無辯。要之俠盜美人。遺蛻萍聚。平添佳話。愚嘗欲以漢武語「佳俠含光」題榜構綽楔章之。自謂鑿括。湖山勝蹟。孰非好事者點綴而成。此誓當爲明聖之神所默佑也。而數十武間。佳境接疊。獨移情於印社後圃。因山坡陀。繪泉拜石。一邱一壑。居然自謂過之。前有龍泓。後無安吉。彝尊法物。樂石吉金。摩挲不可勝戀。升顛而望。螺宮鳧嶼。列畫几席間。客狂欲舞。予消暑南山。常葦杭息影於此。不問主人。而雛鬢在媿。餉以春茗。一叟僂媿其旁。閒叩之。忽得哀豔故事。自以

當環湖馳道未築之先。擊舟者必由平湖秋月移泊孤山南麓。始得舍而登陸。白堤西冷間非坦途也。蘇祠畔向有村落數家。受傭供漚埽役。兼賣漿以餉游人。方某者。本富家別墅司閽人。別墅易主。方亦失業。妻早死。遺一女。名小翠。華髻秀慧。在弱不任採作。因給事蓮池尼庵。摒擋香火。老尼頗愛之。暇使誦經。略識字。衣履樸潔。宛然好女子也。方某旋與榜中孀葉氏。狐綏鵠合。遂稱膠續。而葉氏悍甚。利女美。囑生奇貨計。葉弟棄榜人之勞。游蕩飲博。與諸無賴。常諂事印社守僕。欲得一席噉飯地。守僕拒不許。久

之。有司若小婢從惡少逸。葉氏營方某以小翠補其缺。資緣於守僕。守僕睹小翠之溫文。必能邀游客青睞。首肯焉。而小翠願居尼庵。葉氏怒。糾其弟及方某強奪之。小翠以清淨修學之習慣。忽置身紛紜酬應之場。既多觀覲。尤感犧牲。恒於邑有淚痕。客有憐其嬌小。多與犒金者。葉弟必耽耽於旁。候客去而搜攫焉。不與則告於葉氏。葉氏挈女歸。詬詈不已。繼以鞭撻。自是小翠之環境。皆虎狼鬼蜮。腥風毒霧。旋繞其身。雖百計無以自脫矣。

岳鄂王廟附近有酒家子陳生者。讀書畢業於某校。以寒賤謀生故。就職某小校。授課之暇。猶復好學。時往圖書館作借觀之舉。圖書館實昔之文瀾閣。今公園右籬是也。每度西冷橋。輒入印社小憩。且藉以摩挲金石。縱覽法書。意甚愉快。入坐即繙得手攜書籍。偶爾忘形。遂至移晷。小翠例以茗椀相餉。久之漸稔。心憐其貧而好學。與己身世有同病也。則殷殷注視其旁不已。陳生問小翠識字否。小翠初漫應之。屢詢屢答。遂及衷曲。陳生亦觸豔馳之感。願任

指教。小翠以爲知己。私購小冊請益。自是兩小無猜。一以爲問字良師。一以爲講學膩友矣。書癡美娃。不忌形跡。豈知爲葉弟所窺。大不謂然。訴於姊。徑誣翠有外遇。譏於守僕。且斥翠不遵約束。濫引游蜂。藉社茗爲賣弄風騷之具。於是翠處四面楚歌中。出受雇主之責言。歸忍後母之酷虐。陳生聞其事。避不敢再至。蓋守僕與葉某。屢以白眼相餉。更揚言須當衆辱之。陳生大懼。攜書輒繞道行。冀避毒燄。而心不能忘翠。每徘徊公園附近。期翠過時。一白煩冤。

無何。葉某與其姊及翠父。更番爲監視。縛翠之自由。如禁卒之押獄囚也。陳生遂巡終不敢近。四目相注。脈脈不語而已。會天雨。陳生蜷立俞樓牆角。衣履盡濕。念翠今日或無監視者。隱忍不去。天且暮。湖水跳珠。已無一艇。行人亦絕跡。

頃之。翠果張繖于于來。流盼四顧。似亦求意中人之尙在者。睹生驟顫。若有物竊其足。而成驚覺。生見旁無監吏。大喜過望。恍有萬千言語。欲傾篋倒篋而出。然倉猝不能啓

口轉無一言。翠則雙淚已垂。更如反舌矣。生頻吻翠手。良久。翠先嗚咽曰。微君吾亦無家庭之樂。彼猖獗猶色。何所不施。特以君爲矢鵠耳。吾非願守此賤役者。甚願從君讀書。以求知識。君如念我。以君家世。但得吾父一諾。何患不成——語未既。生急答曰。吾已知之。感卿厚意。誓必努力。第恐彼虎視者終謀破壞耳。翠曰。彼輩目的。祇有金錢。君雖不能厭其所欲。然苟啗以利益。或可開一而之網。盍姑試之。生頓覺曰。吾父非富裕者。且亦重視金錢。故吾夙所持論。當以己力締婚而贖家。今毛羽未豐。卿當洞悉。所恐金錢萬惡。足祟吾兩人之運命耳。雖然。吾日來爲卿事食不甘。夜不安寢。如有蹉跌。則視人世如蟬蛻。功名同嚼蠟。非出死力以赴。終無以釋卿意也。翠曰。前年有盲嫗爲吾推算。謂命宜爲士人婦。今君垂念苦女。用情之厚。恍如金石。或者吾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一日乎。君好爲之。否則吾亦不忍以乾淨身供虎狼吮血也。生方復欲有言。翠忽掉首曰。彼處人來。狀似惡奴。時久必遭口舌。吾且去。明

日可續譚也。生不暇他顧。疾趨樹下。翠迎而前。則葉氏厲聲呼翠名。問與何人語。翠不承。葉猶笑曰。小鬼頭謂吾盲耶。寧死不願見汝幽會。且誓且行。既歸。訊鞠如獄吏對簿。雜以撻笞。翠不能堪。翌日。不復赴社司茗矣。

陳生父爲酒商。家亦小康。而吝嗇特甚。雖甚愛生。而終不敵其金錢之寶貴。生夙知父之特性。輾轉籌思。艱於啓齒。姑謀之於母。母曰。豈老方而溺於悍婦者耶。人咸知彼榜需其女。價不下千金。此豈可令汝父聞乎。畢乃念。是非可與論正式婚禮者也。生瀝陳翠之佳麗溫淑。志趣高尚。母曰。其女固可取。老方爲人。亦尙不惡。但雌虎威未。可犯。恐終不獲汝父之諾。奈何。生固求。母乃婉言於陳父。父曰。吾止有此子。寧必過拂其意。但彼少不更事。不知世情險巇。葉寡婦非好相識。他日敲膚剝髓。將無窮期。且葉之氣勢。豈我輩商人所敢攀附。無已。吾忍痛捐百金。爲癡兒作孤注。成則姻緣簿所注定。自無他議。不成亦可毋歸咎吾老人也。東隣蕭姬。常與葉寡婦作雀戲。卽挽渠爲媒妁。試一

言之。生聞父計通融。大喜。立徙母求蕭姬。許事成則別獻二十金爲壽。蕭姬亦許之。生自此日盼佳音矣。

越數日。蕭姬至。聳肩而哈曰。不圖爾等乃以小餌責吾釣巨魚也。葉寡婦方居雌離爲奇貨。聞葉三前月從一貴宦往京津。曾一見小翠。頗加賞識。有三月後返游西湖訂娶小翠爲窻室之約。業已允許千金。今葉寡婦因吾再四懇求。特別通融。謂爾家既誠心求親。自當逾格讓步。能以五百金爲聘禮。百金充衣飾費。則亦降心相從。願成就百年姻眷。但我爲爾家策畫。此數殊不易辦。故雖承許以厚幣。終不易領受也。陳父吐舌相謂曰。六百元乎。我家實無此力。且安能與貴人爭此尤物。去休。今而後勿議可也。生聞之大盛。更求母懇蕭姬。調停關說。如以半數成議。當加酬。母愀然曰。此難題也。如汝言。亦當三百數十金。加以鋪張酒食。非五百金不辦。此豈汝父所堪耶。願兒勿觸椿庭怒。彼黃毛娃未必天仙化人。天下多美婦人。吾視賣漿老張之女阿蓮。不勝於阿翠耶。兒誠書癡。乃多擲黃金。購此

奇貨。生固哀之曰。兒非戀阿翠之色。憐其爲人貞靜溫婉。而有向學之志耳。非兒挽救。勢必墮入妾媵一途。母卽不爲兒。亦陰德事也。母笑曰。此言更愚癡。渠一貧家女。驟列貴宦妾媵。衣文繡。食梁肉。此行何異登仙。造福於渠。且無量。豈必作吾家新婦。從子窮措大含辛茹苦而後快耶。兒勿夢夢。渠惑於一時戀愛。故以甘言誘兒。他日操作過勞。行且悔恨交謫矣。生知不可舌辨。第求母姑一試之。母憐生情癡。再請於陳翁。翁初嗤之以鼻。旣而曰。吾不屑與癡兒爭是非。卽聽所爲。斷不能壓彼婦之慾壑。若更加需索。寧死不願相聞問也。母以屬蕭姬。果不諧。生日夜徬徨。欲求與翠一語。而印社中桃花人面。無復畫中倩影。當事人新雇一雛鬟。問之。則曰。阿翠吾姊也。生聒而與之語。贈以金。始得阿翠消息。雛鬟曰。小菱。葉三之養女。秀慧均不逮阿翠。而俊癡。耽摯。感生意。願爲傳達。

先是葉三因榜人某之介紹。得從役於游湖之貴宦。竭意獻媚。貴宦以爲能。因問能從我而北乎。三曰。能。貴宦寓新

新旅社。貌嗜風雅。跌宕詩酒。令三負錦囊。徧歷勝地。輒流連豔跡。買醉之餘。頗露綺想。謂吾不悅勾欄中人。而好小家碧玉。如此湖山。比於西子。寧不能產生麗質。供吾賞鑒耶。三知其可餽。乃曰。曾游西冷印社。見一娃乎。貴官拈髭微笑曰。子言良是。箇雛鬟尙不俗。吾正欲問子。能稔渠家世否。三伴哂曰。環湖數十里間。奴子無不能探其底細者。彼一榜人婦孤女耳。然頗居奇。吾識印社之主管僕。令彼蹇修。當不敢視若禁樹也。貴官頷之曰。卽以委子。翌日。三詭詞以報曰。渠名翠香。榜人婦仰慕大人。極願獻女。但其夫死時之醫藥衣衾棺槨喪葬等。負債纍纍。且生前又多通金。受人催迫。不得已。欲求大人哀憐。慨賞二千金。俾得了此心願。且供贍養。則高天厚地之恩。實所感戴。貴官笑曰。一豸值得此數耶。古云千金買妾。今吾亦千金可耳。子好爲之。吾當另給百金。爲子娶一婦。共樂家室。子意何如。三僞爲領命而去者。返報曰。榜人婦受大人命。固不敢計較。但某富翁債權人。久覲此女。聞今消息。立索六百元。非

大人莫能救此厄。彼女日夜號泣。待大人之解倒懸耳。貴官笑允之。且先畀六百元。令婦摒擋。卽日裝遣送女。

葉氏與三謀鬻女時。女正傭於某巨室。蓋女自冒雨與生談衷曲後。葉氏恐兩小談婚約。破壞其居奇之策。卽謂葉三曰。印社司茗之役。適與女以自媒之機。宜絕其萌。速圖別計。三曰。然。今而後姑加以軟禁。暫辭職役。彼惡少自無誘惑之隙矣。葉氏以爲然。匿翠於家。而蕭姬之執柯果至。葉氏與蕭素狎。乃以索六百元爲詞。旋告三。三扼腕曰。設彼允諾。吾輩之財運。純爲打破矣。嫁女儀式。必需粧奩。如是吾輩且不及三百金之收入。而吾一番心血。僅獲百金。誰能堪此。爾輩婦流。愚闇不足與謀。徒徇人情。甘棄實利。吾不能聽汝指揮也。葉氏大悔。正商挽回抵賴之策。而蕭姬復至。進折半之說。葉氏乘機拒却。三更大加諂讓。蕭姬狼狽遁歸。翠既被錮小室中。時時哭泣。而陳生或窺於戶外。三謂葉氏曰。吾慮湫隘。不能防惡少之窺覘。是養虎貽患也。昨聞某紳家嬌女須一伴繡者。姑以翠應。假彼爲贖

身地何如。葉氏諾。遂送女至紳家。一夕。三欣然謂葉氏曰。時運至矣。吾東人乃親言愛翠。不吝千金。葉氏亦躍然。願其速成。老方在旁聞之。搗言曰。貴人年齒若何。他日許吾儕探視女否。三斥之曰。貴人豈爲汝家堵。而猶以年齒論耶。汝愛汝女。欲常常探視。則速出千金辦奩具。自有公子哥兒來求匹配也。老方本拙於語言。至是語頓塞。不復敢置一喙。但曰。吾得數十金爲沽酒資。於願足矣。葉氏復斥之。乃蹣跚外出。歸亦不敢復問翠事矣。越日。三出紙幣盈捲與葉氏曰。此二百金爲訂定資。不圖汝老寡婦。尙有此暮年佳運也。他日尙有八百金至。豐衣足食。幸毋忘三弟之功。葉氏笑謝之。急納於囊。謀以三日內促翠歸。而三乾沒已四百金。僅供一夕飲博。去其大半。餘則爲露水妻勸索殆盡。

陳生念翠之落溷。知不日必且無幸。心灼爍不寧。必欲一賭顏色。共訴苦衷。因殷勤求小菱示意。小菱初隱諱。後得陳生厚贈。始語以巨室爲婢事。且示塗徑。囑謹慎勿爲吾

父知。擲虎怒。生唯唯。乃卽日奔城中。按塗索得紳家。僞稱兄弟求見翠。初三之送翠備紳也。謂除已及其母外。無論何人。不允探視。至是陳生來。爲闖者所阻。陳生復施厚贖。務求一晤。翠頗得紳女憐。視若姊妹。聞其有兄求見。立允焉。察翠顏色慘沮。研詢隱情。益憐之。女畢業某校。深明白由戀愛之說。性復恍惚。乃以庇翠自任。謂吾必使子有情人成眷屬。是日。陳生與翠互道衷曲。泣誓良久。翠曰。吾知奸謀已迫。死期且至。然必不欲以私情累君前程。丈夫積學。當爲國家立功名。豈得以兒女子事。蹭蹬終身。遂墮大志。但願有此一念。他日呼吾名而野祭。則吾之靈必常依君左右。死猶生耳。何戚戚爲。生聞言大慟。願與翠偕遁。方翠曰。不可。君有父母。正當力謀顯揚。不負老人之期望。且惡母與三。皆非肯省事者。移禍君家。無端敲剝。妾之大罪也。要之。君當以情爲心魂中之永久保存物。不當誤情爲肉體之障礙物。而使人人詬爲破譽敗名之不祥物。君讀書明達。豈見不到此。毋爲一時意氣所役使也。生曰。以

卿讀書不多。而持論高明若此。此吾所崇拜而愈欲得之者也。苟有可謀。百折不撓。如其不成。自有報卿之策。語時已爲紳女所聞。乃不償介而出見生曰。爾輩之情。吾已知之。此所謂天地間之至情。新學說所謂至高潔至純正之戀愛也。肉體誠不必拘。但成事亦足快意。吾生平服膺俠義。定必爲爾二人玉成之。毋戚戚。明日三至。吾自有說。生泥首謝紳女。乃珍重別翠而出。

生翠會語之次日。三卽至紳家。云須接翠暫歸。紳女問所事。三排闥其詞。似有婚姻之約。紳女天真爛漫。言辭忼爽。絕不諳奸人之詭詐。乃曰必與陳生。如金錢缺乏。吾任代籌。三乘機蟬脫。卽就紳女語氣應之曰。此行本與陳生有成言矣。其母索六百元。陳初允三百。故未洽。今增百金。翠父與吾已力勸翠母遵約矣。明日且下聘。故速翠歸摒擋。三日後當復來也。紳女信之。而翠察三日動言肆。亮有異謀。色甚慘沮。紳女反勸之速返。明日予必來訪視。三就勢勸翠速行曰。小姐金玉之言。不可不聽。明日當迎小姐進

與。飲一杯水酒也。翠猶趨起。三已喚與促翠登矣。紳女則出錦囊繡履爲贈。祝翠後福。翠淚皆瑩然。

紳女性坦率。未嘗問翠家之所在。是日出城趨西冷橋畔。徧問翠不可得。最後詢榜人。始指其處。小屋三楹。門焉闐無人。蓋三已與葉氏謀。羣趨旅邸矣。紳女乃轉詢酒家陳生。生適他出。亦不遇。悵悵而返。始疑葉三之見欺。或有他故。翌日。又遣婢媪往問翠家。遇葉三。三賂以金。歸報翠姑娘往山中某寺祝冥壽。戚串甫人。或隨之游。非一二月不能返也。紳女詫曰。翠之顏色慘沮。殆必有因。予助之適害之矣。今當探其實。設法救援。否則殆。正躊躇間。而陳生求見。則生已知紳女見訪。特來請命也。紳女夷然出見。陳生色大感。曰。昨聞新新旅社有貴官納妾者。云係近處榜人女。又云曾在西冷印社司茗役。爲貴官所賞。今貯之金屋。聞者咸嘖嘖稱羨。吾疑爲翠。但翠方在令。讓家。安得有此事。歸知令嬖辱過訪。有失迎迓。甚罪。但翠果何如。亟欲一詢。頃貴司關言。翠姑娘已由其舅領歸。事如墮五里霧

中未知翠果安在。紳女瞠目曰：果有是事耶？吾之咎也。因告以葉三誘翠偕行始末。生跌足曰：然則新新旅邸之豔話，必翠無疑。吾當速往一視。遲則鴻飛冥冥，此生終無會面期也。語畢，旋踵即行。紳女遙囑曰：君待我於西冷橋畔。吾當即來。俟至旅邸後，相機行事可耳。生忿息疾趨。未及應也。比至西冷，天大雨。知紳女不復能來，遂獨往。詢館役，役橫目僂腹，謂大人偕新姨太游某莊。客何爲者？生詢新姨太是否某姓。役怒之以目，率不得要領而返。次日，天霽。紳女訪陳生，謂昨因盛雨爲母氏呵阻，不獲來。幸恕罪。生告以前事。紳女邀生偕往，謂我女流，可直入內寢。如得翠，當引之外出。一遂生求見之願。再商進止。生大喜過望。比至旅邸，則館役謂某大人已挈眷早車行矣。紳女猶疑館役僞詞見拒。問號數命啓鑰。果空房。與生嗟歎良久，廢然而返。問葉三，亦從貴官行矣。

生引紳女往印社問小菱。小菱初不肯語。餽以利。小菱乃言吾姊實於前晚乘肩輿入旅邸。嫁一貴官。衣飾之華美。

吾所見游客眷屬多矣。亦罕其匹。但不知吾姊何所苦痛。號泣不肯行。輒欲逃出覓死。諸戚串皆爲賀喜祝福。而姊哭愈甚。延至暮夜，尙無術勸之使從。吾姑母及父皆大怒。力撻之。姊終不服。最後乃有蕭太婆者，向姊耳語良久。姊始收淚。易服登輿。後事吾不得知。但昨聞父云：貴官得京電。即日北上。已挈吾姊登程。須三月後復來也。紳女問蕭太婆何人。陳生攙問曰：是鳳林寺後之蕭媽耶。小菱曰：然。陳生謂紳女曰：箇嫗雖奸猾，實吾家之原媒。彼既身與其事，定悉內容。可啗以利。知翠行蹤也。乃別小菱往訪蕭嫗。其家則云：已隨一貴官往滬。又問何故爲貴官所使。則云：翠姑娘嫁貴官，使暫伴一月。陳生即欲往滬覓訪。紳女曰：君癡矣。不知貴官姓名。又地址無着。滬濱人海，何處可得伊人。惟有求蕭嫗家得信報知，較有把握耳。陳生從之。給蕭嫗金，得書即報。

越二十餘日。蕭嫗婦持函投生。生視之，中爲倩人代繕一牋。不叙前事。但云：現因病居廣慈醫院。盼君速來一敘。

病甚劇。遲恐不及生見矣。又言紳女尤所厭念。如能致音。促其一臨。感激無地。且有要語面托。別附一小牋。上有筆跡幼稚。橫斜間作者七字。曰。『君來一見死勿恨。』生躍然如中狂疾。曰。此翠卿手澤也。彼識字無多。而能書此。甚可寶也。反覆視之。赤色斑爛。蓋染血而成者。亟藏衾衣中。痛徹心肺。遂急趨車站。乘夜車行。而附書於函。別寄紳女。約抵滬相會。次日。生至滬。卽赴廣慈。果見翠孀。則已奄奄一息。蕭嫗且於先一日返杭矣。翠尙力疾能言。謂貴官在旅邸中得電。卽夕欲行。而吾胃疾大劇。不能飲食。蓋吾自出紳女門。未嘗進食也。貴官欲留吾於杭。三不允。乃挈之來滬。病益劇。貴官乃托友送醫院。使蕭嫗爲伴。而獨北行。



吾卽欲函告君。爲惡奴所扼。蓋受貴官之命者。蕭嫗亦首鼠兩端。今賄金不至。故蕭嫗行矣。吾以爲函不得達。瞑目待死。尙得見君。誠天幸也。生慰之。翠曰。吾必不起。君當娶紳女。以吾言爲媒可耳。骸骨當累君。貴官必不與人爭死。妾也。語次。紳女至。翠以前語語之。紳女暈頰首肯。翠含笑曰。吾事畢矣。遂咽氣而絕。生與紳女慷慨告貴官之友。請與櫬歸武林。葬於棲霞山麓。碣曰。『貞烈未婚妻方氏小翠之墓。』生與紳女歲時插花展拜。伏地流涕。往往有見者。葉三以他案爲紳所懲。瘐死獄中。葉氏旋死於疫。惟老方與小菱尙存。



諷刺畫



勁風

上古時代，地面溼熱。羣獸之中，要以爬蟲爲最可怕。性質似乎純和，但一聲激怒了，可是了不起，山谷都要被他們攪動。他們的身量最偉大；散居地面之上。隨處都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可是他們與羣獸，沒有直接的關係。除了他們應分的食物外，毫不侵及羣獸。這是上古的爬蟲。

上古的爬蟲時代自然過去了。爬蟲都絕了跡，贖下幾副骨架，陳列在博物院中，讓近世人參觀。倘然之間，或者可以得着一二句驚奇的贊語：「偉大啊……怎麼現在不能仍舊生存呢！……天演的淘汰啊！」

古代的爬蟲，雖然淘汰盡了，近代的爬蟲却到了完全發育的時期。大陸之上，充滿了他們的勢力。我們的血和汗都因着他們一滴滴的吸了去。我們終日在他們的勢力之下，嘆息悲哀……唉！天演的淘汰，怎麼還不臨到呢！



泥 潭

楊小仲

這天我從公司裏出來，煩悶又填塞了我的心緒，我極力想排除解釋這纏擾內心不適意的思慮。於是想到去看戲，雖然天空被烏雲迷漫遮掩。有七八分雨意，我仍決然而去。

和一個心志不甚相投的朋友作了伴，這亦是打不起精神的原因。我同着姓陶的朋友進戲院的時候，臺上已演了兩齣戲了。邊廳裏和走進門的正廳裏，都擠滿了穿着不整齊的衣服的人，優等廳和特別座，被那些漂亮而時髦的老爺太太們坐滿了。噴出香煙的餘煙，在空氣

不流通的空間裏，舒緩地浮動着，環着臺口排列的紅綠玻璃的電燈，放出榮耀而欣悅的光焰，幾個優人，塗着黑白花面，穿着紅紅綠綠嵌着玻璃片的錦緞衣裳，連唱帶舞，從這個門出來，從那個門進去，震動四壁的鑼鼓，和拉着工尺的胡琴，嘈雜而紛繁的響着。我們在優等座，找了兩個坐位，茶房很恭順的泡上了一壺茶。我們把戲單一看。今天的戲目，是捉放曹，張繡刺繡，獨占花魁，武家坡，還有幾齣不重要的戲。

我暫時收束了浮動的心，靜靜地向臺上看着聽着。

這些大概都是見過的戲，這班角色，又都是些陳舊不甚有名的，我不是評劇家，不懂什麼調，什麼唱做的別派，我祇曉得打得起勁，唱得響亮，就算好的。臺下的人，全場一致的昂着頭，張開了嘴，凝神看了臺上，有時舞動了眉眼，笑了，或者拍手喝起采來。我看了這班觀客，都像著了迷，喝醉了酒，失了神一般。臺上的優伶，亦都是發了瘋，着了魔，扮演那隔了幾千年或幾百年前，歷史傳說的人物，使盡他的能力，做那些不合理無可根據的舉動，而看客們都甘願抹殺了自己的聰明理性，相信這班沒有知識的優伶，很像得到了什麼領悟，津津有味似的，我不禁好笑了。

我覺得這樣的娛樂，於我不相宜的。我的興致，漸漸挫下，灰暗色的幕，又障在前面。臺上的優伶覺得比前小了，鮮明奢華的佈景，反映出呆滯俗濁的顏色。電燈射出黃淡的光，喧嘈的人聲，漸漸離遠我的耳旁。我驟然感覺到孤另，在這熱鬧繁華場中，我看着我的一方坐位，

我覺得我的細小，我的可憐。

一直到散戲院，經過四五點鐘。坐得兩腿麻木，陶君的興致，還是和先前一樣。我們在人堆裏，費了不少氣力，擠出了戲場門。這時春天細密的雨，正在下着，急風帶着雨絲，撲在面上，精神覺得一爽。我心中轉念，原是為解悶而尋樂，但結果是這樣，我悔此一行了。衆人漸都散完，在這下雨的天氣，滑濕的石子路上，車子一部看不見，我們領起了長衫，沿着街沿走去，沿街的店房，都關閉了門，祇有幾家點心店，還坐着些吃點心的客人。我們穿過了南京路，經浙江路，街上的人，已經稀少，雨還很密集的下着。凡是在夜間走過浙江路的人，大概都能想起沿街立的穿着紅綠鮮艷衣服的妓女，我們到了這裏，很奇怪，在這大雨的深夜，這班祇顧生命而又不惜生命的人，依然排列在街的兩旁，不改變伊們鮮艷裝束。這時春寒沒有退盡，寒風吹在身上，時時起噤，伊們一隻手縮在衣袖裏，一隻手撐着一柄油紙傘。路燈射在伊們塗了多量的

白粉和胭脂的臉上，口裏不住的說些聽不清的話，眼睛注視着街上的行人，有人靠近在伊們的前面過去，或者從伊們旁邊走過，就說些不知恥戲謔帶着引誘的話，有時竟拖着了手，議論起價錢來。

我低了頭走去，街上的車子，仍沒有看見。陶君的與我，比前更好了，他看着我指着伊們說：「這亦算帶雨梨花麼？」我聽了，報他一笑。

我們經過一所鞋帽店的門前，兩個妓女上前攔住了我們的走路，後面還跟了兩個女傭似的婦人，伊們一齊都笑嘻嘻向着我們。兩個妓女拉住了我們的衣袖說：「兩位大少坐坐去罷。」我猛然受了一驚，呆呆地看着伊們，一個年紀大些的約在二十歲左右，一個祇得十六七歲，伊們面上浮壓着笑容，邪氣充滿了眼光裏，顯出告憐乞哀的神色，接着又說：「大少，這樣的大雨，到我家坐坐去罷。」

陶君這時笑了，嘴裏說：「什麼話，怎麼能夠。」但他

的眼睛，却很認真的射在那小的面上。我心裏震躍得很厲害，眼睛觀在街上的雨地下，那小的放了拉我的手，去摘着陶君的袖子，嬌柔的說：「好大少，可憐可憐我們在這裏立了好幾點鐘了。」

大的亦驕進一句說：「腿都立酸了！」

那兩個女僕似的婦人，亦加入說道：「大少，照應照應我們罷，好歹去息息腳。」

一隻柔軟的手，又觸在我的手上，我看看陶君微笑的臉，他向我說：「你看怎樣？」

「走，回去。」我說：

他回過向着伊們帶笑說：「這位朋友，叫我走呢。」伊們都聚了上來，把我們圍住，說了不少纏繞和以上相仿的話，陶君於是向我說：「我們進去坐坐罷。」

我說：「不能。」

他說：「坐一坐就走，亦不妨的。」我看他已堅決，不便和他反對，很想獨自回去，但在這深夜，又叫不到車子，

不免太是孤寂，祇得允從了他。伊們都非常歡喜，和小孩得了糖菓似的。那小的拉着陶君的手，搭着肩，我把兩隻手籠了起來，那大的隨在我的後面，兩個婦人撐着傘跟着，順着街沿，走進一條不識名字的街裏。

我們到了伊們的家，走進堆滿了什物的大門。裏面狹小潮濕而灰暗，兩個男子，坐在正面的椅上，吸着香煙，見了我們，立了起來，向那兩個婦人一笑，我們一齊走上了樓。那小的拉着陶君，走進一間房間裏，我亦跟了進去，那大的在後面說：「到我房裏去。」我不理伊，依然走了進來，伊亦跟了進來，很顯然的露出不欣悅的神情。

房裏幾樣照例的用具，陳設亦是極普通的，對着牀靠牆一邊，有一隻木坑，我就在這上面坐下，陶君坐在棹子上，上手的靠背椅上。那小的正在忙着用乾布揩去他身上沾的水泥，一面和他談笑着，那大的立在我的面前，我不作聲，轉動了眼睛，看看他們各人面上不同的笑容。

一個婦人，擺上了一盤瓜子，抓了一把給我，又倒上一

一杯熱茶，又一個婦人，遞上了一把熱手巾，我擦了擦去面上的濕雨。我仍然很規矩的坐在那裏，我素來和女性很少交接，現在驟同到了這不相識又是我久耳大名的地方，我幾於全失了感覺。我很奇怪，我怎麼忽然到了這種地方，而這個地方，居然亦輪到我坐在這裏。恍惚的心，把持不住奮興的震躍，熱血湧到臉上，嘴裏嚼着瓜子，眼看着我的朋友陶君，耳裏聽着他們的說話。

陶君左腳架在右腳上，一隻手搭在椅背上，口裏嚼着香煙，嘻笑着臉說：「你們這裏好清潔講究呵。」

「大少見笑，包含點罷。」那小的立在他旁說：

「你叫什麼名字？」他看着伊說：

「我麼……我叫花雲仙。」

「伊呢？」他又指着立在我旁那大的說：

「伊叫花玉卿。」花雲仙很爽快的說：伊聽見說到

自己，連忙走到櫥子角邊，向陶君笑着，伊們同聲說：「二位大少尊姓？」

「我姓陶……不……我姓王，他姓張。」陶君說了自己，又指着我說：

「究竟姓陶姓王姓張？」雲仙嬌柔喉嚨說：

「你們爲什麼問得這樣頂真，誰亦不同你們攀親戚。」陶君笑着說：伊們亦都笑了，他又接着說：「你們做了幾年生意了。」

「我三年了，伊今年才起首呢。」玉卿說：

「你們都是自己的身體麼？」陶君問着伊們說：

「不，」玉卿應了一聲，把手指指外面。

花雲仙忽的指着我說：「這位大少，爲什麼一句話不說，坐着亦不動。」

陶君端起杯子，喫了一口茶，又吸了一口煙，緩緩地說：「他是讀書人，不和我們一樣。」

玉卿很快的帶笑接着說：「此地學堂裏來的客人亦不少，亦都是很會取笑，翻東抄西的，倒沒有見過這樣的規矩大少啊。」

「他原是孔老先生嫡親的學生呵。」陶君接着說，伊們都笑了，我亦被他這樣的諛語引得笑了。

「你們都情願你們的職業麼？」我驟然說出這奇突的話，伊們都改變了笑容，連陶君亦把大笑的聲音阻住。

「這樣給人瞧不起的事情，怎麼肯情願，亦都是沒有法想呵！」雲仙改變了笑容，這樣的說：

「那麼你們快樂麼？」我說：

「做到這種事體，還有什麼快樂，那一樣的生活，能和平常人一樣。熱天寒天，我們一點顧不得自己，被趕到外面拉客，就是像今天這般大的雨，我們亦不是仍然在外面等着。等到了是我們的運氣，等不到是我們的晦氣。」雲仙臉上毫無興致這樣的說：花玉卿坐在那裏，面上顯出感到身世的神色，陶君低頭數他手上的紋路。

房裏忽的靜了一下，思慮都奔上我的心裏。我想伊們都和我日常所見的人類一般，爲什麼伊們的行爲。舉

動，性情，職業，要離人們這樣的遠呢。天爲什麼要生成這班人，而顯出人們的一塊污點呢。伊們對於自己的生活，當然是很滿意的，不然怎樣麼能過活到現在。我低頭默然的坐着思想，伊們又很高興的說起話來。

我想應當是走的時候了，我抬起頭一看，花雲仙正坐在陶君的腿上，一隻手勾着他的頸子，臉亦貼在他的面龐邊，說話很低的聲音，花玉卿坐在坑的那邊，兩隻眼睛看着我的臉。我心裏一驚，臉上又覺得一紅，不禁立了起來，陶君回過臉看着我。

「你說坐一坐的，現在可以走了罷。」我向陶君說，隨即在袋裏摸出兩塊錢，擱在棹上。——這是我平日閒說，應當是如此做的。

「好，」陶君應着說：「我們走罷。」他又看見桌上的錢說：「不要你拿出來，算我的。」但他還坐着不動，雲仙却立了起來，立在他的面前，意思是攔住他。花玉卿走過來拉着我的手說：「大少，這般晚時候，外面的雨，還沒

有停，怎麼能走，住在這裏罷。」伊的神色是很失望，但是却不肯罷休。

我實在覺着沒有話回答伊，仍對陶君說：「我們回好去。」

「好的。」他很遲緩的應着。

於是雲仙向我笑着說：「大少，你不要去啊，在此地過夜罷。」

我直爽地回答說：「不可以，無論怎樣，不能。」

花雲仙轉過了臉，一半看着我，一半看着陶君說：「大少，可憐可憐我們罷。好容易等到你們二位，現在就要走了，我們還要到外面風裏雨裏去接客，你們就這般忍心，好歹過夜再去，照應我們可憐苦惱人啊！」伊的柔順說話聲音，矯飾可憐的語調，並且把手搭在陶君的肩

上。

我應着說：「不能！我原說坐一坐就走的。」

房裏大家又靜了一下，陶君立起來，在房裏踱來踱

去，時刻看着我，或伊們，露出一種輕浮的笑容。我心裏忽然燥急，覺得一刻都忍耐不住，我取了帽子，向陶君說：「我們走吧！」

伊們都睜大了眼睛看着我們。陶君踱到我的旁邊，嘴附在我的耳旁說：「我看伊們，真是可憐……我想……」

他說到這裏，笑了，不說下去。

「呵，」我帶笑應一聲說：「你倒動了惻隱之心了麼！那末讓我去罷。」

陶君看了我一笑，不說什麼，花雲仙頓時臉上顯出安慰的神氣，玉卿更是不高興了。我戴上帽子，即時要走出去。

陶君又向我說：「你一定走麼，你一點不動心麼？」

「我不覺着什麼，我以為照你這樣的慈善，所以這些人越多。」我說：我將要下樓了，花玉卿還想拖着我說：了許多話，我亦不去理他，最末留在我耳朵裏的，是「你這個人好硬的心腸。」

我走出了門，腦裏覺着一清。雨還是很大的下着，路燈射着無精彩的光線，街上的行人，更是少了。我立在街沿上，等候車子，雨絲洒在臉上，風颯動我的衣袍，天色完全烏黑的，人聲亦全寂了。

我感情裏，覺得酸楚，眼睛裏包含了眼淚。我不知這眼淚的來由，我想我並沒有墮落，走出來的身體，依然是走進去的。我不明白心裏酸楚的什麼，但是我的眼淚，却終於流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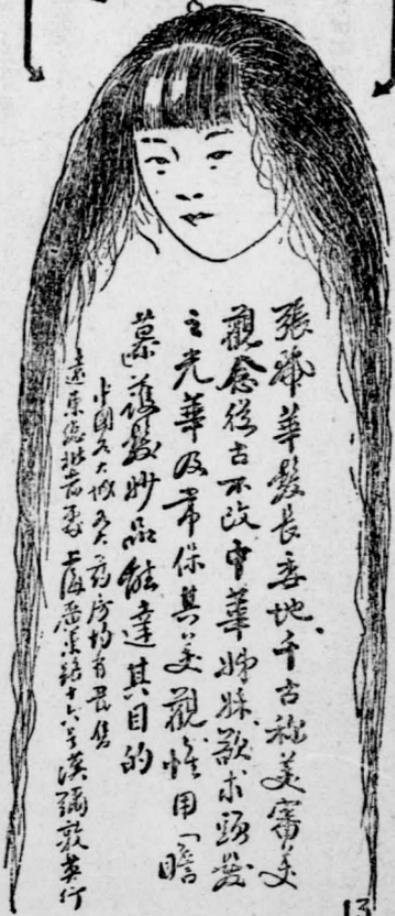
十二，三，二〇



瞻慕



燁



張華華髮長垂地千古社美富文
 觀念後古不改中華神州歌亦頌
 之先華及市你其文觀惟用「瞻
 慕」作妙品能達其目的

中國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遠東各地均有上海英大馬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

13



君患可惡之癬疥或疼痛之皮膚乎
 君有疥瘡或手胼及鱗皮乎
 此一拉福祿一乃一種最新治療一切皮膚
 病之聖藥效速而可永不再發只須用以洗
 皮膚上之患處一切癬疥及痛苦在十分鐘
 中即消滅無餘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東方 431 (六)

秦漢
 演義

四冊 八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
 人口者惟東周列
 國志三國志演義
 坊間所印廿四史
 演義等書淺陋太
 甚欲其貫穿歷朝
 文字足與東周三
 國相配者殊未見
 也。是書上承東周
 之後共十萬言內
 容豐富記載翔實
 可為史料之補助
 可作家庭之消遣
 實通俗教育書中
 之大觀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拳術家陳雅田之軼事

不肖生

在三十年前。湖南長（長沙）平（平江）湘（湘陰）三縣的人。不論老少男女。無有不知道陳雅田這個人的。陳雅田的爲人行事。在下已替他做了一篇傳。在拳術見聞錄那部書裏面。不過在下做過那篇傳以後。又得了他不少的事蹟。其中並有一兩樁事。饒有小說趣味。正不妨詳細寫將出來。以補前傳之不足。而在研究技擊的看官們讀了。或者也有可以借鏡的地方。陳雅田的身體。天賦的強壯過人。兄弟排行第四。鄉裏人都順口喊他陳四。他家裏世代種田。他父親陳光照少時。曾略略的練過些武藝。祇是苦不甚高明。陳雅田十五歲的時候。還是跟着父兄下田做工。祇因這年夏天大旱。他父親和人爭水。雙方動起武來。他父親本領不濟。被人打得受了重傷。打既不會贏得。

水也自然不會爭得。直把他父親氣個半死。思量要報仇雪恨。除了將自己兒子練習武藝。沒第二個方法可施。自己已是五十上下的人。就是想發奮在武藝裏面。用一番苦工。無奈精力衰頹了。吃苦也不得成功。陳光照共有五個兒子。那時最小的。都有十三歲了。打算花重金。聘一個極好的教師來家。專教五個兒子的武藝。但是物色了好幾個月。不會物色得一個相當的教師。陳光照報仇心急。料想長沙省會之地。必有好本領的人物。恰巧他到長沙尋師的時候。長沙正新來了一個大名鼎鼎的教師。姓羅名大鶴。在戲子橋設廠教徒弟。遠近聞羅大鶴的名。特地前來拜師的。不計其數。但是羅大鶴收徒弟。不問年齡。不拘男女。不論貧富。祇憑他一雙眼睛驗看。他說這人有學

武藝的資格。便肯收這人做徒弟。他說這人不能學武藝。任憑這人送他多少錢。如何哀求苦告。他總是不作理會。有時被人纏急了。他就大聲問道。黃牛可以當馬騎麼。有許多曾經練過好幾年武藝的人。去求他收作參師徒弟。他教這人做兩手工夫看。看了總是搖頭長歎。說很難很難。這人問他甚麼事很難。他就說走回頭路。不是很難嗎。多有聽了他這話。仍是不解所謂的。再追問他。他才直切了當的說道。你索性是不會學過的。我倒好教你。你於今已學到了這一步。譬如走路。原是要向正東方去的。你却錯走到正西方去了。此刻若要回頭走過。勢必退回起初動身的地方。才能改道向正東方走。你看這一大段回頭路。豈不要走煞人嗎。羅大鶴收徒弟的資格。既限制得如此之嚴。所以在長沙的聲名雖大。沒幾個人。能拜在他們下的。陳光照到長沙。見了羅大鶴的面。說了來意。羅大鶴教陳光照將五個兒子。都帶來看看。後來一一看了。僅有第四個陳雅田能學。就收了陳雅田做徒弟。陳雅田這時

的性格。極是頑皮。最不肯用功練習。陳光照眼巴巴的。望這個兒子。練習武藝。替自己報仇雪恨。見兒子偏不肯用功。就租了一間房子。在廠子旁邊。趁三九酷冷的天氣。親自動手。將陳雅田身上的衣服。完全剝了。祇留給一條單褲。向租了的那間房裏一推。把門反鎖了。自己坐在門外等候。陳雅田凍得一身如篩糠一般的抖個不了。祇得咬緊牙關。拚命的苦練。運動的越激烈。身體越覺暖熱。四肢一停頓。就寒風侵骨了。每次是這們監督着。苦練點兩根線香的時間。才放出來穿衣。休息一會。苦練二三年以後。陳雅田的年事。也漸漸長大了。拳腳中的趣味。也漸漸能理會了。那裏還用得着陳光照監督呢。陳雅田的氣力最大。又最喜和人較量。和他同學的幾個人。沒一個及得他那般大的氣力。學武藝在和同學較量的時候。貴在持久。持久就是氣力大的佔便宜。同學的和陳雅田動手。結果總得吃陳雅田的虧。弄得一班同學的。都不願意和他動手了。和他同學的。尚且不能跟他持久。以外會些兒拳腳

的人。更是做夢也不敢想到與陳雅田比賽了。陳雅田學成了歸家。正在六七月間。陳光照多年不敢相爭的水利。這時見兒子武藝學成回來了。自己田裏。本用不着水。却故意提了把鋤頭。將仇家田裏的水口放開。仇家自然不肯隨便放過。立時邀集了十多個會武藝的人。各人提一把鋤頭。蜂擁一般的來掘陳家的水口。陳光照教陳雅田去抵抗。陳雅田這時的年紀。還不過二十來歲。赤着兩手出來。迎面抓住走第一的一個。往左脅下一挾。右手奪過鐵鋤。也不和那些把勢動手。揀了這個把勢。逕向仇家田裏走去。十多個把勢。都跟在後面追趕。陳雅田一隻手拿着鐵鋤。一面招架。抽空就在田腔上掘一鋤。被挾的這把勢。痛得手足亂動。但是越動的厲害。便挾的越緊。打過一條田腔。也就掘過了一條田腔。十多個把勢當中。勇猛些兒的。都受了傷。膽小不敢上前的。就不會挨打。陳雅田見田腔也掘了。把勢也打傷的不少了。才慢慢條斯理的。將脅下的這個把勢。放下來一看。覺得詫異。怎麼放下來。倒不

動了呢。仔細看的。原來已不知在甚麼時候。被挾得斷了氣了。不禁哈哈大笑道。甚麼把勢。怎這們不牢實。這回的事。陳家雖遭了一場人命官司。然陳雅田的勇名。就從此震動遠近。仇家也再不敢和陳家爭水了。不過陳雅田生性喜鬪。他的勇名愈擴大。敢和他交手的愈少。終年在家單獨的練習。覺得十分枯寂。這日他在野外閑逛。猛然間遇着一條發了暴性的水牛。迎面犇將過來。牧牛的孩子。跟在後面。旋追旋大聲喊人讓開。陳雅田正苦一身本領。沒處施展。那裏等讓呢。支着兩條鐵也似的臂膊。向前等待。那水牛見前面有人擋住去路。多遠的就把頭一低。撐起一對二尺來長的倒八字角。蓄全勢力。戳將來。陳雅田叫聲來得好。雙手搶住兩角。一個鷄子翻身。那牛便立脚不住。身體跟着一翻。背脊着地。四蹄朝天。倒下去。半晌爬不起來。陳雅田自從此次於無意中。得了這們一個好對手。便每日四處尋找喜鬪人的大水牛。用種種方法。挑弄得牛性大發。不顧性命的向陳雅田衝鬪。論陳雅田的力

量。本不難一兩下即將水牛推翻。祇因水牛的意思並不堅強。第一次被人推翻了。第二次便不肯奮勇上前。很不容易的。才能找着一條歡喜鬪人的水牛。若僅僅鬪過一次。就使他失了戰鬪的能力。豈不可惜。所以陳雅田爲欲保留水牛這一點鬪志。總不肯盡自己的力量。不過水牛這東西。畢竟不是一種能強硬到底的畜類。儘管不將他推翻。祇要接連和他遊鬪幾次。每次累得他疲乏不堪。他的氣就餒了。聽憑你如何挑弄他。他祇低下頭。往兩旁避讓。陳雅田尋牛做對手。鬪不到幾何時。陳家附近十多里的兇牛。沒一條不是見了陳雅田的影子。就俯首帖耳的動也不敢動一動。陳雅田沒有方法。能激怒那些牛。祇好和一般牛販商量。教牛販遇了喜鬪人的兇牛。就牽到陳家來。每鬪一次。給牛販二三百文的酒錢。一般牛販。樂得有新奇把戲看。又有得錢的希望。離陳家百里以內的鬪人牛。祇要是搜羅得着的。無不牽到陳家來。有一個種田的人家。養了三條大水牛。本來都是極馴良。會做工夫的。

不知因甚麼緣故。其中有一條。忽然像是瘋了一般。逢人便鬪。尋常鬪人牛。多是喜鬪面生的人。自己的主人。和每日牽到外面吃草的牧童。是不敢鬪的。這條水牛不然。不問甚麼人。見着就鬪。沒人的時候。連樹木磚石。他一發了暴性。都得衝鬪一會。簡直沒人敢駕着他。下田做工夫。並且還不敢照平常的樣。三條牛做一個欄關着。若關在一處。那兩條牛。難保不活活的被這條牛鬪死。祇好另關一處。既不敢教他做工夫。自然也不敢教他出外吃草。每日送水草到欄裏給他吃。送水草的。仍不敢把腳跨進欄去。祇在牆根下。留一個窟窿。水草從窟窿裏遞進去。那時私宰耕牛的禁令極嚴。安守本分的種田人。絲毫不敢做違法的事。加之水牛肉。湖南人最是忌諱。便宰了這條牛也賣不出多少錢來。想活的賣給人家。誰也不敢過問。這牛在這個人家。整整的關着喂養了三年。遠近的人。都知道這家有一條兇惡的鬪人牛。受了陳雅田囑託的牛販子。得了這個消息。好不歡喜。連忙跑到這家交涉。這家但

求脫貨。情願充量的便宜。牛販子如此這般的。報給陳雅田。陳雅田巴不得有這樣的好牛。催牛販從速牽來。牛販子牽牛。無論牛有多兇。他們總有方法。能牽着行走。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用兩根長竹竿。分左右拴在牛轡上。兩人在牛背後。一人支着一根竹竿往前走。牛想向左邊回頭。有左邊的竹竿撐住了。想向右邊回頭。有右邊的竹竿撐住了。不過這種方法。祇能牽着在路上行走。不能用了。使做田裏的工夫。這回牛販子就用這方法。將這條兇牛。揀到了陳雅田家。陳雅田家的大門外。有一片很大的青草坪。坪中有幾顆樹。牛販子將兩根竹竿分開。繫在兩邊樹上。牛立在當中。祇能向前後。略略的進退一兩步。仍不能向左右走動。繫好了牛。才報知陳雅田。陳雅田喜孜孜的跑出來。看這牛時。比尋常的水牛。特別壯大。兩隻圓鼓鼓的眼睛。暴出來有半寸多高。火也似的通紅。不問甚麼人。見了這一對兇惡的眼睛。也得害怕。左邊的一隻角。不知因何折斷了四五寸。據牛販子述養牛人家的話。是在一

個石岩上觸斷了。陳雅田一面捋衣袖。一面教牛販子把竹竿解開來。牛販子躊躇不敢解。說這牛實在不比尋常。祇能把兩邊的繩索放長。不能完全解開。萬一給他跑了。沒人能制得住他。不知要鬧壞多少人。陳雅田笑道。怕甚麼。我若制不住他。也不教你們弄他到這裏來了。說完又一疊連聲的催促。牛販子沒法。祇得二人同時。把兩邊繫在樹上的竹竿一鬆。隨即都爬上了樹。看陳雅田和牛怎生鬪法。這牛三年不會得着自由。胸中鬱結的憤氣。日積日深。無處發洩。今一旦脫離了羈絆。眼睜睜的看見一個人在面前揎拳捋袖。還能忍得住。不拚命的來鬪麼。當時拔地跳了幾下。翹一翹尾巴。晃一晃腦袋。傾山倒海的撞將過來。陳雅田仍使出平日鬪牛的手法。雙手去搶牛兩角。就沒想到這牛的两角。與平日的牛角不同。這牛是一長一短的。因這一點不曾注意。牛力又來得太猛。比尋常牛大了幾倍。左手沒搶牢。右手便按壓不住。牛頭向左邊一偏。直衝而上。陳雅田不提防右角折斷的所在。比刀鋒

還要尖利。見牛直衝上來。隨用左手再掐右角。誰知自己的力也用的太猛。牛角折斷的所在。又祇剩了半邊。禁不起搶住一拗。嘩啞一聲響。半邊斷角。應手而斷了。然角雖斷了。陳雅田的手掌。也被鋒利的角稜。劃破了一條裂縫。鮮血直往外冒。陳雅田從十五歲上。練習武藝。十來年不曾受過一次創。鬪牛上百次。更不曾被牛傷着過。這番竟被牛傷得如此厲害。又有兩個牛販子。在樹上看見。如何能不又羞又氣呢。他平日鬪牛。本不肯使盡自己的力量。這回火冒上來。便顧不得許多了。趁這牛直衝上來的勢。將身子往右邊一閃。讓過牛頭。雙手奪住左角。順手牽羊的往下一拉。牛的前脚支不住。就跪在地下。雙手再一扭。牛到了此時。一點兒抵抗力也沒有。牛身隨扭而倒。陳雅田餘怒未息。用膝蓋磕住牛頸。對着牛肋兩巴掌拍下。正要再打。忽然轉念像這樣的牛。不容易找着。一次打怕了。不敢再和我相鬪。未免可惜。心中有此一轉念。即住手不打了。忙立起身。打算將牛牽起來。祇見牛躺在地下。張開

口雷一般的喘氣。並噴出許多白沫。兩個牛販爬下樹來。吐舌搖頭道。好厲害。好厲害。祇兩巴掌。就把一條這們強壯的水牛。打得不能活了。陳雅田吃驚問道。怎麼呢。這牛已不能活了嗎。我並沒用力打他。那裏就會死咧。牛販子笑道。暫時是不會死的。然至多挨不上一個月。我們專做這種販牛的生意。眼睛是不會有差錯的。你說沒用力打他。他的肋骨已被你打斷好幾條了。若不是折斷了肋骨。你磕在他頸上的膝蓋一鬆。他抬得頭。就應立得起身子來。祇因肋骨斷了。抬頭即牽動得肋痛。所以祇些微抬了一下。就祇管吼喘。陳雅田道。還有藥可醫治得好麼。牛販子搖頭道。斷了肋骨。縱然能醫治得不死。也已成廢物了。陳雅田聽了。很悔自己魯莽。然已無可如何。後來這牛果然祇活到二十多日。就躺在地下。一息奄奄了。教宰牛的宰了。剖開看時。肋骨斷了三條。靠近肋骨的臟腑。都腐爛了。陳雅田從此再也不敢和牛鬪了。陳家附近。有幾個武童生。終日操練弓刀矢石。陳雅田生性好動。時常到那些

童生家。看他們操練。那些童生。知道陳雅田的武藝好。對陳雅田說道。你既有這們高強的武功。何不跟着我們操練操練。同去趕考呢。陳雅田道。那祇怕不是容易的事。我學習的武藝。完全與你們的不同。趕考的工夫。我一件也不懂得。教我怎生跟着你們操練呢。童生們笑道。你這真是馱話。我個趕考的武功。雖然與你們的不同。但一般的以有氣勁。能靈巧爲主。講到工夫。還是你學習的工夫難做。我們這種呆板工夫。祇怕你不肯用功。肯用功一學就會。陳雅田聽了高興。便跟着一班武童生。照樣操練。有陳雅田那般神力。開弓擲石的勾當。那裏用得着操練。真是一見便會。所難的。就是幾條步箭。再也練習不好。以極大的力。射極輕的弓。居然射不到靶。這才把個陳雅田。急得發慌。看看考期近了。陳雅田的步馬箭。都毫無成績。本已灰心不肯去考了。無奈那些童生們。定要拉着他去。推托不了。祇得跟去。這場考試。陳雅田的步馬箭。一箭都不會中靶。但居然得了一名武秀才。其原因就是在點名的時

候。不知怎的。有一個童生應錯了名。在下面吵鬧起來。長沙武考期中。一班武童生。照例有相打的事發現。這回的相打。牽扯了陳雅田在裏面。陳雅田施展出平生本領來。一個人抵敵幾百人。打得個落花流水。到底沒一人敢近他的前。拉他同考的童生們。都替他擔心。而考試官倒注了意。考弓石的時候。陳雅田將兩把頭號弓合攏來。拉棉條似的。一連幾下。弮然一聲響。兩條弦齊被拉斷了。考試官都失色站起來。陳雅田也自知失儀。以爲進學是沒有希望了。誰知發出榜來。竟高高的進了第十二名。於是鄉下人平日叫他陳雅田或陳四的。自後都改口叫他陳四相公了。不過陳雅田雖然進了個武學。在家仍是下田做工夫。他的兄弟和族人。都不以爲然。說秀才們。應該是秀才們的服裝行動。才顯得與尋常白丁不同。這是與族人爭光的事。不可馬虎。陳雅田道。我本是個種田的人。除了種田。沒旁的事可做。不能說進了一個武學。便把我的職業荒廢了。你們大家教我種田。却教我終日在家幹甚

麼事呢。那時陳家的貼鄰。恰好有一家藥店。想盤頂給人。陳家兄弟和族人。就花錢頂了那藥店。由陳雅田主持開設。於是陳雅田從農人一變而為商人了。陳雅田在當農人的時候。曾遇見一個不知姓名籍貫的大力士。因這日陳雅田正駕着牛。在自己大門外的田裏犁田。忽來了一個背上馱着黃色包袱的大漢。年紀不過三十上下。江湖上的規矩。不是自己有武藝。特地出外尋師訪友的人。不敢馱黃色包袱。江湖上有句老話。說是黃包袱上了背。打死了不流淚。陳雅田知道這種規矩。見那大漢背上馱的包袱。是黃色的。就料知必有本領的人。一面催着牛犁田。一面偷眼看那漢子。走到大門口。停步四處望了一望。想提脚走進大門。却又停了。回頭走到田塍上。向陳雅田問道。借問老哥。陳四相公陳雅田。是住在這屋子裏面麼。陳雅田忙勒住了牛答道。不錯。四相公是我的少東家。又是我的師傅。你要見他麼。那漢子點頭道。我不要見他。也不多遠的到這裏來了。陳雅田道。你今日來得不湊巧。他

有事下漢口去了。今日剛才動身。你既多遠的到這裏來。我師傅雖不在家。我也應該款待你一番。才是道理。請進屋去坐罷。那漢子搖頭道。我是特來會陳雅田的。陳雅田不在家。我還坐些甚麼。我走了。等他回了的時候再來。陳雅田如何肯這們放他走呢。連忙止住道。不要走。我有話請問你。你尊姓大名。從那裏來的。要會陳雅田。有甚麼貴幹。那漢子回身說道。那些閑話。都用不着說。你且把牛解下來。他也累的太苦了。我替他犁幾轉。陳雅田心想這漢子。有意在我跟前賣力。我倒要看看他。隨即答應着。將牛解下來。漢子教他在後面掌犁。一手挽住犁頭索。拖起就走。來回犁了三轉。還待拖往前行。陳雅田將掌犁的手。使勁一按。那漢子拉了兩下。拉不動了。回頭望了陳雅田一眼。便不再拉了。陳雅田笑道。你祇能拉到三轉。我師傅可以整天的拉着。我都能拉到半天。那漢子不相信道。你就拉給我看。陳雅田搖頭道。我師傅不在這裏。我不敢拉。漢子問是甚麼道理。陳雅田指着那牛道。這畜牲見我師傅

不在這裏。我又在拉犂。沒人管他了。他一定要跑菜地裏去吃菜。你若是定要看我拉。我得先把這畜牲。送回家裏去。再來拉給你。看。漢子點頭道。使得。我在此等你。你送了牛回去。就來。陳雅田遂走到牛跟前。伸起兩條臂膊。往牛肚皮下一托。將牛托起。離地有二尺來高。那條大水牛。足有四百多斤。平時被陳雅田托慣了。並不害怕。陳雅田托牛送到家裏。轉身出來。看那漢子時。已走得無影無蹤了。陳雅田隨教家裏的長工掌犂。自己用手拖着。雖也來回犂了三轉。祇是很覺得有些吃力。不能像那漢子行所無事的樣子。才驚異那漢子的力大。不知他爲甚麼。不別而行的去了。後來有人說。那日遇了那漢子。在一家飯店裏打中火。對人說。陳四相公的本領。大得駭人。連他的徒弟。都能用兩手托起一條大水牛。水牛動也不能動一動。我多遠的到湖南來。本是要會陳四相公比武的。見了他徒弟的本領。就嚇得我不敢停留了。陳雅田聽了這消息。心中暗喜。幸虧那日不曾承認。自己就是陳雅田。倘隨口承

認了。兩下比試起來。不見得能打得過那漢子。如此看來。此間有能耐。強似我的人儘多。我的聲名太大了。自免不了常有好手。來找我比賽。古言道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從此遇有來訪我的人。總以不說出真姓名爲妥。免得吃眼前虧。壞了自己的聲名。陳雅田存着這種避人攻擊的念頭。在開藥店的時候。也遇了一個好手。不過這好手的本領。並不比陳雅田高大。這日陳雅田正睡午覺。忽被徒弟推醒來。神色驚慌的說道。外面來了一個外省口音的人。進門就問師傅。我會受師傅吩咐過的。見來人問話的神氣不對。便回他說師傅不在家。你有甚麼事。可對我的大師兄說。那人放下臉道。誰認得你甚麼大師兄。我要買三五百文胡桃。快拿胡桃來。給我看看。我聽了。以爲他真要買胡桃。即抓了些胡桃給他。他那裏是要買胡桃呢。原來是要拿胡桃顯本領。我抓了十多顆胡桃。在櫃檯上。他用兩個指頭。拈一顆胡桃。祇輕輕一捏。隨手變成了粉。捏碎一顆。給我看看道。這樣朽壞了的胡桃。也要人花錢買

麼。一陣捏。十多顆胡桃。都捏碎了。我便向他說道。不用忙。我大師兄有不曾朽壞的胡桃。你等等。我去教他拿來。看師傅如何去對付他。陳雅田翻身爬起來。跑到放胡桃的所在。悄悄的試演了一會。才用籃裝了一籃胡桃。親自提出來。往櫃檯上一擺。望着那人笑道。我這胡桃。也販來不少的日子了。不知道朽壞了不曾。等我來試給你看看。說着。抓了十幾顆在左手掌內。用右手掌合上一摩擦。就如經磨盤磨碎的一般。胡桃粉紛紛的往下掉。却故意裝出驚訝的樣子說道。我的也畢竟朽壞了。可惜我師傅不在家。不曾朽壞的沒有了。那人看了一句話都不敢說。祇向陳雅田拱了拱手。說聲領教就走了。陳雅田不會使棍。遇了會使棍的人。他總是以白眼相看。有人問他。何以瞧會使棍的不起。他說不會見真會使的。若真使得好。我安有瞧不起的道理。一般會使棍的人。都畏懼他的力大。他說人不會使。人祇得承認。不敢和他辨論。然受了他的白眼。沒有不恨他刺骨的。長沙宋滿。是負盛名的老棍師。使一

條六尺長的柵木棍。神出鬼沒。二十歲得名。選到七十歲。不會逢過對手。生平收的徒弟。沒一千也有八百人。但這許多徒弟當中。沒一個的本領。趕得上宋滿。所以都遭陳雅田的白眼。那些徒弟一恨了陳雅田。就跑到宋滿跟前挑撥。說陳雅田當着人罵宋滿。不會和會使棍的人見面。究竟宋滿是老於年事的人。火性已退了。聽憑徒弟如何挑撥。宋滿祇是心平氣和的說道。不見得陳雅田肯說這話。徒弟們見師傅不信。就大家賭咒發誓。證明陳雅田確會當着人。如此說了。宋滿仍祇當沒這回事的說道。陳雅田不會見我使過棍。單看了你們這些沒下死工夫的棍法。自然是這們說。誰也不能說他的話錯了。一般徒弟挑撥不成功。反受了一頓訓斥。祇好忍氣吞聲不說了。這年長平湘各鄉鎮。都練團防。凡是會武藝的人。一概請到團防局裏。教練團兵。陳雅田宋滿。皆在被請之列。陳宋二人。因此才會了面。一個會拳。一個會棍。不同道。原不至發生忌嫉的心。奈宋滿的徒弟。平日對於陳雅田的積怨。無

可發洩。自己師傅不受播弄。便改變方法。反激陳雅田。時常三五成羣的談話。故意使陳雅田聽見。話中纔露出宋滿輕侮陳雅田的意思來。陳雅田認真走過來聽。他們却又連忙住口不說。還要擠眉弄眼的。做出種種形跡可疑的嘴臉。陳雅田有經驗。有閱歷。遇事能細心體察的人。怎能不落這些人的圈套。一連幾次。所見所聞。皆是此類。不由得忿火中燒。趁宋滿在教棍的時候。走上前大聲說道。你不要自以爲你這棍法了得。在我四相公的眼裏看來。簡直一文錢不值。你若不相信。不服我這話。你拿棍。我亦手空拳。就在這裏。較量一番試試看。宋滿初聽這突如其來的話。不覺吃了一驚。心想我和他遠日無冤。近日無仇。彼此才見面不久。無緣無故的。他不應對我如此無禮。必然是聽了人家挑撥的話。一點兒不動氣的答道。四相公的話不錯。我於今已老得快死了。若不是國家的功令。無可推諉。如何敢到這裏來教團兵呢。陳雅田一肚皮的忿氣。被宋滿輕描淡寫的幾句話。說得面上很難爲情。

知要怎生收科才好。一轉眼又見宋滿的徒弟。幾個人聚做一處。一面交頭接耳的議論。一面對陳雅田表示一種鄙夷不屑的神氣。陳雅田不知不覺的火氣又冒了上來。以爲宋滿狡猾。假裝着謙虛樣子。也不顧自己無禮。接着向宋滿叱道。你這老狡猾。不要當着我。就裝出這彬彬有禮的樣子。你的棍。我知道是有名的。但是你不能仗着這點兒虛名。欺我的棍法不如你。我倒要拿棍。和你見個高低。誰贏了。算是誰強。陳雅田這們一遍。逼得宋滿實在不能再退讓了。祇得將手中棍。往地下一頓說道。陳雅田未免欺我過甚。你難道真以爲我老了。容易壓服下來。好得聲名嗎。好好。請拿棍過來罷。陳雅田還沒答話。旁邊想瞧熱鬧的團兵。已將自己手裏拿的木棍。遞給陳雅田。陳雅田的棍法。不過不甚高妙。然有了他那們好的拳脚工夫。也就不是尋常會棍的人。所能和他掣長較短的。陳雅田接棍在手。也不答話。起流水點殺進去。他不知道宋滿的棍。已超神入化了。才一踏進步。前手大指拇。就實打實

落的着了一下。打得破了皮。冒出血來。祇因年輕氣壯。又十分要強。忍住痛用直符送書逼過去。他不逼倒沒事。宋滿的棍顛。如蛇吐信。沒有一霎眼的工夫。前胸肘膝。連着了好幾下。好在宋滿沒有傷害他的心思。棍顛到處。祇輕輕的使他知道便罷。然陳雅田已是又羞又忿。賭氣將自己的棍一擡。一手就把宋滿的棍。也奪過來擡了。要和宋滿打拳。宋滿這就不敢了。慌忙避讓着。拱手說道。四相公要和我比拳。就是要我的老命。用不着動手動脚。祇須你

一下就够了。陳雅田滿臉怒氣。見宋滿這們說。竟不好意思。再逼過去動手。祇得恨恨的指着宋滿說道。老奸巨猾。我這一輩子。也不願意和你這種人見面。陳雅田一時氣頭上。雖是這們說。然心裏不由得不佩服宋滿的棍法。便是宋滿。也極佩服陳雅田的手快。自後常對人說。我的棍。稱雄五十年。和人較量的次數以千計。不曾遇見能敵響我棍一下的人。陳四相公居然能從我手中。將棍奪去。可見他手法之快了。於是二人從此都成了知己。

古香室諺語攷

章梅魂

不二價 韓康伯賣藥於成都市。三十年口不二價。(後漢書)

仰人鼻息 孤客窮軍。仰我鼻息。(後漢書)

同舟共濟 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後漢書)

四分五裂 此四分五裂之國也。(漢書)

天下無雙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究精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後漢書)

得隴望蜀 光武勅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後漢書)



愛情的酬報

鄭言女士

中華北京城中子虛胡同，有一家住戶姓成。戶主名癡如。他是一個背父生，並且離娘胎不滿三月，母親就染病死了。後來倚靠着寡嫂胡氏長大的。他從前曾經娶過一位夫人，笨得和豬一樣。除了睡覺，吃飯，生兒子之外，一無所長。長得五嶽朝天，一臉橫肉，不過皮色也還白淨就是了。在別人眼內看出來，他的夫人實在是一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蠢婦。但在癡如眼中看來，他的夫人却比月裏嫦娥還要體面些。因為這樣，她的一切缺點都遮掩過去了。真是愛之如靈魂，敬之如嚴師，常常跟前跟後，侍奉着她，自覺是多大的幸福呀！爲着她不知道做了多少

詩詞。有一回他做了一首最得意的詩，高興得了不得，飛也似的跑回家去，路上遇見許多朋友，他都粧做沒看見，不去睬人，好像有天大的急事，恐怕耽誤了時候似的。一進門，偏偏遇見嫂子立在房門口要和他說話，他只得勉強應酬了幾句，就趕快進裏房去了。他的夫人正躺在一張楊妃榻上，手中搖着大蒲扇。他笑嘻嘻的靠近她身傍坐下，一面握着她的手說道：「我今天又做了一首詩，真是纏綿極了。等我唸給你聽吧，我想你必定能懂。」

夫人張開睡眼答道：「甚麼絲與綿，這樣大熱天要他幹甚麼？我真不懂，你還說我會懂呢。」

癡如道：「我不是說絲綿。我說我做了一首詩。」說完了這句話，立刻搖着頭高吟不已。他夫人呆呆看了他兩眼，說道：「你又弄那玩意兒，我又不懂，何苦來呢。」他低聲道：「我講給你聽，好嗎？」

她道：「你愛講，你就講吧。」

癡如乃一字一句詳細替她講解。講到得意之處，不覺手舞足蹈。他那腦袋更是搖得不亦樂乎。正在起勁的時候，忽聽得一陣雷鳴，他扭過頭來一看，纔知道她已經入了黑甜鄉了。那雷聲正由她鼻中發出來的。他忍不住去驚醒她，又不肯埋沒了這首好詩，只得重新出門去找那些朋友評論去了。

有些沒見過他夫人的朋友，看了詩，都羨慕他得着這樣一位風雅夫人，真是有福氣。

那些常來往的朋友，知道底細的，看了詩以後，對於詩句雖贊賞不已，但心中回想到事實，總不免有些忍笑不住。

有一回，他在朋友家吃飯。同桌有一位青年朋友，因為剛和某女教員訂婚，很得意洋洋在那兒大發議論。昂着頭說道：「一個人假若和那些沒知識的女子結婚，還不如自己早點死了乾淨。」

他聽了這話，大不以為然。忙高聲說道：「你是娶媳婦，又不是拜老師，要那樣大的學問幹什麼？」朋友道：「女子沒有高深知識，一定除不了倚賴性，斷不會有經濟獨立。也不會有種種高尚思想和種種高尚愛情。談吐之間終脫不了俗氣。」

他更氣了，忙又道：「哈哈！你難道也想吃裙帶飯嗎？不然，爲什麼要盼望女子經濟獨立呢？勸你不要這樣沒出息吧！你看北京那些老媽子的當家的，誰瞧得他們上眼呀！」

朋友也生氣，答道：「西洋各國女子還有參政的呢！難道她的丈夫都是吃裙帶飯嗎？」他又冷笑道：「得罷！罷！罷！莫提參政了，假若女子也和我們一樣去做官去了，

家裏的小孩交給誰呢？」

朋友道：「自己既然沒有力量多帶小孩，難道就不能以少生幾個嗎？」

他道：「小孩是上帝給你的，上帝要多給你幾個，你怎麼辦呢？誰見人力可以勝過上帝？」朋友道：「你總是這樣，道理講不過我了，就拿出你天上的父來幫忙。」

兩人越辯越認真，臉也紅了，氣也急了，爭來爭去，無非是一個要表明他的未婚妻有才學，一個要替他的夫人遮醜。在座的朋友大家都明白他們的意思，都笑得前仰後合。內中有一位客，一匙羹湯剛進口，聽他們辯論得可笑，哺的一聲，把湯噴了別人一身，這纔把他們的話打斷了。

癡如像這樣糊糊塗塗過了五年。天天老覺得他太太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神仙，從來沒想到她有甚麼缺點。有一年他有要事到上海去，不到兩個月跑回來，他的太太已經得急病死了。他傷心得不得了。幸喜一則他

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不肯輕易和她一同去死。二則他還有一個白髮長嫂，和一雙小兒女放心不落，只得孤孤悽悽留着這口氣去做他未亡人應做的事。每天除了上部裏去辦事之外，一切熱鬧場中的事一概不與聞。

癡如那時候還只二十六歲，所以想同他做媒的人很多。每回有人來對他說起婚事，他也不說娶，也不說不娶，呆呆的不發一言。假若別人再往下說，他就對人傷心痛哭，人家被他哭得難受了，只好自己把話打開，以後誰也不敢提了。

像這樣又過了十年。有一天他忽然想開了，覺得她既然死了，我們的愛情就斷了，何必不再娶呢？於是他就各處告訴親友，他現在要討親。說起來也算巧極了，癡如這個念頭剛起了不到兩三天，新年中往親戚家拜年，就遇見一位女郎，年約二十三，一看上去，真和剛出水的蓮花一樣，婷婷嫋嫋，美麗無比，並且春風滿面，貌極溫良。癡如回家以後，彷彿如有所失，輾轉不能成寐。次日清晨

親戚來回拜。無意中談及昨天的女子，纔知是他的表妹。並且說，那位表妹很稱贊癡如。癡如遂直言求其作媒，親戚也高高興興應允了。約定下星期回信。

癡如好容易盼到了星期日。他從禮拜堂回來，正一人坐在書房悶悶不樂，忽聽得一陣敲門的聲音。他忙把窗簾扯開一看，只見車夫把大門一開，走進來一對布衣男女。他認得那個男子就是上回和他辯論的朋友，可是他們兩夫婦聽說現在也信宗教了。那個女子大概就是他的夫人。癡如忙請他們到書房裏坐。大家略談了幾句閒話，只聽那女子道：「我們兩人新近又辦了一種報，先生肯替我們做幾篇文章麼？」癡如見講到文章，非常高興，乃一口應允了。三人正談得情投意合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客人推門進來。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做媒的親戚。癡如忙問道：「表哥進行得怎樣了？」那人懶懶的答道：「這事成功是很容易的，不過我看你還是斟酌斟酌罷。」

癡如道：「幹甚麼？」

表哥道：「她的母親說，他們兩口子年紀都快半百了。膝下只有五個女兒，將來這個大女婿是要負一點家累」的。

那朋友插嘴道：「你們是說那位黃小姐麼？罷得罷得！她那母親喜歡賭錢住在我家隔壁，聽說現在欠了賭債很多。做她的女婿的人不說別的，專指還債一節，就不容易。我也盼望你斟酌斟酌。」

癡如低頭沉思了一會，忽大聲說道：「我成癡如不是愛惜金錢的人！只要力量做得到，朋友尚且相幫助，何況夫妻呢？只要她誠心誠意願和我結婚，不論什麼，我總可以犧牲的。」

表哥道：「可是你將來不要後悔啊！我這個媒人是預先申明不負責的！」

癡如道：「那自然！」

表哥道：「既是這樣，那我就照你的話去回答罷。何時訂婚，何時結婚，以後再說。」此時辦報館的兩夫婦知

道自己失言，很覺無味，遂告辭要走。同時表哥也說要走，癡如乃一同送他們三人出來。他此時心中真快樂呀！

後來不到兩個月的工夫，癡如就和黃小姐結婚了。因為黃家是舊式的人家，所以一切結婚禮節，全照舊式。癡如雖是教友，因為維持兩家感情起見，却不得不順從。

癡如已經有多年沒有和女子起過交涉了，新婚的時候，真和大熱天坐在樹蔭下吃「冰吉淋」一樣，真清快呀！真甜蜜呀！

滿月的那天，新郎從外面回來，看見新娘不高興，忙低聲問道：「你幹甚麼這樣悶悶不樂？有什麼爲難的事，儘可告訴我，我可以替你分憂。」

新娘道：「你的房子這樣小，我們家有那許多人，將來怎樣住得下呢？」

新郎道：「這有什麼要緊，明天我們一同出去看看房子，看了你合式的，就搬進去，好嗎？」新娘這才快樂了。

第二天正是禮拜天，新娘不許新郎去做禮拜，逼他

一同去看房子。新郎那敢不依，忙替新娘穿上外套，雙雙出門坐了一輛馬車，足足看了半天，新娘都不合意。後來在東城新開路，纔找着了一所大房子，共二十五間，電燈電話地板自來水一概俱全，言明每月房租八十元，新娘很滿意，遂決然租下了。新娘又嫌家中木器太舊，且不够用。又和癡如一同到外國木器店裏定做了一千塊錢的器具，約定後日送到新房子裏去當面付現錢。新郎那敢不從，連忙跑到銀行裏去，把十年來辛辛苦苦存下的四千元取了一半出來，交給新娘作一切開消。

搬家以後不到三天居然成了一個很富麗的大家庭了。不僅上頭人集合起來不少，連男女僕人合在一處坐起來也快有一桌多了。癡如本是部中一個主事，每月薪水不過一百五十元，現在每月開消三百元還不够。幸喜歷年有些儲蓄，所以不用發愁，家庭中感情維持得很好。

光陰易過，看看又快到端午了。癡如高高興興從稻

香村買了許多火腿糶子回來，預備去孝敬他的岳父岳母。剛剛進門，只見兩個「丘八」，惡狠狠的坐在廳堂裏。癡如因為手中拿了許多東西，不便說話，趕快往裏房走。只見新娘向裏床睡着，在那兒哭。癡如莫名其妙，忙問道：外面那兩個兵來幹什麼的？

新娘抽抽噎噎哭着說道：「這是我媽的兩個朋友，三年前我媽和他打過牌，欠了他們倆一千二百塊大洋。他現在不講理，一定逼着我要還，你說怎麼辦呢？」

癡如道：「你莫哭，等我去設法就是了。」癡如的話剛說完，只聽那軍人把手鎗對桌上一擲，大聲道：黃大嫂！快拿錢來！癡如怕新娘害怕，忙出來答道：請二位略等一等，一會兒我一定如數奉還。軍人對他看了一眼，答道：「請你快些罷！我們等得不耐煩了！」

癡如忽然忙忙跑到銀行，將所有存款一齊取出，立刻把這兩個武人打發走了。又將剩下的幾百元都交給新娘暫時收着，莫動用。

誰知等到年底的時候，新娘手中的錢已經一個也沒有了。以後每天入不敷出，全靠借貸度日。幸而癡如平日很廉潔正直，並且極愛幫助朋友，所以向人借貸不甚為難。此時家庭中感情尙能維持。

像這樣拉拉扯扯又過了三年。癡如對外人金錢上的信用完全失了。借錢的路差不多要沒有了。夫人的要求仍是每天不絕。時常因為要求失望，發生惡感。癡如為維持感情起見，只好希望升官發財，於是每天跑出去拍馬屁，鑽狗洞。各處奔走，忍够了恥辱，纔得着一個小小差事。癡如素來是很清高的人，不得已出去幹這些事體，心中自然是說不出的苦楚。但每月領了薪水回家，交給新夫人的時候，只要夫人對他笑了一笑，登時把平日一切苦楚完全丟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樣又過了一年。癡如的人格一天比一天墜落了。岳老太太舊債沒有還清，新債又堆聚如山了。新夫人仍是一天一天向他逼迫，他簡直無法對付，將要破產了。

有一天忽然妙想天開，覺得上海海關上的差事是一個肥缺。謀着了，一定可以發一筆大財。四處奔走，費去九牛五虎之力，居然被他弄成了。人家見他得了這樣的好差事，自然也肯把錢借給他了。他得意洋洋，一口氣出

二分五的利息，借了五千元，約定年底歸還。於是帶了一大羣人到上海，誰知上海各界都不表示歡迎，並且不許他接事。無可奈何，只得又回來，這樣一來一往，川資花了兩千多。後來幸虧接連又得了蘇州的差事，重新又帶了一大羣人赴蘇州。誰知接事以後，纔知道這差事是一個極苦的事。每月連開消還扯不轉來呢！看看快到年底，拿甚麼錢去還債呢？癡如這幾天真急得好像老了十年還不止。這位岳老太太因為要不着錢，心中不樂，逢時時挑撥女兒和女婿鬧。每天鬧得天翻地覆，癡如却老不開口。癡如的嫂嫂雖有可憐癡如的心，却那敢說一句話。惟有等到夜靜的時候，一人偷偷替他落幾點眼淚罷了。有一天癡如正在那裏愁眉不展，新夫人又來和他

尋事，說出種種不盡人情的話。癡如氣得面無人色。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岳老太太房中來了兩位打牌的客，少了一個脚，要女僕來請她，她纔走開了。

她走了以後，嫂嫂坐在隔壁房裏只聽得他一人在房中長吁短歎，自言自語道：「愛情的酬報，只有悲傷。」又停了一會兒，聽見上床睡覺的聲音，呻吟的聲音，好像得了大病似的。忽然又聽得一聲怪叫，嫂嫂大驚，忙叫王媽不應。嫂嫂忍不住，只得拿了拐杖自己走到癡如房中。只見癡如兩眼朝上，滿嘴白痰，已經不省人事。嫂嫂趕快把火爐上開水壺拿下來，倒了一碗水，用茶匙喂了他幾匙熱水，他纔慢慢回轉來。對着白髮嫂子道：「嫂嫂！你勸勸我的弟媳婦莫再和我鬧了吧！鬧起來，我真難受呀！說完這句話，又將眼往上一翻，從此永遠灌不醒了。」

岳老太太此時正打了一個青一色三番，大家笑得正高興。可憐嫂子年紀已老，聲音很小，雖然在此連哭帶叫，有誰來答應她！

滑稽畫

火警



二 老卜西趕
進門來。恰巧碰
開瓶機。將地上
的火打熄。小卜
西大喜。



一 小卜西捧
着一盤飲料。從
火爐旁邊經過。
見爐旁有火。不
禁大呼「失火
了。」



四 小卜西將
手上拿的球。先
擲在氈子中。省
得跳的時候不
方便。



三 老卜西想。
我不如教兒子
練習火警罷。便
在窗下。扯開一
張氈子。叫小卜
西跳下。



六 小卜西向
下一跳。正跳在
球上。雙脚一滑。
不上不下。正登
在老卜西的鼻
子上。



五 老卜西見
小卜西要跳不
跳。便鼓勵他說：
「不要怕，跳呀！」

野人記

碩士胡憲生譯



玉面猴

爲小人猿剃髮



小人猿飲食的狀態



野 人 記

(續前)

第十五章 怪人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卻說格萊頓遠遠聽見了槍聲，不由的替琴痕又急又怕。他猜這槍聲定是琴痕所發，不是爲了水手，定是爲了野獸。無論是人是獸，琴痕有難是無可疑的，心裏便非常的着急。那野人心里要想些什麼，格萊頓也無從知道，只是看他脚步比先前格外的緊，定是也已聽見了槍聲。便一步一步跌的緊緊跟在後面。跟了一會，格萊頓實是跟不上，那野人已是愈走愈遠。沒法，只得一路走一路喊。太山在前面聽得喊聲，迴頭一看，見那少年已落後不少路，便走回來指了自己的肩頭，做手勢叫格萊頓搭上去。格萊頓知道他意思，便雙手抱住了太山的頸，兩腳又住了腰，太山駝着他飛身上樹，在不高不低樹葉最疎的枝杈裏連攢帶跳，手脚並用，這一樹縱到那一樹，飛一般的向前走。格萊頓只聽得耳畔呼呼風響，眼睛都不敢張開。過了一分鐘，恐怖的心漸漸去了，便不禁羨慕起來。心想這野人究竟是人是怪，這副神力已是不可思議，又能於黑夜中同常人白

天裏走大道一般，在樹梢頭飛走，人也而兼鳥獸之能，真是奇人奇事。那時已月上東山，格萊頓在月色朦朧中低頭望下去，見自己身子高高的在百尺枝頭，不禁有些戰慄起來。幸而不多一會已到了樹林盡頭處。太山聽覺最靈，在樹頭上已聽得窸窣鑽窗聲，便飛一般從百尺枝頭直落下去，把格萊頓嚇得心裏突突的跳，以爲這一跌要粉身碎骨了，卻不道到地時身輕如落葉，一些兒震動沒有，暗暗佩服這野人本領真是神奇。落地後，格萊頓的手纔鬆了，太山便飛鳥似的撞到小屋邊去。格萊頓也飛步跟在後面，兩人到屋傍的時候，正見



太山背起格萊頓飛上樹

一隻巨獸已幾乎全身鑽進窗子，只留一條尾巴和一隻後爪在窗外，還沒進去。

那時琴痕已悠悠醒轉，見那惡獸已將全身進來，知道這回是不免的了，心想不如以一死

了之，免得生前吃他鋼牙的苦。便摸着槍對正了自己太陽穴，正要扳機自盡，忽見馬利還昏迷在地，便想道，馬利雖然不濟，卻自小伺候我，他的心是好的，難道任他受那獅子的踐踏麼，不如先打死他再自盡罷。只是他心裏那麼想，手裏卻兀是不忍下手。躊躇了一會，自責道，琴痕琴痕，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你怎麼這時還沒主見呢。你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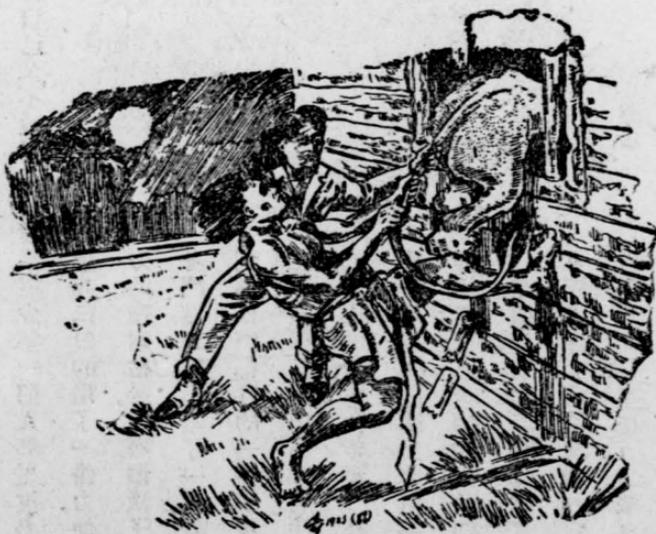
他於心不
忍，你讓他
活潑潑的
給獅子吃
下去，倒忍
麼。便很一
很心對正
了馬利的
太陽穴扳
機就放。忽
然間賽婆
一聲怪叫，
琴痕一驚，
手略略一

抬，那槍便放了個空。急忙舉起頭一看，怪事怪事，那獅子
非但沒有進來，竟像外面有東西拉他出去的樣子。再一



太山見獅在雷口便飛跳授教

看，窗外月光中明明站着兩個人。琴痕這一喜非同小可，
第二槍自然是不放了。



太山雷力扯住獅子

且說那兩個人繞到屋傍，太山便跳上去，拉住了婆婆的尾巴，一脚挺住了壁，雙手拼命的望外拉。格萊頓也上去幫着用力。兩人合力拖了一會，那獅身漸漸的到窗外來了。格萊頓起先是心慌意亂，不覺得怎樣。後來一想，這野

他們拖的時候，太山一面用力，一面唧唧喳喳和格萊頓講話。他的意思，是要格萊頓鬆了手，用他身上的毒箭刺。賽婆致命的地方刺進去。可恨這蠢漢不懂，只是一味的拖，自己又不敢鬆手，一鬆手這少年一個人那裏拉得住，

人真是一身都是膽，單身一個人，竟敢去拖那惡獸的尾巴，想把他拉出窗外，便是拉出來了又怎樣，難道赤手空拳能鬥那獅子嗎？他自己呢，情形又是不同。琴痕是他意中人，爲意中人而死，死了也值得，這野人卻是何苦來呢。繼而想到野人林中鬥獅那一番事，心裏又放寬了些。想道，或者他竟能赤手搏獅亦未可知，不要管他，且把這畜生拉離了琴痕再說，便格外用力的拖。



太山將獅拖出窗外

豈非白白的用了一番力，便竭力搜索枯腸，想尋個法子，單身鬥這怒獅。思索了一會，忽想到那日門都谷的一番事，現在急不暇擇，只好把那日的法子來試試再說。想着，手裏一緊，那獅子的肩頭已露出來。這一露卻便宜了格萊頓大大的開了一番眼界，看得舌頭伸出了再也縮不進去。列位試猜一猜，他看見的什麼，等在下筆的筆也好停一停。列位猜不到麼。那麼請

坐定了，聽我道來。

那獅肩剛出窗口，太山閃電也似的一鬆手騰身而上，把

兩隻鐵臂伸到賽婆的前腿底

下，彎上去，兩手打個結，勾住了

賽婆的頸背，着力往下扳。賽婆

覺得頭頸伸縮不自如，兩腿又

給拘住了，有力也沒施展處，不

由得又氣又怒，便一翻身用力

朝天跌下去，想酒脫那背上附

着的東面。太山何等機警，那裏

肯鬆手。賽婆見酒不脫他，便橫

跳一丈，豎跳八尺，就地滾來滾

去。好一個太山，隨着他上下的

滾，只是緊緊的勾住了不放了。

跳了一會，賽婆也力乏了。太山

乘這個機會，運起神力，兩臂和

鐵鏈一般，鏈住了賽婆的頸望下拘。賽婆先尙可支持，奈他頭頸究竟不是鋼鐵鑄的，支持了一會，實在受不住了，

頸力稍一鬆，劈竹般一聲，賽婆

的頭直彎下來，頸骨已給太山

拘折了。

賽婆死後，太山一腳踏住了他

的頸，挺着胸張着口，仰天大嘯

一聲。

格萊頓聽見琴痕在屋內戰聲

問道，西雪而……格先生，這這

這是什麼。格萊頓忙跑到門口

安慰他，說不妨事儘可開門。琴

痕開了門，兀是不敢出來，把格

萊頓拉進去悄聲問道，那究竟

是什麼叫聲，這樣怕人。格萊頓

道，這便是救你性命的那大漢



琴痕同格萊頓望見太山一瞬即杳

子，殺了那惡獸後的喊聲。等一等，我去拉他進來，你好謝他。可憐琴痕已是嚇得六神無主，那裏還敢一個人留在屋裏，便跟了格萊頓到門口去謝他。不道四面一望，那野人已是不知去向，格萊頓喊了幾聲，沒人答應，便拉着琴痕回到屋裏。琴痕想起那嘯聲，芳心還是突突的跳，不由得說道，我只是不信人的喉嚨裏會發這種又尖又響的可怕聲，我現在想着還怕。格萊頓笑道，不是人發的是什麼。那大漢若不是人，也是森林中的神靈。便把他自己經過的事一件件述給琴痕聽，說那野人怎樣兩次救他

性命，怎樣的力猛如虎，怎樣的疾如飛鳥。講完又說道，我真有些不明白。起先只道他是那太山，而他既不會講英文，又不懂我的話，那又明明不是太山了。琴痕道，不管他是誰，我們的性命全虧了他，我們既無從報答他，只有上祝蒼穹，保佑他在這野林裏一生一世不遇着險。格接口道，亞孟。孟字還沒出口。忽聽得身後有人自言自語道，我這顆頭還在頸子上嗎。兩人迴頭一看，見馬利正坐在地上摸頭摸頸呢。

(未完)



燭牌孚美老點

本行最上蠟燭融
度甚高冬夏皆宜
燃點長久光極明
亮每包六枝分九
兩十二兩二種均
白色

行孚美





空針

馮六

法國莫荔士勒伯朗著

第一章

蕊夢中宵驚寤。屏息靜聽。似有微響。發自樓下。聲詭而微。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微響亦易入聽。惟聲微。莫辨所自。至究發之院中。抑在邸垣以外。聲發旋寂。已而復作。蕊夢倚枕。揭衾引身漸起。緩步近窗。窗初虛掩。潛開焉。月光奪窗而入。清輝薄人。目爲之眩。窗外月明如晝。平蕪草淺。雲樹迷濛。微颺起林表。枝葉輕震。冷然寒氣襲衣衿。苑宇深沉。夜色如死。所居爲古寺觀遺址。名勝古蹟。類多衰圯。墟落荒涼。時復宵午。益感蕭索。俄又聞聲。聲較清晰。似發之樓下客室。室在樓左西廂。蕊夢素豪。惟以弱女子深宵聞異響。亦爲悚慄。亟攬寢衫加身。冥索燐寸。未及明燈。忽聞室

外有人。低喚小名曰。蕊夢。蕊夢聲微而顫。發自鄰室。室門未闔。聞之了了。蕊夢摸索而前。驟覺有人。疾前猛抱纖腰。喘息語曰。蕊夢……而耶。蕊夢應曰。紵霞。妹胡未寢。紵霞曰。頃爲犬吠震醒。顧醒後。久久不復聞吠聲。刻何時矣。蕊夢曰。殆近四鐘。紵霞曰。姊亦聞樓下客室。似有人行邪。蕊夢曰。人行何害。舅氏在彼。紵霞曰。老父臥內。緊鄰客室。中宵而有人行。不虞爲所乘邪。蕊夢曰。戴法當能爲助。紵霞曰。戴法寢處較遙。未必有聞。蕊夢不應。私念夤夜入室。決非佳士。苟有宵小。何以當之。高呼乞援。聲發驚賊。援者未至。己身無所逃賊。爲之奈何。維時紵霞行近窗闌。瞥有所睹。惶戰呼蕊夢曰。姊視之。近水池處。有人行也。蕊夢俯瞰。果見有人。經廢寺小禮堂前。沿牆急趨。脅下有所挾。相距

遙。但辨爲塊然巨裏。裏巨。時窘步履。挾者踉蹌以行。其行至迅。一霎及牆端小門。門殆虛掩。行者及門。頓杳蹤影。不聞門扉樞紐轉移聲。紆霞咕囁曰。其人自客室出也。蕊夢曰不然。苟出自客室。當緣梯廊。拾級下。出川堂。右趨何事。左行爲。豈其……言未及竟。似有所觸。倚窗下望。則見窗下露台之側。微光掩映。近第一層樓處。有短梯倚牆。更見一人。方攀援而下。亦挾巨裏。既下。疾馳。繼武前人。投小門而逝。以語紆霞。紆霞恐甚。踧地慄息曰。蕊夢奈何。曷高呼將伯助乎。蕊夢曰。夜深人靜。呼亦誰聞。舅氏聞警遽起。猝邁餘賊。奚復有幸。紆霞曰。雖然。此室有鈴。通僕役室。按鈴召僕。賊惡乎知。蕊夢恍然曰。甚矣僕惑。胡再不思。天相儂儂。僕輩當以時至。捫撫床前。得電鈴。力按弗釋。心殊惶恐。似樓下賊。洞其隱。知有按鈴乞援之舉。然者。屏息伏佇。默不敢動。窗外輕颺。亦似有憊。不敢一拂枝葉。俄聞樓下。忽焉。嗚震。若人指擊。若物崩坍。聲響詭奇。深人惶慄。已而一聲慘呼。若有人焉。飲刃而跽。蕊夢振衣急起。奪門而趨。紆

霞牽衣止之曰。姊何可去。遺僕孤處。蕊夢弗顧。絕裾逕行。紆霞強與。竭蹶以從。既出臥闥。過川堂。徑熟無待燈火。就梯級匆匆下。奔客室。及門驟止。駭卻不前。距門三數武。見一人。持手燈。立室中。聆二女奔下之聲。引燈左顧。二女闔中猝睹烈光。目爲眩纈。視官幾盲。其人熟視有間。見二女顏白失色。知莫能爲。安然拾地上落帽。戴頂上。更撫碎紙。俯拭鬪席痕漬。狀至豫暇。覷步而前。及露台。猶返顧。遙向二女脫帽爲禮。跨闌干。扶倚壁短梯而下。徜徉自去。紆霞目送賊行。不遑他顧。急進客室。闔旁門。於朦朧月色中。見二影橫陳地面。大驚。投一人側。跪地號曰。父。父。父。何苦。謝士弗伯爵呻吟曰。兒毋恐。父無恙也。戴法奈何。句殞乎。句刀。句刀。句駭殺人也。時有二僕聞警。持燭槩進。蕊夢借燭光。視地面又一人。見伯爵最所親信之書記戴法約翰氏。仰倒在地。面慘白。殞臥已死。蕊夢無言。返客室。取壁次武器架中一槍。趨近露臺一窗。默計賊下短梯。勢必移梯去露臺。免事主從而追捕。一轉移間。不無稍費時暑。

賊去未久。行當不遠。槍猶可及也。果見其人。向畫廊彼端疾馳。因拄槍於肩。瞄測以射。槍發。賊應聲蹣。一僕立伊後。權呼曰。賊蹣矣。請往執之。蕊夢曰。維克毋然。賊創謀免脫。必力疾起。趨下左趨。守牆端小門。勿任逸去。舍彼門。賊無自出也。趨行趣行。賊復起矣。維克去。蕊夢目擊蹣者支撐欲起。半起。旋仆。若不自勝。召又一僕曰。亞培。爾見賊乎。在畫廊彼端。穹門之左。亞培曰。見之。匍匐草積在院右隅。蕊夢曰。汝今守此。監視賊行動。毋令失蹤。亞培曰。賊無自逸也。平蕪草淺。右爲廣場。敗垣頽壁。上無覆蓋。匪處可藏身。出穹門。益鮮賊伏匿所。又將焉逃。蕊夢沉吟曰。右行無可通。左隅有維克守小門矣。言次。挾槍欲行。亞培曰。姑娘焉之。孤身何可前也。蕊夢晒曰。儂何憚者。槍腔有彈。賊抗則死。孤身何害。毅然逕去。既出中庭。亞培自露臺遙語之曰。賊蒲伏右行。出穹門矣。此間不復望見之。姑娘行宜慎也。蕊夢聆言。繞道出畫廊。過穹門彼端。兜截賊去路。俄亦不見。亞培目送蕊夢去後。靜立半晌。不聞動靜。頗慮蕊夢有

失。一而引眸。瞭望曠場。覘取消息。一面就露臺。揀取移去未遠之梯。迨梯既得。仍無聞見。亟下短梯。赴賊匍匐以出之處。及穹門。四望不見賊。距穹門二三十武。見蕊夢亞維克與語。亞培奔叩維克曰。賊何往。維克曰。不知所往。亞培曰。逸乎。維克曰。吾守小門。初不見賊。門鍵而鑰在吾囊中。又惡乎逸邪。亞培曰。然則賊安在。維克曰。終在宅內。隱匿一隅耳。搜之當可得。問答之頃。院東隅住有哇丁父子。爲槍聲驚起。匆匆自菜圃茅屋奔來。見三人。問所以。聞賊失踪。皆大驚。謂適自東隅來。廣場之上。不見有人。未嘗遘賊也。亞培怒曰。儈何能飛隱。不在廣場。必伏闌陬耳。窮搜可獲。蕊夢詔衆。分投搜尋。甚至亂草叢中。萬蘿蔓裏。一一檢查。遍而賊杳然。環畫廊一周。過廢寺小禮堂。堂築石爲砌。室往者僧侶。嘩經其中。封閉已久。門雖設而常關。嚴加局鑰。鎖鍵完好。窗牖玻璃。亦不見有撞碎進人痕迹。巡索再四。茫不見跡。僅於草坡賊受彈仆臥處。拾得汽車夫常戴便帽一頂而已。他無有也。天明六鐘。瀕河郛城 (Orville)

la-Riviere 警察聞訊奔至。盤詰一過。立將盜物。殺人。逸賊各節。造具報單。遣人飛投狄勃泊 (Dieppe) 警署。候至十鐘。宅前陂陀。有馬車二輛。絕塵馳至。首爲四輪高軒。警官。檢察長。偕一書記同乘。後爲雙輪輕車。坐二少年。蓋報館記者。從來刺取消息者也。來客先後下車。仰視寓宅。宅寓基於高埠之上。雄據土岡顛。初爲寺觀。釀蓓雷梅棲

後簡稱

樓樓 (Ambruney) 教徒。修鍊之所。法蘭西大革命

日。兵革相尋。僧侶雲散。遂成廢苑。謝士佛伯爵愛其地幽靜。出資購爲私產。產屬謝氏。垂二十年矣。闢廢寺一隅。以營宅第。第爲巨築。崇樓數級。上有鐘樓。昂然天外。東西廂屋翼然。若鵬鳥展翅。環第綠垣。高不可攀。樓中高處。可瞭聖瑪格麗村 (Saint Marguerite) 及法輪岩城 (Vangeville) 中間之海。青如一髮。宅外餘地。一仍舊觀。頽圯不修。蕪穢不治。留付訪古者。瞻賞憑弔。伯爵接人。以和溫。靄可親。松顏鶴髮。而神鏗鏗。軀幹偉岸。暮年喪偶。擁資極富。攜女紆霞。嘯傲林下。有書記戴法約翰。助之理家人

產業。近以女甥蕊夢。疊遭閔兇。雙失怙恃。孤苦無依。攜歸以爲紆霞閨侶。宅第居人非衆。交游亦寡。舍伯爵以時招三五鄉隣。入第茶話外。真可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諸客進宅。檢察長費磊爾。首詰村警巡長郭飛龍。郭舉所報告者以對。並謂逸賊仍未搜得。而出入宅第各門。一一派人株守。賊苟中宵未出者。決在廢寺之內。無由遁出也。費磊爾率衆踏勘樓下各部。循序漸昇。以入於客室。室蓋蕊夢紆霞宵來邂逅逸賊之所。在第一層樓。鋪陳備極華麗。而秩序井然。不似宵中曾擾於賊者。左右壁張錦圖多幅。佛喇吶名產也。爲製絕古。價值不貲。迎面一壁。懸古畫四幅。爲呂彝氏名筆。譯者按 Rubens 爲佛喇吶名畫師生於安非爾士 Anvers (1577-1640) 所繪神話故事 四幅。La Descente de croix, le crucifiement de saint Pierre, l'Adoration des Mages, la vie de Marie de Medois 歐西人士所賞珍。同趙壁裝嵌鏡架。亦近世所罕觀。謝士佛受自乃叔西班牙侯布達迪亞者。一一高挂無失。其他器用什物。亦無佚失。挪動痕迹。費磊爾四望曰。賊來志不在財賄。警官素寡言。而意見每與費磊爾相左。聆言微應曰。豈其然歟。費磊

爾曰。君不見古畫錦。均未攫取。苟圖財賄。寧舍奇珍。警官曰。或其未暇及此耳。費磊爾曰。行自知之。毋待辯也。醫生從伯爵偕進。伯爵泰然。無焦悚狀。溫顏向二官長問訊。並謝遠道惠臨盛意。旋關旁門。導衆過鄰室。室爲伯爵起居之所。此中秩序。迥殊外室。器用縱橫。兩椅碎折。一案欵傾半毀。更有掛鐘。碎裂在地。箋楮之屬。繽紛四隅。上多血漬。醫士俯揭蓋屍之毯。戴法遺軀。赫然衆目。屍仰翻在地。曲一肱。橫胸。似護痛創。御呢絨衣。視結領。茶履相衷。襪足。一周整。儼若日中治事之時。衣襟鈕釦。經醫士鬆解。刀痕在望。血縷斑斕。醫士惻然曰。一刀深入心房。遽遏生機。傷哉死者。費磊爾領首曰。兇刀得毋外室皮架上。與黃色帽同在者耶。伯爵曰。然。刀自此間拾得。殆賊胷中取自武器架上。操以逞兇。遺棄在地者。而帽。則役人攜自草積。逸賊所遺也。費磊爾檢察室內。略詰醫士數語。叩伯爵以宵來事。伯爵曰。初眠轉輒。未能貼席。漸倦入夢。正朦朧間。似有人行近我臥榻。展眸。則見戴法服御如彼周整。言次指

戴法之屍。又曰。以其人素勤治事。每每深夜始憩。不之異也。時手燭灺。立我榻前。倉黃語我曰。客室有賊。果聞室外。隱隱有步履聲。我潛起。披扉張視。而左門斗闢。躍進一人。猛揮拳撲我。我顛受擊。昏不知人。費磊爾曰。後此如何。伯爵曰。暈後百事莫省。迨我蘇醒。見戴法仰翻我身側。殞臥死已。費磊爾曰。意中有可疑之人乎。曰。無。有讎乎。曰。不知。戴法有讎乎。伯爵詫曰。戴法惡得而有仇。其人從我垂二十年。長日接人以和。與人無愆。世而有仇。和以愛人者乎。費磊爾曰。外有逸賊。內有死者。夫豈無故。伯爵曰。賊來圖盜竊耳。費磊爾曰。何盜器用珍玩。有所失歟。曰。無。曰。無。何以言賊來爲盜。伯爵曰。我雖無失。而賊必有所盜。以賊固挾物行也。費磊爾曰。所挾者何。伯爵曰。我不之知。我女及甥。則見二賊。先後各挾物去。費磊爾曰。二女所見。確耶。伯爵曰。見確。而事有可疑。朝來遍檢寓所。不見有失。二女則力言賊固挾物行。苟非伊儕夢囈。事甚駭人。二女在寓。可傳訊也。官命人召二女進。紆霰驚惶未定。訥口而艱於

言。蕊夢較英武。語辭流利。毅然毋怯。盡舉夜來所見所爲以對。費磊爾聆言既。曰。語詞愜乎。蕊夢曰。信而有徵。二賊先後挾物去也。費磊爾曰。第三賊何若。蕊夢曰。徒手而逸。費磊爾曰。其人何狀。蕊夢曰。彼時目受烈光。視覺爲盲。所見未真。後此但見背影。其人魁碩。莫逃儂目。費磊爾曰。謝女士所見同耶。賊固魁碩矣乎。紵霞曰。唯。已而又曰。殊不盡然。兒見其人中材。且似瘦弱。費磊爾莞爾微笑。以證人之言。各有異同。齟齬不合。數見弗鮮。因曰。據所陳言。可知二事。一則二賊先後各挾巨裹逸去。二則別有既魁碩而又瘦弱之賊。從客室逃出。然乎。言下夷然。似弗以詭辭。聽聞爲惑。費磊爾爲人。自謂深有城府。能得察言觀色之秘。善詞刺於無形。其時室中。多人聚聽。若二記者。若哇丁父子。若寓宅傭役。若御客遠來之車夫。環竚室內。尤不欲少洩衷隱於辭色。再詰蕊夢曰。子不言。嘗自露臺窗牖發槍中賊乎。賊創何由竟逸。蕊夢曰。賊中彈。仆畫廊左。荆棘叢邊。石碣之側。費磊爾曰。仆而復起乎。蕊夢曰。支撐欲起。

半起又伏。儂促維克下守小門。自往捕賊。而留亞培露臺之上瞭望。不虞賊竟逸去。官訊亞培。亞培以簡括之辭。述宵來事。費磊爾曰。以爾之言觀之。左隅有維克株守小門。爾又目擊賊蒲伏草磧。未嘗右遁。左右均未可。賊終在廢寺之內。信乎。亞培曰。奴子之意。賊決未出。潛伏闌陔。未經搜獲焉爾。費磊爾顧蕊夢曰。子意謂然邪。蕊夢曰。唯。維克應聲曰。即奴子亦持賊未逸去之說。警官嘻咄而起曰。寺基非廣博無垠。胡不再搜。以求賊蹤。費磊爾離席曰。是可爲也。吾人有幸。或能得賊。返身取度架之帽。翻閱商標。召巡長諭曰。立遣一人。赴荻鴉泊。訪梅格警帽商。詰此帽何時售出。售予繫誰。巡長既去。衆從警官檢察長窮搜廢寺之內。寺內袤延各百公尺。作四方形。寓宅偏左。餘地均屬廢寺遺址。亭閣軒廡。多半頽圯。右臨荒圃。織草如氈。草中縷縷有行人微徑。林木翳綠。不見穠花。視之令人無懼。草磧之右。爲廣場。破壁殘碑。瓦礫滿地。是爲壞寺遺址。儂若殘骨之留人間。以撩好古者悲懷。撫今思昔。愈深人憑

弔。衆於荒園草積上。勘有血漬兩灘。賊人宛轉蛇行之迹。一一可見。而迹印終止於畫廊之端。一度穹門。不復更見。穹門之外。松針繽紛。厚積如茵。而地質堅硬。不着些須跡印。創賊安適。無迹可尋。然傷者無翼。究何自而驟逃。蕊夢等三人視綫之外乎。官人率警士及寓宅傭役。嚴密搜檢。舉若屋隅。牆陰。林木深茂處。馴至欷傾覆。一翻視。視有無伏穴。可以藏賊。終無所獲。費磊爾過小禮堂。以碣室鎖鑰。哇丁掌之。令拔扃進衆。碣室之外。經幢神像。胥出名手。石工至俊。堂內樸素。無所有。但一礬石祭台。四壁坦坦。空無所有。匪可匿賊。矧扃鑄固。窗牖完好。賊亦莫由飛入也。出碣室。循徑赴左隅小門。門鑿石垣而設。雖設而常關。僅於好古者入弔廢寺時。一爲啓閉。門外叢木幽森。蔭可蔽天。下有曲徑。窄如羊腸。蜿蜒而出。林內外。亂石歷落。沙崩岩傾。荒涼萬狀。曲徑沙土。微露軌轍。似有皮輪經過。費磊爾俯身檢勘。蕊夢維克睹此。斗憶侵曉彷彿會聞汽車蓬勃行動聲。費磊爾嗒然曰。傷賊從餘薰車行矣。維克曰。

惡可。奴子守斯門鍵。扃鑄固。賊來亦難飛越。况蕊夢姑娘逐賊草積。亞塔目擊傷者蛇行右向。未左來邪。費磊爾曰。賊苟未出。而今安在。逼索無蹤影。非出而何。維克等同聲曰。賊在內不在外也。費磊爾無言。聳肩自去。鬱鬱還內室。念案情奇詭。盜物而不知所失。傷仆而不能起之賊。乃飛行絕踪於一霎間。不亦怪耶。午中。伯爵命治飯。飯官中人。並二記者。飯時主賓成默。寥寂寡歡。飯罷。費磊爾返客室。繼續檢鞫。已而馬蹶得得。聲澈空庭。赴荻鴉泊警士還報命。汗污被面。費磊爾曰。見帽商乎。曰見之。謂帽蓋售之馬車夫。費磊爾異焉。曰。馬車夫何爲購汽車夫之帽。對曰。其人詣店語帽商。謂受人之託。驅車來買。適店中汽車夫帽僅餘此一頂。因售予焉。故憶之殊了了。帽商且言。車夫形至匆迫。授費便行。不暇索餘錢也。費磊爾曰。馬車何式。曰高車四輪。費磊爾曰。售以何日。對曰。今晨。費磊爾曰。果今晨邪。語誕非慙。對曰。帽商自言今晨所售。費磊爾曰。誤甚矣。試思此帽。宅人拂曉。得之草積。賊以昨宵詣廢寺者。帽

豈今晨所能售。今晨所售。信此帽乎。對曰。賣帽者言。此帽實今晨所售出。衆聆言。皆大驚。以爲事殊詭奇。而有趣。費磊爾蹙額無言。沉吟有間。忽拍案曰。趣傳御吾詣梅棲之車夫面我。巡長應聲。率一警士匆匆赴廐。已而獨還。費磊爾呼之曰。來乎。對曰。頃猶在廐。費磊爾怒曰。今胡弗來。何云頃者。對曰。頃猶在廐。今則行矣。曰。安適。驅車去邪。曰。否。託詞訪友。借圍人自行車。言去郢城。遺有圓頂寬簷之冠。及輿人短轆各一。費磊爾曰。置冠而禿頂。冒日行。得毋顛。對曰。別出便帽於衣袋。戴之去。費磊爾訝曰。便帽乎。句何式。對曰。黃色便帽。費磊爾叱曰。惡。有是黃帽在此。對曰。據言所戴。蓋如此相類者。警官嘆曰。我悟矣。帽蓋有二。一真一贗。以假易真。真贗戴賊頂去矣。留下贗鼎。蓋民間取之梅格烈者。行奇而智黠。有膽包身。乃敢大庭廣衆。愚我輩。費磊爾怒呼曰。巡長。句立以二士。飛騎逐賊。警官曰。去亦遠矣。追復何及。費磊爾曰。上天入地。追之勿舍。警官檢馬夫遺物。喟然曰。祝追者之能得賊也。吾曹且疑神

智。研求寺內。試讀此紙。紙吾得之短轆袋中。費磊爾矍然曰。何轆。警官曰。馬車夫所遺也。費磊爾受紙。捲展讀。紙上有文。鉛筆所書。文至草草曰。

主翁而死。傷之之女子決無幸。

語聞於衆。咸爲駭愕。警官曰。強人狼抗無上。乃敢面吾人而爲警告。費磊爾慰衆曰。伯爵毋驚。悚於賊言。姑娘亦真以爲意。謫言懲聽。好人常技。無足常意也。官中既受理此案。允予維持治安。賊何自逞。貴記者可暫毋以此節刊之報端。二君之得參預斯案。我與有力。當能諾我此請。言已。忽有所觸。前席面記者一人曰。貴報何社。對曰。路昂日報社。可有證章。曰有。卽出證章以示。費磊爾驗閱無訛。還與之。別叩他一少年曰。敢問貴報。少年曰。公我詰邪。曰。然。識大報何名。少年曰。報載吾文者。其名至夥。若句費磊爾不待其言之畢。曰。請示我以證章。對曰。無之。費磊爾訝曰。惡得無有。對曰。證章之發。限於社員。公所知也。曰。知之。曰。我非社員。但任投稿。一稿取舍之權。尙且操之主筆。何由

給我以證章。曰：爾何名？有文證乎？對曰：吾名莫益公事。至於文證，愧無有也。費磊爾怫然曰：乃無文證，明爾所執業乎？曰：我無職業。費磊爾大怒曰：無業之人，何事來此窺探？官人秘密，對曰：公毋怒，方我之入，無或我阻，初不省其不應入也。而檢察人證，聚聽者衆，非獨一我，更有攔帽之賊同在。案屬公開，無所謂秘密。何言窺探？少年語際，詞氣豐沛，而言和婉得體，執禮恭謹，室衆爭睇其人，其人修癯，似魁碩而實瘦弱，豐儀秀美，鬢輔暈輕紅，艷如少女，額廣類博，卷髮整潔，服式入時，鬚髮有鬚，鬚髭歷亂，欠修整，不稱其人，能至安詳，從容應對，無些許踏踉惶恐，隱露眉宇。費磊爾熟視良久，未能釋然，辭色愈形嚴厲，警卒知旨，便有二人引身夾少年左右而立，少年嬉笑曰：檢察長似有疑於我也。我果賊黨，從攔帽車夫行久已，何事滯留？爲公見疑。費磊爾漫應曰：爾留，容有所冀。少年曰：何冀可有？案經官人受理，允予維持治安，賊何由逞？公有前言，又復何冀？費磊爾怒叱曰：奚喋喋費辭爲汝？誰氏者？少年曰：伊西多

爾，姓波德雷。下開稱曰：何業？對曰：學生，現肄業沙利尙誠

學院文科。費磊爾撫案曰：爾一學生，何所對懲刑？曰：何敢

誑語。我校在水龍街。Ru ede la Pompe 門牌第句費

磊爾不待其言之畢，怒瞋曰：胡遽相戲，侮我甚已。伊德正

襟肅然曰：何敢戲也。公不我信，事乃大奇，豈以我貌鬚髮

不類負笈者流，若然，當有以祛公惑。我鬚非真，去之可也。

言下，引手擗擗輔頰鬚，紛紛盡脫，儼然白面書生也。貌

益秀美，復憨笑曰：公今信我乎？設再不信，猶有證左。白衣

袋出郵函，指書面示費磊爾曰：試讀書面文，文載吾住址

甚詳。曰：沙利尙誠學院學生伊某收閱。上有郵局戳記。阿

翁手諭也。斯其足以證明我乎？費磊爾受函，漫不措意。但

曰：胡爲乎來此。伊德曰：來此見費。費磊爾晒曰：文科乃有

此課程邪。伊德曰：四月二十三日爲白葛節，學院咸放春

假多日，公所知也。費磊爾曰：知之。伊德曰：假日多暇，無所

事事，浪迹抵此，藉廣聞見。費磊爾曰：而父何居？曰：距此極

遙，在沙佛雅。我爲蒙塞之游，蓋父所詔。曰：詔爾以敵服矯

妝欺世邪。曰否。化妝之意。肇自我衷。在校之日。每聆人談偵探案。輒用神往。變服微行。詞刺秘密之事。尤其廣載說部。閱之心傾。因乘春假多暇。化妝易容。遠走。藉求異遇。且戴鬚而行。人以老成目我。不亦妙邪。蒞斯經已數日。昨日之夕。遣此君於路昂日報社。承以巴黎大報社記者見款。晨間聞梅棲有事。邀與偕來。藉以見習。語時狀至誠懇。若爛漫天眞。弗省世間有所謂機詐。故能出語不爲虛苟。費磊爾雖故爲莊嚴。際此顏色亦較溫霽。笑詰曰。此行樂乎。伊德曰。耳目一新。云胡不樂。要以廢寺所知。尤恢奇動我心曲。費磊爾曰。亦駭奇於案事之詭異否。伊德曰。不盡詭異也。似隱隱中。般般各有綫索相維繫。細爲尋味。一一有可明之因。費磊爾變色曰。少年以明因爲言。於事庸有所得乎。伊德謙謝曰。安敢言得。但覺有可尋繹之點。待推敲耳。費磊爾曰。見此已大不易。矢誠相告。下官虛長於若。乃漠然無一得。伊德曰。公未深思焉爾。凡事。思則得之。不待思而自明之事。殊寡。費磊爾曰。若意本案固不待思而能

自明者邪。伊德曰。歷歷如繪。公不謂然邪。報單讞讀所載。不盡萬一也。費磊爾曰。聆言深人駭詫。若言有知。知宵來何失。伊德傲然曰。是何難知。費磊爾疑其妄。故爲奚落曰。少年敏慧。深我驚佩。宵來何失。事主所不知。少年事外人。乃能知之。所失究視而不見之翁仲乎。縹緲玄虛之樓閣乎。然則戕戴法之兇爲誰某。諒亦少年所知乎。伊德毅然曰。唯。語發。聞者駭愕。警官及路昂記者。前席而聽。伯爵與二女。咸注目不瞬。以睇少年。費磊爾莊容曰。若知兇手誰某。曰知之。知所在歟。曰然。費磊爾揆掌自慶曰。下官幸哉。得捕亡人。爾少年。其詔我以迹賊之方。伊德曰。立往逮捕。匪所不可。苟公不以爲忤者。願罄陳我言。而後逮賊。尙未爲晚。何事亟亟爲。費磊爾作色曰。惡可。惡可。繫賊宜先。於時。蕊夢注目伊德。熟視已久。忽前席聲請曰。檢察官。費磊爾顧而應曰。子何言。蕊夢疑睇。眄伊德久久。始揚聲曰。請官詰少年。昨午四鐘。何事徘徊宅外小徑前。片語突如其來。恍若晴天霹靂。伊德愀然作色曰。女士謂吾耶。蕊夢諦

視伊德有問曰。昨午四鐘。散步宅外林蔭下。瞥睹有人躡
闕小徑前。軀幹如此君。服式如此君。唇頰鬚髮。亦如此君。
頃者。其人見儂。飄然而逝。跡近避却。伊德曰。女士確見其
人信吾耶。茲夢曰。苟其非是。則形容過於肖似。亦足駭人。
費磊爾恻然懷遠。以摺帽之賊。頃已失之交臂。苟再爲少
年所愚弄。益足深人鄙笑。蘊怒而目伊德曰。若復何辯。伊
德曰。女士誤耳。昨日彼時。我游勿壘。Vaules 焉能分身
及是。費磊爾曰。空言何足爲信。巡長立以一人。監視此少
年。伊德怒曰。長此監視乎。曰。以爾言得有證左爲期。伊德
泫然曰。願公祕此勿宣。速爲平反。費磊爾以所言至爲奇
特。錯愕曰。何也。對曰。無他。父老矣。舐犢情深。不宜以無妄
之辜。上感慈抱。費磊爾縱冷酷。亦爲言動。曰。早則今夕。遲
亦明晨。事當可明。檢察及此。略告一結束。衆散。費磊爾獨
臨廢寺之基。細爲踏勘。令巡士駐守。勿容一人。闖入箇中
一步。暮色蒼茫。廢然還就客室。室前聚集各地新聞記者
多人。爭詰所以。費磊爾以簡要之辭語衆。且曰。以事境言。

賊無自出。決在宅垣以內。似索之可得者。惟再四搜尋。蹤
跡闕然。是賊趁人不備。閃出廢寺。行當求之於外耳。旋偕
巡長。巡閱宅內外一週。授以機宜。令小心防範。入夕燈明。
自偕警官及書記返荻鴉泊。宅中謝士佛臥內。已奉令局
閉。戴法遣體。遷置他室。雇二村媪守視。輔以蕊夢紆霞。伊
德則軟禁於樓下一室。村警一人守之。廢寺之基。畫廊之
前。巡長率領警士多人。偕哇丁父子。宅邸傭役十數衆。更
番巡邏。子初十一鐘。一無動靜。衆志漸懈。又十數分鐘。斗
聞槍響。破空而出。巡長亟整隊。令曰。富西岩。李家侶。汝二
人守此。勿怠。餘衆從我捕賊。匆勿率衆。逕向槍聲處。逃
賊。果見一黑影。向左隅飛遁。羣衆奮勇爭先。已而又聞廢
圃哇嗒前。槍聲再發。迫衆趨及哇前。瞥見哇丁所居茅舍
右壁。濃煙縷起。火簇四冒。烈光紛出。輝耀霄漢。舍旁倉廩。
受火燎毀。巡長振臂狂呼曰。賊縱火矣。逮之宜亟。於是火
勢延蔓。浸漸及於宅第。伯爵立懸巨賞。詔衆滅火。衆以賞
勸。爭先救火。無暇追賊。火滅已夜午兩句餘鐘。賊去已遠。

巡長自慰慰衆曰。賊雖遠去。而中庭必有印迹可尋。天明檢勘。賊可得也。伯爵啞啞曰。無端縱火。燎我宅第。意果何在。巡長曰。惡得無故。容歸室爲公陳之。羣衆還及畫廊。四望不見留守者。巡長高呼富李二人之名。不聞應答。咸爲訝異。分投尋覓。久久得之小門進口之處。銜帛纏繳。囚繫如猪。目轆以布。視不能見。口不能言。警士急爲解縛。巡長悄然顧伯爵曰。吾人受賊愚弄。乃不自知。伯爵曰。何所見而云然。巡長曰。鳴槍縱火。胥賊計也。蓋故誘吾人。遠去畫廊。乘間繫留守者。以逞所欲。伯爵曰。所欲者何。巡長曰。挾傷賊遁爾。伯爵矍然曰。爾言信耶。巡長曰。卽今思之。事殊了了。憾吾愚昧。知之已晚。復頓足曰。雖然。賊何由入。又何自出。傷者畢竟藏身何所。廢寺四隅。窮搜殆遍。茫不見影。



匪有地穴。可隱伏也。况賊既創。何能起伏自如。而黨羽何知。倏入而飛挾以出。豈世間真有幽靈鬼怪之事歟。然事之奇。尤有出巡長意表者。及天將明。或過軟禁伊德之室。門闔而人杳。但餘村警。倚壁酣睡。呼之不醒。身旁杌凳。置有玻璃水盞二具。一殘之底。猶隱隱見白色粉濺存焉。細爲檢察。知伊德竟間。入麻醉藥於村警盞中。守者飲之。醉不能醒。伊德得以從容破窗逸去。室中僅此一窗。窗距地約二公尺有半。非梯莫由攀及。適醉者坐處。恰當窗下。倚壁垂頭。僵坐而睡。伊德遂以其人腿膝肩膊爲梯階。攀猿上窗牖。破玻璃。超越而逸。事之恢奇可笑。涉想非非。殆無過於此者矣。

未完



海底照相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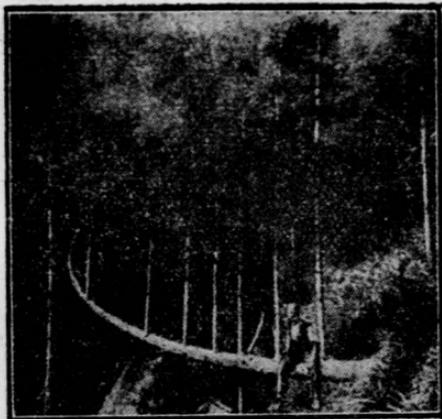
海底差不多另是一個世界。其中的奇形怪狀。多半是我們沒有看見過的。近來美國



一種照相機。能攝取海底各種狀況。這種照相機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構造。不過另有一副發光器。發出極強烈的光。能照見各種物體。極其清晰。

機聲傳

樹奇



小說世界 世界瞭望塔

世界的奇樹
 很多。但這圖
 上的一種尤
 其奇怪。這棵
 樹長在美加
 尼發利亞省。
 一條樹根長
 出十幾棵樹
 每棵樹都成
 一種完全成
 狀態。約有四
 十餘呎高。加
 省的人。負有
 公同保護這
 樹的責任云。
 科學發達的
 美國。對於傳
 聲機自然算
 不了什麼。不
 過圖上的一
 種很精小。重
 聽的人。得了
 道副小機器。
 不啻重生。一
 副耳膜。這傳
 聲機是裝置
 在手杖上面。
 在耳旁的人。
 要備置一副
 以手帶着。可
 以直接受聲。
 音極其方便。



美國總統的運動

二

美國總統最愛運動。公餘之暇。即到友人處。散步。打球。或到哈爾斯頓。最喜玩味。和習。玩和習。目的。了。種。了。運。了。個。對。俱。個。微。云。



劇喜
結婚後第三星期日 一幕

卓 呆

登場人物

某公司事務員

杜石泉

其新妻

素 珠

石泉之友人甲

乙

素珠之友人 A

B

素珠母

送報人

台上係杜石泉家縱剖的側面。

側耳聽着。

台的正中，分爲二小室。左爲客

素珠嬌滴滴聲音。在廚下答應。

堂。右爲房間。房間的右面露出

素珠 我在此。你可以起來了。朝飯

廚房的一部。客堂的左面有一

也弄好咧。

小庭。庭外一門。門外即街路。

石泉 什麼。朝飯都弄好了。你怎麼

暖日正射在客堂的窗上。是一

起來得如此早啊。今天是星期日。

個很暖和的朝晨。杜石泉躺在

我與你結婚後第三個星期日啊。

床上。睜開眼來。坐起半身。

大可以睡到正午。

石泉 呀。那裏去了。素珠。素珠。

素珠笑着從廚下出來。一手在

那白色的團身上揩着。

素珠 哈哈。這樣的睡着。不怕鄉隣

人家當做笑話談麼。

石泉 被他們當笑話談。也是妬忌

我們的幸福啊。方纔你何不叫了

我一起起床。我還可以幫你淘淘

米咧。

素珠 多謝你。但是廚下的事。是主

婦的責任啊。

石泉 然而我爲了我這可愛的素

珠。單單星期日這一天。總要幫助

幫助了。

素珠 你這麼的體諒我。我真歡喜。

石泉 還有什麼要緊。夫婦本來應

當一心一意的。待我起來打掃罷。

起床。

素珠要過來鋪床。石泉止住伊。

石泉 這裏由我來弄好了。你去做

廚房裏的事罷。

石泉強把夫人推到廚下去。自

己先鋪了床。然後拿了掃帚來

打掃各處。

素珠的朋友A B二少女上。

A 姊姊。我們這麼去探訪新婚的

朋友。我確信可以在無意識中得

到些什麼的。

B 是啊。否則我們何必一定要過

來呢。

A 在新婚的時候。大概還看得到

一種對待丈夫的方法罷。

B 哈哈。你怎麼老着臉說出這種

話來。我是聽了此話。臉上都紅了。

A 呀。什麼。我一說對待丈夫的方

法。你臉上就會紅起來。怎麼平日

男朋友用那甜如蜜的話只管向

你說。你一些也不紅呢。

B 你好利嘴。

A 我們女人。是將來要與男子並

肩而行的。決不可被男子的愛情

所迷。所以我們有鄭重研究新婚

者家庭的必要。如此在我們將來

結婚。便很可以參考了。否則那裏

能夠先築了基礎。使家庭圓滿夫

婦和陸呢。

B 到了。這裏就是素珠的家啊。你

看。門上不是寫着杜寓麼。

A 呀。那是我方纔說的話。不要被

裏頭聽得了。(張張門內)你看。這

像是伊那丈夫啊。在那裏掃地。

B 一定他們二人很要好。叫我不羨慕。

A 真是理想的家庭了。

二人一壁張着。一壁密語。

石泉掃完了。就從庭中走到裏

頭。素珠也從廚下出來。

素珠 你辛苦了。快去洗臉罷。我已

把臉水預備着咧。

石泉 是啊。洗好了臉。二人相對着

吃朝飯。豈不有趣。你到天井裏去

看看。掃得很乾淨了。

往廚下去洗臉。

素珠到庭中。再開門看看。

素珠 呀。原來是二位姊姊。

A 久違了。

B 居然你成了一位少奶奶咧。

素珠 你們不要笑我。快些請進來罷。好極了。好極了。

領二人入內。

石泉從廚下出來。

石泉 什麼人來了。

一看見二人。

石泉 原來是素珠的朋友。請坐請

坐。

先移了椅子。再措措乾淨桌上。

很忙的又到廚下去了。

A 指着石泉背後。低聲的說。

A 他性情很好麼。

B 呀。你怎麼一點不客氣的問着。

不怕人家生氣麼。

A 但是正常的批評。在素珠姊姊

也很有益處啊。照我看來。確是一位模範的丈夫。

石泉正端着茶出來。輕輕咳嗽

一聲。

素珠瞧了他一眼。笑着說。

素珠 你別躲在旁邊竊聽。那不像

紳士了。

石泉 並非竊聽。無論何人。聽人家

批評自己。只要很適當。總歡喜的。

茶來了。二位請用。今天是星期日。

本愁着太寂寞。恰巧二位光降。大

可以暢談了。笑話笑話。那裏會討

厭呢。呀。外面什麼人來了。不打緊。

素珠。我去看。你陪着客人罷。

石泉走到門口。原來來了兩位

朋友甲乙。

石泉 嘎。二位來了。請進來啊。

甲 進來做什麼。我在門口叫了幾

百聲。裏頭也沒有人答應啊。

乙 我們今天。打算到你府上來鬧

這麼一天。祝頌你們新婚的幸福
的。

石泉 多謝多謝。快些進來罷。現在

恰巧我內人有兩位朋友在裏頭。

此刻我也有了朋友到來。自然對

於新妻。不致丟臉了。裏頭坐罷。

二人相視而笑。

素珠聽得外面有男客聲。便將

二女友領到房裏去坐了。

甲乙二人便到客堂中。

甲 你看。石泉兄真是天生成的黠
騙啊。他與這麼一位年輕貌美的

新夫人。嘗這新家庭之樂味。我眼

紅極咧。

乙 是啊。我最好立刻見見這位新

夫人。據人家說。石泉兄雖是新婚

未久。已經有了怕老婆的名氣了。

石泉 什麼。怕老婆。那裏有這種事。

誰說的。我一定要問一個明白咧。

甲乙二人互相看看。曉得他要

中計了。

甲 這有什麼要緊。怕老婆。本來是

家庭圓滿的代名詞啊。再好也沒

有了。

乙 是啊。美貌的佳人。自然應當萬

事使伊稱心稱意。做丈夫的回到

家中來。替夫人炊飯洗衣。幫助一

切。這便是丈夫之愛啊。

石泉還不曉得他們的意思。

石泉 什麼話。堂堂男子。可以被婦

人管束着麼。那真成了沒志氣的

人咧。你們錯了。

看看裏頭。

石泉 茶還沒拏出來麼。喂。素珠。

石泉生氣了。叫喊得很響。

素珠一聲答應。很慌張的出來。

見了客人。忙鞠躬行禮。

石泉 素珠。你怎麼一點規矩都不

懂。客人來了。茶也不拏出來。

甲倒有些覺得對伊不起。

甲 我們並不要喝茶啊。

石泉憤怒。

石泉 豈有此理。你什麼爭呆呆的

不動。

素珠見丈夫這麼盛怒，也不敢做聲。臉上哭出來似的往廚下去取茶具了。

外面送報人來咧。

送報人 有人麼。那新出的國民日報。送閱三天。今天第四天了。要不要天天送一份來。前三天是我每天送來的啊。

素珠慌慌張張從廚下出來。

了那人的話。便問丈夫。

素珠 怎麼回答他呢。

石泉 一樣樣都要來問我的麼。

素珠 那麼就看了了一份罷。

石泉 不用。你真不懂事。喂。送報的。

我們不要。這三天是你自己送來的。難道要取錢麼。

送報人冷笑一聲。就此去了。

石泉見了。更怒。

石泉 可惡的東西。

素珠戰戰兢兢。

素珠 你別這麼生氣啊。

石泉 不用你開口。

素珠不敢做聲了。連甲乙二友

也見他如此大怒。一時難以啓

口。

石泉 遇到了這種事情。還要叫人

別生氣麼。我被人侮辱着。那裏可

以不問。你做了一家的主婦。不曉

得用不着看兩種報紙麼。

友人見了新夫人要哭出來。到

底忍不住咧。

甲 好了好了。何必如此埋怨嫂夫

人呢。

石泉 不然。我不能不說。素珠。你在

家裏的時候。你母親叫你些什麼。

你在學校中爲什麼要學家政學。

你的學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活用。

石泉的怒氣愈加猛烈。這低氣

壓不知什麼時候可以通過咧。

裏頭A B二人很沒趣的出來。

拉拉素珠的衣角。

A 我們下一次再來暢談罷。

素珠 實在對不起得很。

送二人出去。

二人到了門外。B故意很響的

說。

B 一個人到底外表面看不出的

啊。

二人去了。

甲 我們也要失陪了。

甲與乙立起來。

石泉 再寬坐一下啊。

乙 我們還要到別處去咧。

二人到了門前。

甲 這靈藥太有效驗了。再坐下去。

也不見得會留我吃飯了。哈哈。

二人下。

石泉 我也一同去。你們慢走。

跟出去。

素珠一個人伏在桌上大哭。

素珠的母親。由廚下出來。

母 素珠。我一切都聽得明明白白了。

母親的聲音顫着。眼角中有眼

淚。

素珠 呀。母親。什麼時候來的。從後

門來的麼。我真苦啊。母親。你把我

離了婚罷。

素珠一見母親。哭得更苦。

母 離婚麼。也難怪你要這麼說。無

論是丈夫。在沒有人的時候說說。

那還可以。什麼當着許多客人。不

留人面子的亂罵。叫你那裏忍得

住呢。我倒以為杜石泉是一個很

利順的人。他把你寶貝似的愛着。

原來不過在我們面前裝腔做勢

罷了。我到了今朝。方始把他的性

質看出來咧。不論什麼人。在新婚

的當時。總是如膠如漆的。他現在

既經就這麼樣了。將來也沒有什

麼希望咧。或者當真依了你離婚

的好啊。

母親正在那裏可惜女兒。石泉

已悄悄的回來了。

石泉 嗚。母親來了。什麼時候來的。

方纔的怒氣早已消滅。現在是

很平和的口氣了。

母 我正在此時候你回來。

母親也是那種不快的顏色。

石泉 有什麼要緊的事麼。

有些看得出岳母的顏色不對

了。

母 並非別的事。我打算把素珠今

天就與你離婚了。

石泉 (大驚) 哎。離婚。這是什麼

緣故。新結婚還只有三星期咧。怎

麼忽然要離婚呢。

母 只有三星期。爲什麼做出這種事來。

石泉 噢。什麼事呢。(很窘) 噢。你老人家已經知道了麼。

母 我親眼看着。我因爲今天是星期日。你們一定可以和和陸睦兩個人過這麼一天。我特地趕來看這和陸氣象的。那知我從後門進來。走到廚下。正聽得你那種威風啊。

石泉 哎喲。

母 其實我想你也何必如此大怒呢。用不着啊。這是第一層。第二層是當着客人面前。任意訓斥。便是你對素珠沒有同情心。沒有愛情。

第三層。你從前求婚的時候。向我

怎麼說的。不是說無論怎樣。我總

永遠愛伊的麼。現在把當初的話

既經忘掉。也只有離婚咧。

石泉 (很慌張) 且慢且慢。素珠。你快些勸勸母親啊。

素珠 但是我……

石泉 (呼吸也急了) 呀。你也贊成

麼。你也希望離婚麼……素珠。夫

婦必須一心一意。你竟不明白我

的心麼。我那裏願意生氣。不過外

面的人見我有了這麼一個如花

如玉的新夫人。他們非常的羨慕

妬忌着。說我什麼怕老婆了。因此

我就拏出一點兒丈夫的威風來。

其實並非真心。若是要離婚。那我

豈不可憐呢。

母 這念頭你就錯了。你若很和氣

的對伊說。難道有人會笑的麼。女

人見男子很和氣。自然萬事從順

了。你不管人家體面。只是濫罵。恐

怕連你自己也要被人家看不起

了。

石泉 是啊。我却是明白這道理的。

怎奈今天要擺擺丈夫的架子。所

以弄得如此。實在不應該。從此以

後。決不會再有這種事了。今天且

恕我一次罷。素珠。你也別哭咧。

素珠被他一說。居然轉憂成喜。

素珠 你這麼一來。我倒難了。

母 (向素珠) 還太早啊。(又向石

泉) 那麼要好好待伊纔是。否則

我立刻就帶着走的。

石泉 是了。母親恕我……那麼我

們和好如初。現在三個人一同出去。到什麼地方玩玩罷。

忽然臉色很快活。

素珠更高興。

素珠 我想到新世界去。母親你怎樣。

母 我家裏還有事咧。你們二人去罷。石泉。千萬別再鬧了。

母親也笑嘻嘻的回去咧。

石泉 素珠。我真對你不起。我一聽

得離婚。連血液循環也停了。哈哈。

我們預備起來罷。衣服你穿那一件。我來替你去拏出來。

素珠 衣服我自己去拏。你替我把皮鞋拏出來。刷刷乾淨罷。

石泉 皮鞋壓。來了。即忙拏出皮鞋來刷。

素珠 我的裙。穿得太高了一點。你替我拉一拉罷。

石泉 來了來了。你的褲子太低了

些咧。你一穿好。我來換衣服罷。

自己也換衣服。

素珠 你替我把皮鞋穿上去啊。石泉 來了來了。

自己褲子穿了一半。恐怕夫人嫌他太遲。立刻過來幫伊穿皮鞋。二人你對我瞧着笑。我對你瞧着笑。

(閉幕)

起八謎存

桃花盡日隨流水(地名一)

香港

荀子道性惡(人名一)

孟之反

無可奈何花落去(紅樓夢人名一)

惜春

唐拾義咳丸

為肺癆咳疾之救星

此丸出世三十年前向各國政府註冊通銷承中國
 黎大總統贈額表揚又經各國醫院試驗均認為實
 驗良藥以故風行全球名聞中外凡患各種咳嗽若
 久不能除根者不可不注意焉 定價每瓶一元

上海三馬路父子大藥房發行



大前門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
 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歸期

沈禹鐘

羈旅的生活。最是枯索無味的。但是世界上的人們。大半不能夠倖免的。似乎那造物特地設出這種境地來。教人們去嘗他的滋味。可是人們大家看不破這個道理。一個個去墮他的術中。這當兒洪勤容獨坐在寓舍裏。對着孤燈。自言自語的說着。他望壁上掛着的日曆。用手去翻了一下。只見到年底不過十多頁了。他很無情緒的在椅背上假了一回。腦中的思想。擾亂得什麼似的。他想到。現在去年底不過十多天。預算度歲的用款。一時倒很不容易籌度呢。他想到這一層。就格外的覺得坐立不安了。他於是發明出三個籌款的辦法。其一。是預備向公司裏的經理去商量。告借一筆款子。其二。是向那平時買文的書坊

裏去預支些稿費。應繳的文稿。等到過了年再做給他們。其三。是向那有錢而又有交情的朋友稱貸。他想出了以上的三個辦法。心中似乎安穩了些兒。那桌上安着的火油燈。也似提了提精神。比先前的光燄亮了許多。他便很從容的燃上了一枝紙烟。擱在唇際吸着。那發出來的烟霧。一縷一縷的。鼻得很自然。全沒有一些束縛。停了一回。他從抽斗裏取出一束沒有完稿的文稿來。一頁一頁的翻着。翻了一遍。便又擲在抽斗裏。自語道。現在用款既然有了來路。那種耗費精神的稿子。可就不必去費心了。況且換到的稿費。也是極有限的。一天到晚用盡心力埋着頭。也換不了多少錢。照我所想的三個辦法。雖然負上了

一個負債的名義。其實以精神上比較起來。到底還爽快得多咧。我歸家的日期。又一天一天的逼近了。這幾天裏。還須把身子待遇得好些。等到回家的時候。給老母見了面。也好使他覺得很強健。心上一定可以安慰些兒。不一回。他便到床上去睡了。做那歸鄉的好夢。

勤容明天一早便走出寓舍去。預備實行他的計畫。他走出去的當兒。滿肚皮貯着希望。覺得比以前的光陰裏。手不停揮的做着文稿。不知要舒服得多少咧。他第一個步驟。便走到他的公司裏會他的經理。那位經理先生很驕蹇的和他說了幾句敷衍的話兒。勤容見了經理的狀貌。早就囁囁訥訥的說不出話來。最後默付道。我要是不把來意發表出來。教人家那裏會猜得出來呢。他心中一決。便向那經理道。經理先生。我今天要和你商量一件事。我預算今年年底所需度歲和還債的用款。大約要二百元的來往。現在年內的日子又不多了。我一時很不容易籌集這一筆款子。所以很冒昧的和你老人家商量。倘能允

許我的要求。把這筆款子。暫時借給我應急。到了明年。或是在薪水上扣還。或是由我另外設法償給你。都可以照辦的。那經理聽了勤容的話。便冷冷的回答他道。借錢麼。照公司裏定的章程。是不能夠的。況且在這年關的當兒。公司裏的出款也很大的。我看你還是想別的法子罷。勤容聽了經理的話。心中便失了一大半望。但是他想我既經說出了這句話。橫豎他已經知道了。多說和少說。總是一樣的。索性發表第二次的要求罷。便又很委婉的對那經理道。經理先生。聽你的話。大約是不能允許的了。不過我委實沒有別的法子。還是請經理先生幫忙我一下。要是二百元不能夠如數。便減少些也可。請你斟酌便了。那經理默了一晌。才回話道。請你原諒罷。簡直不能夠照你的要求。你還是想別的法子。勤容聽了他這般決絕的話。心知沒有轉圜的餘地了。便悵悵的和他經理告別道。既然這麼。我也不能勉強。有勞你老人家的神。經理坐在搖椅上略略的掉過來表示送他的意思。他沒精打采的走

了出來。預備再實行第二個計畫。他連走了幾所書局裏。會了幾位編輯先生。把來意同樣的說明了。那知道這一個月裏額定的稿費。已經完全發完了。再沒有設法的餘地了。這當兒。他三個計畫。已經失敗了一大半。心中兀自納悶。後來他又想到還一個計畫。大約總可以如願的了。因為他想出的那位朋友。不但有些財產。并且和他交情也很好。平時也從沒有和他借過半文。現在第一次去懇求他。他一定不會拒絕的。他於是又把那灰冷的心。重行又熱了起來。急急的走到那個朋友的家裏。那知事不湊巧。那位救貧所關的朋友。剛剛不在家裏。他便問那用人道。你們少爺什麼時候可以回家。那用人回道。不一定的。照他日常猜測起來。或者要到晚上才回來呢。勤容當下便回了出來。他一路上打量道。今天雖然會不到他。明天再去訪他也不遲。所以他心中還存着充分的希望。過了一天。勤容自然是再去訪他。那位有錢而又有交情的朋友。一走到他門上。那門前停着一輛光彩四射的包

車。勤容一見這輛包車。暗暗慶幸道。今天可以會見他了。他一走到客堂裏。便問那用人道。你們少爺在家麼。那用人道在家。說過了。連忙進去通報。歇了一回。那用人端上了一壺茶出來。給勤容斟了一滿杯。隨手又在香烟罐裏拔了一枝香烟出來。遞給勤容。勤容默付道。照這樣的感歉款待我。我只要說出話來。料想一定可以應承的。他正在推想。那位有錢而又有交情的朋友。隨着一股雪花粉的香氣走了出來。一見勤容。便說道。勤容兄。好久沒有會見。想念的很。勤容也便說了一陣寒暄的話兒。隨後便漸漸的說到那正文上去。那位朋友雖是連連應着他。但他應酬的精神。却漸漸的懈怠起來了。等到勤容說完了。那位朋友便帶笑的回復他道。勤容兄。像你來和我商略什麼事。本來沒有不可的道理。不過今年我的景况。比不得前幾年。委實很有負你。好在你老兄交游很廣闊。這區區之數。諒也不至不容易設法的。至於小弟呢。實在因為一種關係。心餘力短。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勤容一聽到這一

派話。心中所抱的希望。早就完全消滅了。便不再嚙嚙下去。略談了幾句便告辭了。他那最後的計畫。可憐又失敗了。

這天晚上。他回到寓舍裏。又對着那枯寂而永久有情的孤燈。兀自愁嘆。他默計一切計畫。都沒有希望的。便提起了筆兒。一面在抽斗裏取出那心血化成的未就稿來。預備續下去。微微的嘆息道。還是在這個枯索的生活上去求援罷。可是這當兒。他的心緒已經攪亂了。一時竟不能寫下去。足足默坐了兩個鐘點的光景。才慢慢的開些思路出來。可憐他落筆又不快。一個鐘點裏。至多不過寫出二三百字來。他心中越是急着想趕快些。可是他筆下越是頓着寫不下去。有時他憤怒極了。幾乎把那筆兒擲掉了。

勤容從此接連幾夜趕着稿子。似乎那白紙上多了一行字。便減少了一分憂慮。對於那歸期的意趣。也似乎增上些。每夜不到一兩點鐘總不就睡。他預計那歸期一天近

一天了。到了歸家以後的樂趣。委實十分甜蜜。因此格外使勁趕那稿子。在他的意中。似乎那個歸期。完全產生於金錢的。但他做出那些稿子來。究竟總要化了許多心血。才能够變作一行一行的文字。斷不能胡亂寫下去毫無構思的。不過因為金錢逼迫着。不得不盡力去趕。他每夜做到一兩點鐘。室中除了一燈以外。沒有一個同伴。天氣又很寒冷。有一夜。忽然感冒些寒氣。便發起寒熱來了。但他還是支撐着做稿子。那知寫了一兩行。便挨不住了。只得去躺在床上休息着。可憐他還是不住的構思那小說的材料。過了一天。總稱皇天默佑。寒熱便止了。他便又告着奮勇去撰稿。

他預計歸期轉瞬要到了。連忙把撰就的稿件。分別校閱了一遍。便送往各處收稿的書局裏去抖賣。好容易換到了幾十塊大洋。這筆稿費。各書局裏的編輯先生。還是因為平日的交情。竭力設法從額外的支出上得來的咧。是勤容雖然弄到了這幾十塊大洋。其實照預算的數目。

不夠得很多。他因此又緩了歸期。預備再做些稿子。但那年關相隔得不過三四天了。他默想做起稿來。不但不能夠有好意境。并且那書局裏差不多已經停止付款了。他心中怨恨和愁慮。一時都到了極點。他很灰心的感觸到金錢這個東西。委實惡極了。世界上的人們。那一個不受他的欺騙和播弄。我們做文人的。平日在筆尖上。無論人們的什麼痛苦。都能够把他一一的揭出來替人家鳴着不平。可是像我現在的情形。又誰來替我揭寫出來呢。咳。

人家都說天下最刻毒的。便是文人的筆。照我看來。天下最沒有能力的。才算是文人的筆呢。日子箭也似的過去。轉瞬之間。勤容屢緩的歸期。忽的到了。他在這當兒。所有稿子換下的錢。完全還債還不夠。所以臨走的當兒。還欠着幾處店賬。但他也想到這幾十塊賣心血的大洋。究竟還是好的。比較求人家的。要勝過得多咧。

(完)

捧腹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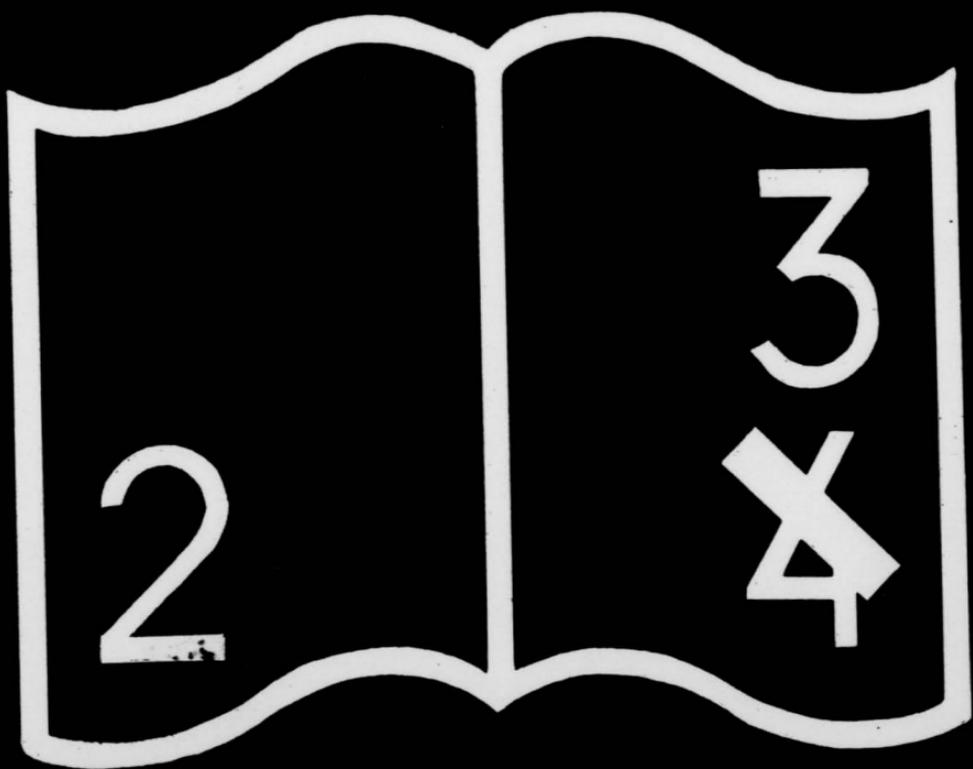
斜視的裁判官

憶秋生

一個斜視的裁判官審問着三個囚人。他問第一個囚人的姓名時，第二個囚人就答道：「我叫皮爾約翰生。」

「我沒有問你呢。」裁判官發怒說。

第三個連忙答道：「是，我並沒有說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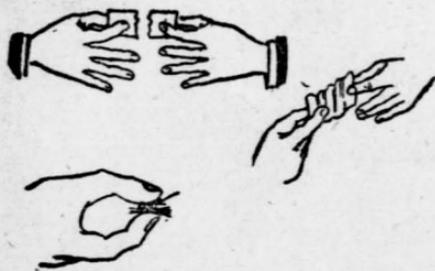
编码错误

簡易魔術

碎紙還原

C C

二



術者從荷包中抽出一疊薄紙。手指伸開。叫大家相信其中沒有什麼假。然後取一張薄紙。撕成碎片。叫大家驗過。知道這張紙確實撕碎了。

(見圖)

術者將碎紙聚攏。搓成一團。吹一口氣。將小紙團打開。碎紙仍變成一張整紙。(見圖)

這套戲法變起來。極其容易。不過要手足做得乾淨。纔使觀客有興味。術者未臨場之前。將同樣薄紙搓成一小球。用肥皂或蠟裹住。夾在大指與食指之間。乘搓碎紙之時。將蠟球置在其中。用大指與食指捏住。然後仔細將蠟裹的薄紙展開。碎紙片仍舊捏在手中。



眞確的職業觀

茗 狂

本年三月四號（母校南洋公學）同學會開常年大會於一品香餐館。余以事未克赴會。翌日讀報。見有同學前輩黃任之先生之卽席演說。中有提倡職業教育之主旨。爲使無職業者有職業。有職業者樂其業。樂業之道。非在所入豐。地位高。事務簡。責任輕。而在求心之所安。故無業者。固當謀業。以免流爲遊民。而有業者。亦不當斤斤於地位或收入。宜鼓起其心靈上精神上之快樂。以盡其職業。尤有進者。職業與謀生當別爲二事。故有飯吃者。亦當服務於社會。人生在世。爲壽幾何。各宜盡其天職。以求心靈上精神

上之快樂……云云。讀之頗有所感。因草是篇。雖不能闡發其精微。或足與其言相印證。不知任之先生見之。以爲何如。

傅家志在中學畢業以後。本想入專門學校的。誰知忽得了咯血症。因之就蹉跎下來了。一般同學好友聽得了。不覺起了一種感嘆。說一個人總不能十全的。有有些人。懷了一腔大志。很想努力上進。但是爲了家道清寒。不得已。半途犧牲了學業。像傅家志。他家中的光景是很好的。平日的志向也很高。大家都說他總能高造深就。不致像別人一樣。也半途而廢的了。不料又得這種撈什子的毛病。

也把他蹉跎下來。這不是很可感歎的麼。

過了幾年。家志的毛病已好了。也已成了家。可是他的父母。不幸已相繼下世了。在理。他此時可以專心壹志的繼續他的學業了。但是家務紛繁。都要他一人管理。實在有點分身不來呢。并且當他輟學的時候。志向固然是很高的。總希望毛病早一日脫身。就可早一日繼續他的學業。如今在家中舒舒服服的登了幾年。志氣不免頹唐了許多。覺得讀書總免不了勞苦。那有住在家中這樣的寫意。這樣的安逸呢。所以他的觀念。倒比前大不相同了。常常在那裏自言自語道。一個人所以要讀書。無非爲謀生起見。如今我的家中。吃有好吃。穿有好穿。並不要我去謀什麼生。何必再辛辛苦苦的去讀書呢。因此之上。他把繼續學業的一層意思拋去。竟住在家中享起福來了。可是這種住在家中喫老米飯的生活。只有一般庸庸碌碌沒有志向的人。纔能幹得下。否則定要靜極思動的。所以久而久之。家志又有些厭倦起來了。不免時時歎道。像我這

樣一個人。真是世間一個廢物。天又何必生我出來。我又何必活在世上呢。加之此時外間對他的眼光。也覺得有些改變了。當他在校讀書的時候。一般同學。都十分的器重他。有的稱他是豪傑。有的稱他是志士。真是推許備至。就是親戚故舊。以及幾位父執。也極力的誇讚他。極力的鼓勵他。對於他似乎期望很深的。等到後來患病輟學以後。一般人見了他。又一致的代表惋惜之意。并且勸他心中不要鬱鬱。病一好了。仍可繼續他的學業的。那種誠懇之情。更教他感激的了不得。如今可不對了。一般同學舊友。和他見了面。總是淡淡的。似乎還帶有一種鄙夷他的神氣。有幾個刁刻的。竟帶着笑對他說道。你好啊。你真會享福。竟安安逸逸的扮起富翁來了。我們那有這種福氣呢。這種話他聽在耳中。覺得怪難受的。不由得臉上紅了起來了。至於一般親戚。和幾位父執。背後一說起他。更有種種不好聽的說話。有幾位爽直一點的。竟老氣橫秋的當面對他說道。賢娃啊。世兄啊。像你如此英年。正是有作

有爲之時。理應找個事兒做做。也可圖個上進。千萬別一天到晚的躲在家中。把志氣都銷磨完了呢。這種話一說。每每害得他面赤過頸。唯唯而退。因此之上。他又起了一種威觸。覺得這樣的住在家中。一件事兒不做。身體一方。固然是舒服極了。但是常常這樣的聽受同輩的挪揄。父執的諷勸。精神一方。實在是痛苦極了。一個人活在世上。身體上固然要求他安樂。精神上的快樂。倒也不可不要。顧啊。於是他倒想找件職業做做了。并且他見一般富家子弟。每每爲了安逸過分。沒有事做。不由然而然的。走到荒淫蕩冶的一條路上去。做出種種越軌的事情來。馴至家破人亡。身敗名裂。不覺更生了一種懼惕之心。不住的自言自語道。一個人的定力是有限的。誰保得誰始終如一呢。我如今還是趕快的找件事情做做罷。免得空閒得過久了。也不由自主的。竟走到荒淫的那條路上去。步了那班敗家子的後塵。那纔坍台啊。

可是一講到職業這個問題。又有種種困難發生出來了。

原來傅家志不過是個尋常中學畢業生。又沒有一種專門技藝。你想。當此人浮於事的當兒。怎麼一下手。就能找到一個職業呢。所以他把要找職業這個意見。發表了好幾個月。還沒有達到目的。後來。他的一個表叔。忽然做了某省的政務廳長。當他要找事的時候。曾經託過這位表叔的。所以這一次便把他邀了去。他表叔瞧在至戚的分上。又以他是個富家子弟。素來又很心高氣傲。小一點的事情。知道他決計不肯就的。所以就在省公署中。派了他一個一等科員的職使。這個位置。不過比科長小一級。初次出來做事。就能爬到這個地位。總算是很好的了。在家志當時。固然喜之不勝。就是幾個同學好友。以及一般親戚故舊。也另換一副面目見待了。更有羨慕他的。誇贊他的。可是做不到幾個月。家志倒又有些不耐煩起來了。原來他起初的意思。以爲一個人就了一個職業。只要能把他本分中應做的事情做完就是了。別的可一概不管。空的時候。或是到山水佳處去游散游散。或是登在家中。弄弄

音樂。閱閱書報。使心靈上精神上。自有一種愉快生出來。這是何等的寫意啊。誰知如今却成了一個反比例。講到職務一方。他的一科之內。上有科長主持。下面還有幾個科員幫同辦理。科長又知道他是廳長的至親。明是安插他的。遇着煩難的事情。也就不教他辦。不過給他幾樁普通的公事辦辦。敷衍面子罷了。所以每天倒清閒得很。可是無謂的應酬。却是麻煩極了。不是廳長的老太太做壽了。就是科長的兒子滿月了。還有這位同事請去打牌啊。那位同事請去喫酒啊。以及接風啊。餞行啊。日日的鬧個不了。平均起來。每日差不多總有一起。有時竟多至二起三起的。免不得都要去敷衍一下。不然。人家就得動氣。說他閒話。并且拆穿西洋鏡講一下。一般在官場中走走的。他們真正的事務。就在這些上頭。至於承辦的公事。還是第二層呢。家志雖有廳長這麼一個好靠山。但既喫到這碗飯。這種過門。倒也不可不做一下。至於其他脚力不及他的人。自是不消說起。更把這些事情。小心在意的。當作

工課一般去幹了。因此之上。家志私下裏時常歎道。唉。我所以要找個職業。無非要求精神上愉快起見。如今天天的幹這種無謂的應酬。鬧得神疲力倦。頭腦昏昏。非但精神上。感受非常的痛苦。就是心靈上。也失去自由。不愉快極了。這是何苦來啊。并且照這樣的辦事。到底能辦得什麼事。不過造成一種祿盡罷了。可怕啊。可怕啊。他想到這裏。屢次想要辭職而去。不過自己就職未久。一旦又舍之而去。人家不知道他的意思。定要說他不能耐勞苦。所以走的。不免與聲名有關。這倒有點不合算。於是又因循下來。正在這個當兒。他的那位做政務廳長的表叔。忽與省長意見不合。辭職了。他也就連帶去職。有幾個和他關切的。倒頗爲他可惜。說他的命運還沒有大通。他却毫不在意。笑着對他們說道。這事表面說起來。似乎我的命運還沒有通。其實我是幸運極了。倘若再登幾年下去。弄得事氣很深。除了這種事情。別的職業。一點不能幹。那纔危險啊。

家志回來之後。開在家中。未免有些氣悶。所以又想找件職業做做。不過這一次。他却定下了一個宗旨了。他所要找的事情。位置倒不必很高。薪水倒不必很厚。只要能使他精神上心靈上都很快樂就是了。至於職業之繁簡。責任之輕重。當量力而行。不能預定。後來。他忽想到。我在養病的時候。爲免無聊起見。不是曾在家中學過打字麼。十足的倒有三年工夫。都用在這個上頭。自問對於此道。本傾向還不弱。如今的世界。一個人要出去謀事。真要有一種專門的技藝纔好。我從前爲了咯血。沒有學得什麼。後來咯血好了。又因循下來。沒有去學過一種專門學。真是後悔無及。但是這種打字的本領。也可算得是一種專門技藝。我如今就拿這種技藝。出去謀事罷。或者比一無憑藉的好一點呢。主意打定。便從這條路走去。不到多時。果然在一家公司中。找到了一個打字員的位置。薪水也在不厚不薄之間。從此。他日間勤勤懇懇的。在公司中打字。晚間回來之後。同他夫人不是出去散散步。看看影戲。就

是在家中閒談一回。遇着休沐的日子。或是約了幾個朋友。去作遊山玩水的勾當。或是合了幾個同志。奏幾套音樂。拍幾回網球。精神上。心靈上。真是愉快極了。覺得從前在家閒居的時候。固然遇不着這種境地。就是後來出去當科員。也一天到晚。在醉生夢死之中。這種樂趣。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呢。因此他辦起事來。格外起勁了。成績非常優美。一公司的人。都沒口子的稱讚他。他也得意非常。時和人談到這個職業問題。他總拿出實地閱歷所得來的那種真確的見解。笑迷迷的說道。一個人無論貧富。總要有一種職業。并且總要有可以做這種職業的一種專門技藝。而所就的職業。無論大小。無論那一門。總以能安心樂業爲第一要義。



華吞電燈泡

價相巧
光線足



最耐用
最省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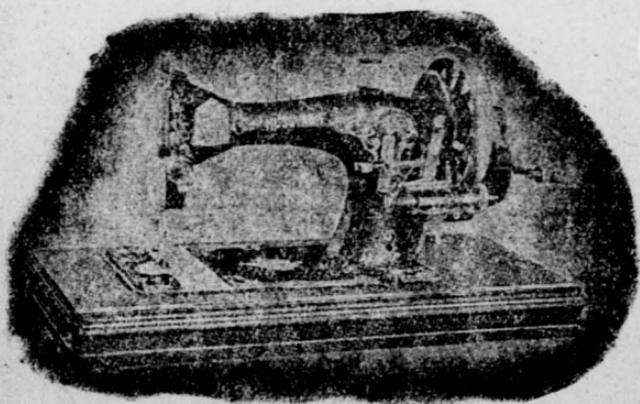
上海江西路四號西門電子機廠謹白
電話中央七五六一八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富貴縫衣機器

啓者本行刻自瑞典運到大批高貴牌縫衣機器構造之精式樣之美無其匹手搖脚踏無不齊全茲將各式機器陳列本行燈子間以便惠顧諸君選擇樣式函索即寄汽油燈脚踏車打氣爐火爐上列諸貨均有現貨如蒙賜顧毋任歡迎



維昌洋行機器部謹啟
上海江西路四六號
電話中央五千五百四十八九號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牙科醫生

John Baer 著
張碧梧 譯

(一)

偵探迦爾在紐約城裏幾千位牙科醫生當中。想揀選一位手術最高明的。因為得着朋友的介紹。就選中東第四十八街萊蒙特庇利醫生。立刻去拜訪。見這位醫生身材不高。額頭上的頭髮。已禿得精光。神情很和藹可親。似乎是一位有道德的上等醫生。但當和他握手時。細看他的面貌。不由得臉上露出狐疑而驚愕的神氣。不過一會兒。又回復原狀了。迦爾的牙齒。既是凹凸不齊。並染着些毛病。平常很多痛苦。所以趕來求治。當下庇利醫生就替他檢驗了一回。並將他的全部牙齒。拍下一張愛克司光的照片。講明兩天後開始動手醫治。

在這幾天中。迦爾本很忙碌。一天到晚。奔到東。奔到西。偵查那戈文暗殺案。這暗殺案發覺的日期。是在十個月以

前一天早上的十點半鐘。戈文的用人。到他的房間裏去洒掃。不料踏進房門。一眼看見他已死在地上。頸間被劃了一刀。刀傷很大。從左耳起。直到右耳爲止。屍身旁。有一柄血污的薙髮刀。房裏的器具。歪的歪了。倒的倒了。顯見當他臨死之前。曾有一場猛烈的毆鬥。看這情形。他必是被人害死的。同時和他合股經商的夥伴威廉姆辣叟。又宣告失蹤。不知去向。因此就有人疑心他正是凶手。稽核他們公司中的賬目。起初並未查出弊病。但一經仔細調查。纔曉得有許多債券和抵押品。由辣叟經手向公司中押款的。都未曾記在賬上。約有二十萬元之多。這必是他從中舞弊。從這一點上推測。或者是戈文因發覺這弊端。向辣叟理論。兩下裏吵鬧了一場。辣叟惱羞成怒。料知這事不得甘休。就起了狠心。下這毒手。這樣說來。辣叟自

然正是凶手了。於是警察署中就向四下裏打聽他的身世。曉得他在三年前。本在戈文公司裏。祇充當一名書記。戈文見他人品端整。辦事精明。就拉他入股。至於他在踏進這公司之先。幹些甚麼營生。却無一人曉得。戈文的親屬。祇有一位姊妹。和一位阿姪。當即懸出五百元的賞格。警察署中並曾在戈文的書籍裏尋出一張辣叟的照片。又向這公司中的人和那些素有往來的主顧們。問清辣叟的容貌。四處訪查。却查不出他的下落。這樣遷延下去。久而久之。便漸漸無人注意。近來因戈文的親屬一再催促。這纔又另起爐竈。着手進行。因為迦爾是一位最機警。不過的偵探。就派定他承辦這案。迦爾的眼光。真個厲害。任你化裝的本領怎樣高明。但來到他的面前。他便能立刻瞧出破綻。辣叟本人。他雖未曾見過。但那照片他却見過的。當他第一次會見庇利時。就疑心庇利正是辣叟的化身。雖然辣叟是中等身材。約長五尺六寸。臉上鬚髯毫無。頭髮是灰褐色。這庇利除掉掉身材和辣叟差仿不多外。

身體却很胖。比較普通人。至少加重三十磅以上。滿嘴的黑鬚鬚。眼後和兩鬢的頭髮。也是黑色。且很厚密。這二人的形狀。分明不同。但迦爾的疑心。終不能消除。祇因事關重大。不便冒昧動手。就打定主意。先查明庇利的根底。本想去叫戈文的親屬。來認一認這庇利醫生。但他們都未見過辣叟。縱然會見庇利。也辨認不出。這纔再去請到戈文公司裏兩位辦事員。和兩位主顧。都是和辣叟見過好幾面的。先叫一人去到庇利那裏。裝做請他刷牙。再趁庇利在飯店裏吃飯時。由迦爾領着那三人同去。等到這四個人都已見過庇利。有三個人說辣叟和這庇利決非一人。但第四個人却說道。庇利的頭部。委實有些像辣叟。不過偷到了法庭上。我也不敢做證人。後來迦爾又向別方面打探。居然探出庇利的歷史。原來他在一九一四年。在紐約城裏豪音牙科大學畢業。依照美國的法律。牙科醫生每年須領取一張執照。這幾年以來。庇利也會照領。不過他租賃這東第四十八街的房屋當做診所。却是

在前十個月。大概正是辣叟失縱的時候。在這時候以前。庇利的診所。設在甚麼地方。却打聽不出。迦爾又在本城的稅務處裏。查出庇利在東第四十八街開設診所時。並曾在東第一百街和五十七街上。買下十四萬元的產業。庇利的住處。是在克辣里猛蔭道。他的左右鄰居。無有一人曉得他的家事。祇曉得他租下這房屋。已有十個月。平時付房租。都用期票。他家中從來無有賓客。當他租這房屋時。曾揚言說他本住在耶哥司。因為診所設在紐約。免得往來奔波。所以搬到這裏。迦爾又去查看最近七年中本城的戶口冊和電話號碼簿。再向那些專買牙科器械的店鋪和製造廠中調查。竟然查出萊蒙特庇利的姓名。但這萊蒙特庇利是父子二人。住在卜朗克靈。和這東第四十八街的萊蒙特庇利顯然無有關係。當時曾有人說。當庇利在東第四十八街開設診所之前。也許是住在那裏。但庇利會說他是從耶哥司搬來的。這當然是各不相關了。迦爾還有一種疑心。想庇利不過是個普通的牙科

醫生。怎能有十四萬元的巨款。購買產業。再則他自一九一四年在學校畢業後。直到進戈文公司當書記之前。在這個時期中。他畢竟幹些甚麼事。從情理上着想。他既是牙科畢業生。自然幹這生意。但是在甚麼地方呢。於是迦爾拿定主意。向紐約城裏各牙科醫生處訪查。每天預備八個小時。東奔西走。這樣足足忙了七個星期。方纔查着。有一位吉克撒斯牙科醫生曾經有一位助手。姓名正是萊蒙特庇利。但在一九一八年的正月間。因他喜歡喝酒。常常喝得爛醉如泥。不免誤了正事。就將他辭歇。至於這助手的形狀容貌。却記憶不起。迦爾聽了這話。暗想那威廉姆辣叟進戈文公司當書記。不正是一九一八年的二月間麼。祇相隔了一月。這當中便有意義可尋了。因此迦爾越發認定庇利醫生。正是辣叟。也正是殺死戈文的凶手。但還怕證據不足。捉錯了人。鬧出笑話。就暫且忍耐着。慢慢的動手。好在這時候他的牙齒已醫了三個星期。將要醫好。據庇利說。以後不必天天來。每一星期中。祇須來

一趟便了。迦爾既不到這裏來。時間就格外寬展。儘管他在外面活動了。

(二)

這是迦爾最後一次就診於庇利了。庇利取出一粒假牙。放在迦爾上行左邊第一個舊牙的空位置中。並用一種樹膠塗在這假牙的周圍。再加上一些汞和金。手術便算完畢了。這時迦爾仰倚在牙科醫生用的椅背上。似乎很爲舒適。並回答庇利的問話道。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因爲做偵探的人。遇着探案時。固當事事根據情理。但也不能完全迷信情理。必須隨機應變。纔能有成功之望。就如我不久曾經手一樁案件。是一件暗殺案。當案發覺後。雖明曉得凶手是誰。但他已逃得不知去向。長官派我去捉拿。試問人海茫茫。我往那裏去尋他呢。萬分無法。祇好一天到晚。瞪大眼睛。滿街亂撞。醫生先生。你想想看。這不是件很難的事麼。後來我在無意中。竟遇見了他。當即將他捉住。不料等到了警察總署。他將頭上戴的帽子除下。露出

他的禿頭。我看見了。吃驚不小。因爲這凶手人人曉得。有一頭長而多的灰色頭髮。如今怎麼變成這樣呢。倘說是落掉了。相隔祇有五天工夫。萬不能落得這樣精光。因此他便怪我捉錯了人。說他和這案是無關的。當時我們也很奇怪。我們原曉得有許多精於化裝的人。戴上假髮。簡直和真的一般。瞧不出一些破綻。但若本有滿頭的頭髮。無論有怎樣精明的化裝術。也不能在很短的時間裏。化爲烏有。變成禿頭。所以我也疑心是捉錯了人了。幸虧忽然想着有一種科學的方法。能夠將頭髮化去。這人說不定會用了這種方法。好來朦混偵探的耳目。於是我們並不審問他。先將他關在牢裏。三個星期之後。再看他的頭上。有如是春天的草地。短草叢生。十分茂盛。這纔用嚴厲的口氣。叫他說出這真情。他到了這時。料想隱瞞不過。便照實說了出來。原來他犯案之後。先將頭髮剪短。再用一根電針。在頭皮上摩抄。短髮固然是根根落下。頭皮上且精光得和天然的禿頭一般。但每隔兩天。頭髮又要生長。

出來。就得再用電針依法泡製一回。否則頭髮越過越長。不久就回復了原狀。庇利聽他說到這裏。忽然掉轉身去。背向着迦爾道。這真是樁絕無僅有的奇事。這暗殺案正可喚做禿頭人暗殺案呢。迦爾聽說笑了。頓了一頓。又道。我又要和你談論戈文暗殺案了。我以為那辣叟雖說是不知去向。實則還勾留在這城中。並且每天還和許多人接近。不過旁人認不出他的真面目罷了。你的意思以為怎樣呢。庇利躊躇不安道。你這推測原也有理。但是我屢次看報紙上的記載。辣叟並非甚麼希奇人物。未必有這般狡猾的計劃。能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罷。二人閒談了一會。庇利忽叫迦爾張開嘴。將剛縫裝上的假牙。復行整理妥當。這時迦爾覺得他的兩手有些發抖。過了一會工夫。迦爾告辭出來。暗想看庇利那種神情。不但可疑。實足證明他必是真凶。此時我若再不下手。萬一他有了準備。或是預先逃走。我不免盡棄前功。再要訪出他的去處。將他捉住。那必然分外為難了。於是迦爾就想立刻到警

察總署去。報告一切。又一轉念。却決定先去和州官商量。最好請他隨即填發逮捕庇利醫生的命令。主意拿定。就更改路由。一直向州官的公署走去。走到半路上。忽見兩腿上的鞋帶。都鬆開來。就灣下腰去。忙了幾分鐘。方纔紮好。再急忙向前走。一會。見州官的公署。已在眼前。大踏步走了進去。不料正跨進州官的辦公室。陡覺身體上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變動。一根一的筋都抽搐起來。再也支撐不住。就跌倒在地板上。一動也不動了。州官看見。不知是甚麼一回事。這一嚇非同小可。趕緊派人去請來一位醫生。檢驗之後。說是已無挽救之望。至多祇能活一點半鐘。且無法使他暫時蘇醒。這時迦爾的形狀。真是可怕。皮裏的筋絡。都僵漲起來。後頸骨暴硬得和鐵石一般。脈管已停止跳動。兩隻眼睛。一開一閉。嘴是歪到半邊。這種病象。據這醫生說是中了木鼈精的毒。但將他胃管中的物質仔細化驗。又無有這種毒質。這真是件怪事了。假定這醫生的話是不錯。但是毒質縱非服下。也必須經過皮下

注射的手術。纔能傳入體內。置人於死地。如今屍身上並無注射時留下的針孔。可見這醫生的話也未可深信。而且注射這毒質時。迦爾不會不曉得。那麼難道是他自殺不成。這也是個絕大的疑問。再說凡人中了這木鼈精的毒。大約二十分鐘後。或者不須這樣長久。便要發作。迦爾未到州官公署之前。是在那裏的。倘能查明他那時的所在。他所以中毒的原由。就可以明白了。

(三)

話說庇利醫生第一次會見迦爾時。便着實吃了一驚。深怕被他看破自己的化裝。暗中就處留心。過了不多兩天。又見從前戈文公司中的主顧。跑來請他洗刷牙齒。他就越發害怕。又過了些時。在飯店裏又看見戈文公司中的一位主顧和兩位辦事員。呆呆的望着他。曉得這事必然不妙。他們這般行動。必有深意。再聽見迦爾說他的面貌。有些像那辣叟。就更料定禍事已來到門裏了。後來迦爾屢次來到他的診所。都要提起戈文暗殺案。並說出那變

成禿頭的方法。他的恐怖心。就一次次的增加上去。暗想聽迦爾的談話。句句射在我的身上。分明我已看出我的破綻。至多還未曾得着我的真憑實據。所以不敢就捕捉我。但他既有心。遲早總能尋到證據。那時他必手持逮捕狀。將我捉到官廳裏去了。萬一到了那地步。我便怎樣是好。既不能提出翔實有力的反證。朦混他們。而且這假鬚必然敗露。再若被關到獄中。不消幾天。這禿頭上必然生出頭髮。我的大事。不是就完全破敗了麼。庇利想到這裏。還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着。海闊天空。前程遠大。偵探的本領雖高。也未必能捉住。但是這麼一走。他的罪名。反而自家證實。以後便永無出頭之日。還有他殺死戈文。竊取來的金錢。也勢必全數犧牲。因為都已買了不動產。一些也不能帶走。若說趕快出賣。搜羅現款。祇怕更觸動偵探們的疑心。立刻便來捉人。這也不是妥善的方法。他想來想去。竟無自救之策。後來忽從萬分困難之中。想出一個較易着手的辦法。他想迦爾縱已看出我的破綻。一俟得着

鐵證。便將捉我。但這當中的情形。他未必告訴他的同伴。除掉他以外的偵探們。大概都相信我是位牙科醫生。那麼我的敵手。不過祇是迦爾一人。我若設法將他害死。這場大禍。便能無形的消除。我就可安富尊榮。過這下半世的生活了。他既打定這個主意。當迦爾最後一次來時。就取出那粒假牙。裝在迦爾上行左邊第一個舊牙的空位置上。表面上說是須得塗上些樹膠。再加上些汞和金。這假牙纔能牢固。其實他塗上去的。並不是這樹膠。却是用木蠶精製成的一種漿糊。這木蠶精的毒性。很為猛烈。倘和血混合起來。就格外厲害。庇利本想在迦爾的牙床上。出其不意的劃破一些。祇須流出些血來。就能將這木蠶精的毒。引入他的體內。不一會。他就得死去。但又怕下毒之後。迦爾不見得立刻便走。萬一毒性發作。他竟死在這裏。豈不令人可疑。甚至被官廳中檢驗出這毒質來。戳穿奸計。那更是罪上加罪。有死無生了。所以他又預先從那張愛克司光的照片上。看出迦爾那第一個白牙的空

位置中。比較普通人。多一個小洞。直通到牙床中的骨頭。倘將這木蠶精填在這洞裏。這毒質一樣的可以傳到血內。但毒發的時間。必然長久一些。那時迦爾必已離開診所了。於是他替迦爾裝假牙時。就依照這方法下手了。

(四)

次日的早晨。庇利看見報紙上記着迦爾猝然倒斃的事。又說是警察總署中見他死的奇怪。以為這當中必有蹊蹺。曾經着實研究了一回。但始終是莫明其妙。庇利看完心中好不得意。暗自誇贊設計周密。出人意外。無怪警察總署中研究不出。從今以後。強敵既除。我大可安穩穩的過活了。他越想越快活。興沖沖的從住處來到診所裏。醫治了幾個病人。忙了一點多鐘。正想休息一回。忽見有三個人從門外直撞進來。見了庇利。自報姓名。一個是偵探哀爾姆。一個是偵探摩州。第三個人却是製藥師利卡司。庇利不知他們的來意。不由得很為狐疑。俗話說得是。賊人心虛。又不免有些害怕。正待質問他們。哀爾姆已先

說道。我們聽見偵探迦爾的一位朋友說起。你會替他醫治牙病。並裝配假牙。所以我們特地趕來。問個明白。他昨天可會到這裏來。庇利聽他劈頭就問這件事。更覺心驚膽戰。深怕他們不懷好意。預先已張起羅網。將自己緊緊罩住。又怕露出張皇的神色。格外叫他們疑心。就假意鎮定着。慢吞吞的答道。這個我可記不清楚了。他或者是來的。——待我去查看掛號簿。便知分曉。哀爾攔住他道。你也無須去查了。總之你會替他治病。已是確切不移的事實。頓了一頓。又問道。昨天迦爾因中了木鼈精的毒。倉卒而死。你可會曉得麼。庇利道。我不曉得。連忙又換了口氣道。是的。我見報紙上記着這件事。——庇利還要往下說。哀爾已搶着道。他死了之後。起初不知是甚麼原故。疑惑他是自殺。又疑惑是被人殺死的。據最有本領的醫生詳細化驗。他胃管中並無甚麼毒質。但後來纔驗出他實是中了木鼈精的毒。你想這不是件怪事麼。庇利臉色發紅。一聲不響。哀爾又道。庇利醫生。你是個聰明人。可能猜出他怎會中了木鼈精的毒。這禍根正在他初裝配的那粒假牙上。原來他當毒性發作時。筋絡一齊抽搐。牙床因此失了常態。那粒假牙。容身不住。從嘴裏落了出來。當

時却未有人看見。直到今天早晨。偵探摩州總從州官辦公室裏寫字台下面檢了起來。哀爾說到這裏。從衣袋裏掏出一隻小玻璃瓶。向庇利舉着。接着又道。這瓶中的假牙。正是你造出來。替迦爾裝上的。你看這上面。不是正有木鼈精的痕迹麼。我們又曾檢驗這假牙的位置。果然也有一樣的痕迹。於是不必細加研究。迦爾所以中毒。和這毒的來處。不是都能明白了麼。

(五)

先前迦爾看破庇利的化裝。疑心他正是威廉姆辣叟。却未曾向同伙們談起。所以除掉他自己以外。這番情形。無有一人知道。如今庇利將他害死。被偵探們查出實據。將他捉到警察總署。他曉得無法抵賴。當即一口承認。並招出他果是威廉姆辣叟。和從前害死戈文的那種種情節。又說他既將戈文害死。便用那種電針。將頭髮薙個乾淨。變成一個禿頭。又用科學的方法。變換食品。增加體胖。這麼一來。便無人能認出他的真面目。他就放心大膽。開設診所。又說他在牙科學校畢業後。本在吉克撥斯醫生那裏辦事。後來因事歇退。纔到戈文公司裏充當書記。因為恐怕又被辭歇。將來再做牙科醫生時。不免被人家笑話。所以就將姓名改做威廉姆辣叟了。他既一一的供認出來。這先後兩件暗殺案。就同時了結了。

(完)

君山遊記

羅元燮

言洞庭者，莫不慕羨君山扁山，輒思一往以攬其勝，而扁山尤不若君山之甚也。蓋君山周圍三十里，草木叢生，遠望之已覺青葱可愛，映以汪洋之水，誠所謂『水晶盤裏擁青螺』者。但此山距岳城當水滿時約三十里而遙，水勢太盛與風濤過大，均不能至，又每年秋冬水涸，山邊濱湖之地，均係爛泥，著鞋襪者又不便行走，故我輩日常欲一登臨而不可得，去歲夏季，同志十餘人，雇兩舟前往，方近扁山而波濤洶湧，幾遭滅頂之咎，急振柁近岸乃免，今年孔子誕日，上午陰晴，又約同志者六七人往遊焉：初雇一划子，僅費錢一串六百元，并攜點心各物，一帆風順，不三小時已抵岸，此際水尙未退，划至崇勝寺前巖下停泊，先有漁舟三四存焉，漁者皆婦女，（三人，年皆四十四五）約數百武，抵寺，寺前有『崇勝古寺』石額，寺不甚大，由側門入，有僧迎於門，款客以茶，而茶葉乃非本地

風光，訝之，詢於僧，據說每年寺中本常存有尖茶十餘斤，（即頂好貢茶）本年五月某日，被土匪一搶而空，矣。寺產除茶葉外，年可收租谷三十餘石，餘則須向各處募化，住持爲海修和尚，值入城未返，招待者，其徒也。寺中正殿供洞庭王爺像，左右供經籙各一，左右柱懸譚組安及某軍官（不認識）照片各一，左壁懸前知事魯若衡及其僚雅集朗吟亭照片一，殿有樓，額曰『聽濤閣』，空無所設，惟壁間有詩數首而已，殿前有桂樹二，甚高而老，時正開花，落英繽紛，香氣四射，僧言正殿築於宋季，客廳及各居室，則築於有清末葉，不及閱巴陵志，確否予不敢必，當我輩初入寺時，雨已瀟瀟，斯時乃大雨矣，而遊興方濃，倩寺僧引導，遊覽各處，首至寺中廚室，室隅一大鐵缸，半埋入地，滿貯飲水，詢之，爲『萬人缸』，謂與現在岳陽樓之『千人飯』均遺自宋朝，此缸可貯水十六七石云，細察缸內周圍鑄

有字，情室暗不能辨，出寺左行約半里，登「朗吟亭」，亭修自光緒戊申年，頗爽朗，地勢頗與寶慶之雙楓亭相似，在湖中距山十餘里之處，即可望見，亭左懸大鐵鐘一，據云晝夜撞之，以超拔九幽十類孤魂者，亭之中廳，供呂純陽像，旁有聯云：「海內此亭古，江上數峯青。」款曰：「貴陽陳夔龍。」又湘潭王序翼一聯云：「羣生仗老佛慈悲，蜀榭吳橋。五夜鐘聲開覺路，勝地是重湖砥柱。風零雨夕，一竿燈火照前汀。」旁註爲「同治甲子秋，余往金陵，過洞庭，登君山，目擊風濤之險，聞向有鐘一，風浪將作，則擊之，又懸燈一，使舟子望之，如獲指南，自粵逆竄過，亭圯而義舉亦廢，余與友捐貲鳩工重新廟貌，又得好義者助之，燈影鐘聲，復其舊，用撰一聯以紀其事云。」兩聯均鑄入木裏，懸於像旁，由神座後登樓，壁粘墨搨呂純陽像，旁有墨搨聯云：「北極瀟湘千里月，南通巫峽萬重山。」舉目四矚，清雅之氣，撲人眉宇，吾謂岳陽樓之勝概，不及此遠甚，過亭不遠，爲「皇妃墓」，墓前數丈有石柱二，一鐫「君妃二魄芳

千古。一鐫山竹諸斑淚一人。」柱陰有跋語，款曰「湘陰羅忠俊書」，靠墓前豎大碑石一，高八九尺，廣五六尺，曰「虞帝二妃之墓」，字甚大而遒勁，鐫工亦好，右鐫「大清光緒七年某月」左鐫「欽差大臣，太子少保，署理兩江總督，前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等字，墓後，半月形之石欄護之，蔓草叢生，憑弔無已，（墓地與平地無甚區別，較之小喬墓，大相懸殊，不識何也？）旁有竹，甚少而小，且非斑竹也，墓左行二里許，已至山麓，勢皆斜坡而下，又行里許，至「湘妃廟」，廟已朽，四壁僅存，漁者居之，腥不可聞，廟之右有廟焉，額曰「君山老洞庭廟」，有石聯曰「利澤通瀟湘以外，恩波洽洞庭而遙。」內僅屋數間，亦爲漁戶所居，兩廟附近共居民十餘戶，均業漁，并聞多隨時遷徙，其屋以蘆葦爲之，時皆有蝦，或以板，或以蘆蓆，攤置室內外，意在晾乾，故此地腥氣，比屋皆然也。君山所產之湘妃竹，（即天然斑竹）相傳爲二妃哭虞帝洒淚竹上而成，然平日聞岳人言，此種竹祇能偶得，若有意求之，則不能致，我等素

以迷信視之，不之顧。此時乃細詢居民，知自廟後入山一里，即可得見。惜雨大不能去，強囑漁者往求之，初不允許，以重賂始往。我輩乃入一胡姓家候之，胡家售酒及花生紙烟鞭炮等物，一媪一婦在焉，媪已老而婦頗少艾，殆姑媳也，屋祇前後兩壁，左右各一房，好事者詢之，謂水盛時則盡載以行，蓋此地除湘妃洞庭兩廟覆瓦外，餘皆編蘆爲蓋，故容易折下，時已下午二時，而竹不至，風雨又不止，遂囑胡家告漁者送竹至寺，乃返途觀「柳毅井」焉，柳毅聞卽洞庭王爺之名，相傳龍王有女，嫁與柳毅，柳卽於此井入海者，是說雖甚覺荒唐，據寺僧言，此井之水，從來不增不減，（寺中飲此水）亦不測其深，我輩取石投之，祇見其徐徐沉下，久不見水底泡起，謂其下與湖水通，殆可斷言矣。予等返寺以待湘妃竹來，寺僧又飲以茶，且拱立應客，循循有禮，據說山中舊有三十六亭，四十八廟，圯廢已久，遺址無存。寺前舊有「九江樓」，爲吳南屏讀書處，今亦圯，考九江樓之名，以禹貢「過九江至於東陵」句，東陵卽巴陵卽今之岳陽也，過九江者，洞庭納九江之水而名，非呆指經歷某江某江，此說某與地家爲余言之，非余之臆造也，僧又言寺前近水石上有「封山印」四，係秦始皇

封山時所印者，印正方形，方約尺五六寸，文皆蝌蚪，歷經幾許文人遊士，均不能識，今水未退，不得見，又寺後山中有「楮樹」，亦係秦始皇燒山時所遺留者，樹楮而不朽，以是稱奇，予輩以時晏及天雨，不得一觀以驗其言，甚爲憾事，山中有龜，金黃色，（殆亦由湖中爬上者）大者恒少，小者約酒杯大，藏之衣箱中，不食不溺，永久不死，可謂玩品之絕佳者，但亦不常有，前歲老僧送一小龜於吳佩孚將軍，將軍報以光洋二百元，予等行時，適攜有一童子，本地人，僮聞僧言，卽說：「我家前也有一龜，至去年才賣去，得光洋十多塊，真是好看。」龜之價值，於此可以想見，山中無甚野獸，間有野狗、野豬、山兔等，謂係水落時由華容來者，惟蛇最多，寺中僱工某言，渠等常見蛇，有大於挑水桶者，長數丈，但從未傷人云，時逾三點半，竹終未至，吾等乃謝僧而登舟，方出寺，有工人持「實心竹」二三十根來，吾獨索一根，初不許，與以銅元四枚，始罷，吾猶記君山上流尚有一山，小而圓，詢知爲「香爐山」，真可謂名與實稱，未幾而與山靈別矣，此次冒雨遊山，衣履盡溼，朋儕有笑之者，而吾輩則謂不減晉人風度也，君山之大略如此，不憚辭費，爲未遊者告，幸勿以遊記律之。

員 會 會 公 行 銀 海 上

行 銀 明 四 海 上

本行開設以來歷有年所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手續簡捷利率優厚如承 惠顧無任歡迎茲將營業種類分列於下並裝有 英國最新式避火之保管箱 專候顧客租藏貴重物品保管完密租費極廉欲知詳章函索即寄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信託存款	特別存款
定期放款	活期放款	信用放款	抵押放款
貼現放款	押匯匯兌	代理證券	代理收解
兌換貨幣	定期儲蓄	活期儲蓄	

其他各通商大埠均有委託代理機關

總行 上海北京路十六號 電報局掛號碼為0936
 分行 漢口 歙生路八號 甯波 江北岸 溫州 城中

小 (102)

請 聲 明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浙 江 興 業 銀 行

儲蓄存款廣告

本銀行儲蓄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為優設有需用隨時
 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存
 辦理存款存期自一月起至二十年止分整存整
 付零存整付零存零付零存零付等六種其利息
 四種限期愈長利息愈厚或每月積存或按年
 聚零為整利在隨時積貯成數選存之法各從其
 詳章請向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本銀行取閱可也

小 (90)

本函授部分設

甲 國文商業科
 乙 英文商業科
 丙 簿記專修科

中國商業大學附設函授部免招生

有志向學者不論遠近函索章程即寄

▲校址 上海英租界北泥城橋堍

●校長 楊公炎

小 (124)

請 聲 明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新墳

勁風

去年秋末有一天，我因病愈未久，心緒惡劣，便到城外去散步；以為在曠地堆中盤桓，較之在那些行尸走肉中間往來，要暢快得多。

城外的這一片地和小山坡上，都層層疊疊，鱗次櫛比的排着許多墳墓。有的舊了，有的還新。不過有錢的，或是高貴人家的墳墓，雖然舊了，却依舊很好，因他們修造得很堅固，年年還有人打掃修理；加上一些土，四面又栽上一些小樹圍着。至於窮人的墓，自然很容易毀壞；山水一沖，或是被狐狸打幾個洞，就算完了。不久，恐怕上面又要加一座新墳。我們設若到荒郊外面一瞧，就知道這些墳墓

也是有階級的，不過這些棄世的人，他們的尸體，有的已經化成灰土，有的僅剩一付殘缺的骸骨，不知其中是否也有什麼階級。

這天我散步走到這些墳墓中間，往來徘徊，讀讀石碑上的墓誌；有的寫着「道光某年月日某儒人之墓」；有的是「乾隆某年月日某某太夫人之墓」；有的刻着「光緒某年月日某人之墓」；有的只贖着一半石碑，字跡也模糊不清。有的連墓石也沒有，只隱隱現着一個小土堆；憑我的經驗，推測起來，知道是一座墳墓，也曾埋過尸骸的。

離這些舊墳不遠，我忽然發現一座新墓。我無意中嘆息

着走了過去，見這座新墳的土還很鬆，上面有些草塊，不整齊的鋪着。墓前也照例立了一塊石碑，不過很小很薄，刻着的字也很簡單。照比例推算起來，恐怕是墓石中的最下一級。我走到墓石前，俯下身去一瞧，見上面寫着：「小兒張壽春之墓」左邊刻着：「民國某年月日立」墓石上的墨線，還隱約可見。我讀了這墓碑上的字，很覺有些驚訝和感觸。

與我同城住的，我想只有一個張壽春。這座新墳，恐怕就是他的。我與他是同學。近來有二三個月不見面，沒想到他已經埋在地下了！

我記得十幾年前，我們都只十歲左右，同在一個小學堂中讀書。他父親早已死了，母親還年輕。家裏每月可以收到二十串錢的房租地課；他母親還可以作點女紅，每月大約也有十串錢的進項。家裏的過活，也還寬裕。他母親只有這一個兒子，自然很寶貝。

有一天早晨我順道邀壽春上學，在門外喊了他兩聲，平常早應聲而出，這天却不見他出來。我便跑進他屋裏去，只見壽春挾着書包站在桌子旁邊垂淚。他母親坐在桌旁，也有些傷心的樣兒。壽春見我來了，便放下書包俯在桌上，埋頭痛哭起來。

我那時以為是壽春不肯上學，他母親打了他，所以哭泣。我如此猜想着不知道要說什麼纔好，只怔怔的站在那裏。壽春的母親很和藹的叫我一聲，招呼我到伊面前去，問道：「壽春昨天在學堂中又挨了打麼？」我聽了這句話，立時想起昨天的事來了，便睜着眼睛，對伊點頭兒說道：「壽春昨天又挨了打……先生叫我們背『九九表』我們都背過了，只有壽春背錯了，先生打了他三板手心。後來……」我見伊蹙起了眉頭，便不敢說下去了。壽春的母親點頭叫我說下去，我纔接着說道：「先生打了他，就罰他跪在地上做一問很大的『算學』，做得不錯，纔許起來。壽春半天還沒做出，放學的時候到了，先生喊了他

起來，用大板子打了他十下……還有……還有兩個學生拉住他的脚……」我的話還沒說完，壽春的母親早已哭起來了。一會兒纔對我說，叫我一個人上學，代壽春請一天病假。

兩年之後，我們又同着進了一個別的學堂。這個學堂，規模很大。第一樣使我們快樂的事，是少了挨責打的恐怖。我比壽春高一級。兩年之後我讀完了高等小學，壽春只升了一級。其實，壽春的天資，雖然很鈍，對於普通的功課，還可以過得去。只有算學一門，他絕對的讀不進。這時候我們學堂的定章，凡英文、國文、算學、三主科中，有一科考不及格，就不能升班。因此他在高等小學中，就連着留了二級。

八年之後，我畢了大學業，他還在中學四年級。他爲這算學一門，不知喫了多少苦，連累別的書，也無心去讀。到了

畢業考試的時候，他的算學照例不能及格。校長因其每次留級，認爲一片「朽木」，便命壽春自己退學。壽春於是退了學。

這時候壽春家中的狀況，大不如前。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加之他母親這幾年來針線做得太多，目光一日壞一日，這時候簡直不能作什麼了。壽春的學生時代，當然算是過去了，說不了，也想在社會上找一個糊口的位置。一連試了幾處，都被資格所限。每到一個公司或是什麼公共機關謀事，開口第一句就要問他：「什麼學堂讀的書文憑呢？」

這樣鬧了半年依然如此，後來纔在一位中西合參的醫生手下，得着了一個位置。每月除了食宿之外，只有三塊錢的薪水。到了月尾，壽春便將這三塊錢送給他母親。他得這位置之後，我還會見他好幾次。最後的一次，大約是在我未病之前，一個禮拜的光景。我記得還同他談了幾句話。所談的是什麼，我也忘了。依稀還記得關於他母

親的事。只有一句話是我永遠不能忘的，他說「朋友，我對於這個位置自然很滿意。你曉得我從前在學堂中成績最壞，文憑也沒得着一張，幸喜醫生還不計較這些……」

平安了罷！

這時日頭也落了山，我因這墓中的人，便想着了他的母親，於是急急進城，預備到他家中去探望一下。

可憐的人現在睡在這墳墓中了。大概他的心靈也得着

(完)

靜軒瑣話

日前偕二友游吳淞。三人皆聞吳淞風景絕佳，未啓程三人皆預存一種游興。以爲吳淞必有其理想中之佳景。比至。一友曰。如是耶。何景之有。一友曰。尚不惡。大可留戀。吾則心醉目眩。幾有終老斯鄉之志。蓋海闊天空。煙波浩渺。足以舒久困之氣。波濤咽哽。湃澎湃。又興鬱悶之嘆。仰天長嘯。四野頓寂。自得無比。吾負吳淞耶。抑吳淞負吾友耶。

今日之小說亦如吳淞之不幸也。一藝之成。甲讀之曰。無意識。乙讀之曰。尚佳。頗值一讀。丙曰。此則有永久價值之作品也。嗟。凡在水平線以上之作品。無不受此三種批評。吾爲小說哭。吾爲作者哭。吾尤爲讀者哭。至於有「新」舊成見在胸之讀者。吾則爲之哭無已時。

荒服鴻飛記



第二十六回

散黃金蘆雪就歸途

憑綠印哈沙談聖蹟

第二天起來。向後面一看。那些高達人竟沒有少掉一個。還是緊緊追來。天公又不做美。下起雨來。北服的暮春。本來還不很和暖。再加上麻纖微雨。更是寒氣侵肌。冷風刺骨。馬上的人。頭上蒙着氈毯。起初還好。後來氈毯濕透。四肢欲僵。正午時分。到了一處荒村。村中男婦。聽見蹄聲。都出來觀看。吳德溥問那爲首的人道。你們有馬出賣沒有。那人狂笑道。馬嗎。你要向我們買馬。不如問我們買寶石。我們的馬。沒有偷掉的。也早就吃完了。你看我們這般的苦。那裏還養得起馬。吳德溥看他們都餓得似枯骨一般。

知道不是撒謊。正想催馬前進。那人攔住道。亞美尼波斯一帶。都是鬧着飢荒。先生。你們食品諒還充足。可否見賜一些。我們從去年至今。連地下的草根都吃完了。村中老弱。全都死盡了。若是你先生們肯發些慈悲。我們決不忘了你們的好處。祈禱時節。常替你們祝福便了。哈沙厲聲道。沒有。我們所帶只夠自己路上用的。萬難佈施給你。說着。又暗地裏叮囑着吳德溥。教他心放硬些。不然。自己要受苦的。吳德溥看着這些人。動了惻隱之心。教駝夫扔一袋麥粉給他們。還叮囑他們緊緊收藏。不要給後面高遠賊兵看見。他們見了。要劫去的。那人感激非常。說一定把他收起。等賊兵過去再分。不然。是要挨打的。還同吳德溥

等祝福。旅行隊又向前進發。到傍晚時候。雨霽雲開。現出一輪落照。他們已到波斯境內。上一天經過的高山。都在蒼茫暮色裏。露出許多覆着殘雪的峰尖。在夕陽中迴望過去。晶瑩可愛。忽然遠遠望見倭克宛拉的人馬。又聽得些槍聲。哈沙失驚道。大概高達山賊蹤跡近了。倭克宛拉的軍隊。在道傍亂石叢中。同他們交手呢。吳德溥道。你望得見高達人嗎。哈沙道。沒有。只是他們精悍些的。仗着人多。一定先走。阿刺伯人襲擊的。大概是他們的先鋒隊。吳德溥道。廢壘在要道邊。足以扼守。我們到了廢壘。可以教倭克宛拉同他的軍隊保着他們三人先走。他們的馬究竟還可以支持。我同你帶着衛隊。憑着廢壘。截住追兵。你看怎樣。哈沙道。很好。好在天將昏黑。一到天黑。我們很可從容設法。或者上天相佑。這些山賊。爲着已進波斯國境。不再窮追。也未可定。只是一件事。你得當心一些。我們食品所剩不多。決不能從井救人。遍賑亞洲飢黎。此去經過的村莊。那些居民。見我們過去。一定還要求乞。就是廢壘

附近。也有小村。你得心腸放硬一些。不然。我們自己就要挨餓了。吳德溥笑着答應了。果然到了前村。又有許多人出來求乞。吳德溥聽了哈沙的忠告。不再布施。那些人還圍着不散。給駝夫用繩子打着攔開了。這時剛好倭克宛拉帶着三個人來。報告說。是高達人已分作兩隊。精悍的一隊。已經相離不遠。給我們伏兵擊死一人。那一隊還在數里以外。吳德溥問道。第一隊離此多遠。倭克宛拉道。不足一里了。吳德溥道。此時已近黃昏。到前面那座廢壘。必已黑暗。我們手下衛隊。就在那廢壘中屯駐。廢壘原是波斯國境邊的一座舊時要塞。四周峻峭。下瞰大道。我們就在那裏扼守。抵敵追兵。你的軍隊。保着這三個英人。連夜前進。到安靜去處暫息。明天直赴白達。我們在這廢壘中扼守。究竟可以抵擋幾時。我知道你的馬匹。還不十分疲乏。食品我自會替你準備。從此地上白達的路程。諒也熟悉。到了那地。你送這三個英人上英國軍營。我給你一紙支券。可以向那邊營中領取賞銀。說着。在懷中掏出一本

小冊了。寫了幾行字。撕下來。交給他道。你拿着去見英軍主帥。他自會將金錢給你。使你滿意。只是這三個英人。既經交代給你。就是你的責任。要好好保護着。不要使他們受一些驚恐。你明白了嗎。倭克宛拉道。先生放心。我總把他們當自己孩子一般。不教他們受一些委屈便了。說着。他們已到廢壘。這種廢壘。是波斯同美索不達米間常有的。大概還是以前巴比倫今土耳其一州亞述古王國在巴比倫馬太爾波斯西北部亞述亞美尼亞

還崢嶸。足供防守。以前吳德溥道出此間。爲着研求古代建築。曾經入內詳細查過一次。深知裏面的內容。到了那裏。吳德溥招集大衆。宣布他的計劃。一面吩咐駝夫將留守的人軍械食品留下。指揮軍士運入壘內。叫過白朗。在懷中取出萬苦千辛。從莫斯科取出來的布包。交給他。叮囑他道。白朗。這個布包。諒來你也知道。無容我再細講。我同委託我來取的人。都希望他脫離俄人掌握。歸還原主。你也知道他的價值。現在俄國首領還相刦取。你務必

替我留心保護着。帶往白達。到了白達。務必立刻交到那邊英國銀行去。囑他妥爲保存。等我到來。若是十四天以內。我還未到。教他拆開外面布包。中間我寫着一個小柬。教他按照柬上的話行事。你能替我辦嗎。白朗道。你爲什麼不跟我們一起走呢。吳德溥道。堵截高遠追兵。也是一件重要的事。不然。我們難保不全數被難。蘆雪在傍靜聽。

聽到這裏。深鎖雙眉的道。你替我們定策。固是周全。只是你自己呢。我知道你也明知冒着大險。纔把布包交給白朗先生帶去。爲什麼一定要冒這個險。何不留衛隊在此扼守。你也同我們同走呢。吳德溥笑道。主將一走。軍士必不肯力戰。就使肯力戰。你難道不知道我又何忍拋他們在此。受人屠戮。自己却脫身遠逝呢。不成。我是萬萬不忍拋棄他們的。你放心。我同哈沙都知自衛。到可以脫身的時候。自會遠颺。蘆雪看着那黑沈沈的夜色。同兩傍猙獰怪石。在星光中看去。越覺陰魘怕人。細思這兩個俠士。素昧生平。拔刀相助。隆情厚誼。未報涓埃。現在自己同兄弟

遠關。却留他們在此受險。心中很是不忍。道：你既不能同行。何妨我們都留此地。人多一些。究竟可以多支持一回。就是我們姊弟二人。也可稍爲臂助。吳德溥道：不可。我的計策。是最安全的。你平時我常說你是好伙伴。肯聽我指揮。現在我希望你平時一樣。聽我的話。纔是。蘆雪道：若是你有不測。便怎樣呢。吳德溥道：若是那樣。我們此番就是長別。這一回握手。也是末次握手了。只是戰爭的一件。是預料不定的。無論如何。你能脫身出險。便是我現在的大願了。蘆雪道：既如此。我走便了。只是長別。我在白達等你便了。吳德溥道：很好。就這樣便了。說着。同他握手送別。同傑密白朗也一一握手。靜靜的送他們起程。哈沙是熟識人情的。知道吳德溥外面裝作沒事人一般。其實方寸之中。也自離愁別緒。縈繞其間。看着倭克宛拉帶着軍隊保護着他們三個人。如飛而去。到望不見了。方纔退入壘中。此時只剩下他們兩人。同六個衛隊。將馬匹也牽入裏面。正在佈置一切。哈沙眼快。看見來時舊路來了一

個騎馬的人。搶過火槍。向着那人打去。沒有打着。吃他跑了。吳德溥問道：哈沙。你看敵人就要來攻擊不會。哈沙道：未必。他們也乏了。並且這夥山賊。在這逼窄地方。黑夜裏未必就來襲擊。只是却不可不防。我們派兩個人到溪邊瞭望。若有人來。立刻放槍報告。吳德溥道：爲時尙早。我們先吃了晚膳再說。說着。取出食品。大家飽餐了一頓。又拿些豆麥喂了馬匹。還不聽見敵人蹄聲。纔知道方纔來的。不過是敵人一個前哨。此刻大概回隊報告去了。哈沙帶着兩個衛隊。也到溪邊百碼以外哨探。在壘中的四個衛隊。吳德溥教他去睡。都裹着大氅。枕槍睡去。此時壘內外萬籟盡息。只有溪聲瀾瀾而已。吳德溥坐在一塊石上。吸着煙。頗涉冥想。不多一回。哈沙回來。他兩人都知道衛隊也是疲倦。若是他們一睡。或致誤事。所以都不敢就寢。哈沙吸了一支煙。忽然想起一個主意。要迎上去向高達人探聽一個下落。吳德溥教他小心。不要撞見蘇琪。不是玩的。還向他道：你的服裝不對。怎樣可以冒險。哈沙道：衣服

儘有。我就向他們同伴借一套便裝。一個高遠人也好。吳德溥是深曉哈沙性情的。他說借還不是仗着他懷中匕首去借麼。只不去說破。他忽然想起在村中經過時候。見一個白鬚老者。雖是經年未浴。衣服襤褸。飢軀荏弱。却滿面慈祥。有些道氣。很可利用他同高遠人玩耍一下。纔問哈沙道。你記得以前在哈馬頓波斯我替一個土耳其宣教師幹了一件事。他送我的一個指環嗎。哈沙道。是不是上面有顆小小的綠印。刻着幾句可蘭經的。那一個什麼不記得。他還說是天上用匣子裝着降下來給穆汗默德的。穆汗默德常自帶着。是一件無價之寶。這都是假話。在該羅市場上多得很。大約賣一英鎊一個。多得很。吳德溥道。那個宣教師。却又是個老實的人。他又沒有上該羅去過。所以他很把這枚指環當作珍寶。究竟是誰從該羅弄上哈馬頓去的。我也不知。那宣教師是感激我。纔送我的。所以我很寶貴他。把他帶在身邊。據他說。帶在身上可以消災降福哩。哈沙道。理他呢。你不是呆子。爲什麼去相信

這種神話。你我都不是信奉回教的人。何況這區區指環。難道帶着他真可以從敵兵中騰雲駕霧逃出去嗎。吳德溥道。怎樣你這般糊塗。第一件宣教師很信他的。哈沙道。那是自然。吳德溥道。第二件高遠人是最信回教的。一定也信的。我方纔在村中見着一個白鬚老者。生得滿面道氣。我此刻想起一個主意。我們何不把他弄來。裝扮一下。給他這個指環。套在指上。充一個勸導高遠人的聖使呢。哈沙沈吟了一回道。做是可以做一做。只是高遠人雖是愚蠢。却是個善疑的民族。恐怕不易上鈎。吳德溥道。有穆汗默德做護符。又見着聖使慈祥的態度。或者還容易使他們傾心。我們就裝作是聖使的侍從。也可以混得過去。哈沙道。或者可行。也未可逆料。吳德溥道。這一來可以免掉戰禍。你上村中去。何妨找一找。若是找到他。用大鑿蒙着他臉。把他劫來。我們來動手替他裝扮聖使模樣。哄那班山賊。你看好嗎。哈沙道。好。倘能由此出險。這纔是笑談哩。吳德溥道。你快帶着大鑿找他去。等聖使裝扮停妥。要

顯你的真本領了。你說要裝高達人。單裝着沒有意思。要憑你的機變。把這聖使的來歷同他的本領。到高達山賊中宣傳起來。教他們信服。然後我們可以出險。哈沙聽到這裏。不覺眉飛色舞起來。跳起來道。這件事很有意思。我想來還容易做到。五分鐘以後。他蹣跚走了。不上半小時。攜着一個大包裹進來。輕輕放地下。在黑暗中打開來看。原來正是那個白鬚老者。雖是醒着。却楞着眼。開不出口來。吳德溥安慰他幾句。教他不要着慌。用手中電燈照着。將哈沙帶來的道袍同青巾。給他穿上。那個有綠色小印的指環。也同他套在指上。然後拿出些食品來。給他吃着。吳德溥道。你不要着急。跟着我們。決不短你衣食。將來還有好處給你。你從此刻起。改姓喀善夫。是上涓卡去的聖使。老者用手摸着嘴唇。看着兩人不作一聲。吳德溥問他會講話不會。他還是不答。哈沙道。諒來他年高腦衰。連舌頭都失了作用。那却更好了。省得或因宗教不同。起別的爭執。吳德溥教哈沙拿條絨毯給他。讓他安睡。哈沙答應

着去料理。老者睡後。重復走來。吳德溥問他敵人蹤跡。哈沙報告道。那夥山賊。已在壘外結營。吳德溥問道。估量過去。今夜要來攻擊不要。哈沙道。還不知道哩。我正想到他們營裏邊去探問一個確實消息。若是他們同我們一般的疲勞。今夜未必會來。吳德溥道。他們不來最好。你可以趁那個時間去宣傳聖跡。到黎明時分。或者可以說動他們好奇的心。哈沙道。若是他們要來朝見聖使。你也得更換一身高達或是阿刺伯裝束。至少也得像個回教徒。就是一切神話。也得預備一些。吳德溥道。那個自然。至於神話一節。你是無有不知道的。什麼聖跡哩。幻像仙蹤哩。你都謬得出來。何必預備呢。哈沙笑道。只是這套神話。要越玄妙越好。就說涓卡長官。因為聽得聖使喀善夫的大名。同以前他所有聖跡。所以特地派我們信徒上柯曼沙去迎接他。上涓卡供奉。再把他在柯曼沙地方迎善降祥的過去事跡。說得神出鬼沒。就可混過去了。吳德溥道。村中人是不能以給他們來見的。哈沙道。那是自然。只須說這

位聖使。只能接見信徒。也只有信徒可以得他福祐。若是外教的人來見。不但外教的人得不到福祐。連信奉的人都要受禍。我們渭卡信徒。奉着長官命令。請他上那邊去。祇除不祥。斷不能在半道之中得罪聖使。所以除去真正信奉的人以外。一概不予接見。這個謊語。我是有根據的。若是那個宣教師不拿你當作同教的人。這個指環。就是你救他性命也不給你的。我常同他們往來。所以深知其中奧蘊。說着。打了一個呵欠。站起來道。我要去找那個借衣履的高達朋友去了。吳德溥叮囑他留心蘇琪。若是給他撞見。憑你穿着什衣服。他都認得出來。哈沙笑道。放心。若撞見他。先宰了他。再同他尸身講話。吳德溥道。話雖如此。只是這一回我們的生死存亡關頭。總得小心一些。不露破綻的爲是。哈沙道。遵命便了。包管不露一些破綻。若是給他們看出來。你以後不用再信任我。只是你也得把可蘭經溫一溫。恐怕就要用他。說着。走出廢壘。偷偷的跑到蘇琪營外。在拴馬地方。看見有一個高達人。拿着一支

木柴。用火燒着。在地上找尋他失落的一把匕首。這時候營中燈火尙明。那夥賊兵。正在烤馬肉吃。大概就是給阿刺伯人打死的。那個山賊的坐騎。因爲飢餓。那匹馬又是悶着。纔把他宰了。烤來吃。那股香味。把久不嘗肉味的哈沙。聞得饑涎欲滴。那夥人却一壁吃。一壁在那裏辯論。沒有留心營外舉動。哈沙湊過去。操着高達鄉談。問那找匕首的人道。你找刀嗎。那人道。不錯。你若拾到不還我。我便要你的命。哈沙拿自己的匕首掏出來給他看道。是不是這一把。那人不疑是計。低下頭來觀看。哈沙趁他不防。飛起左手。將那人咽喉一把抓住。說時遲。那時快。右手的匕首已下。只吱的一響。這位高達綠林豪客。已經魂返太虛。哈沙踢滅木柴上餘火。剝下死尸服裝。十分鐘後。已經穿着油晃晃羊皮袍。長統靴。戴着絨帽。束着子彈帶。站起來。還用些木柴上煙煤。將臉上細細一擦。放重脚步。走到營中火邊。高聲道。衆兄弟。還有剩下來的肉。見賜一塊嗎。那夥人冷不防給他嚇了一跳。都手按軍械。看着他問道。你

是什麼人。哈沙道。飢餓的人。姓蘇理士。從覺哈勃來。上面邊去。追前面旅行隊的。高達人聽說去追旅行隊。恐怕是敵人奸細。又都要去拿軍械。哈沙裝作沒有注意。問道。你們各位。是不是同他們同走的。我遠遠望來。看不清楚。只是一路來都說那一隊人裏有一位聖使在內。是從柯曼沙請來。上白達同涓卡的。高達人聽了。都叱他胡說。哈沙道。這位聖使。道法委實高強。我朋友的女婿。犯了精神病。已經垂危。給他摸一下。又念了些咒語。他病就好了。因為他道法高。所以聽說涓卡長官。派人來請他。這一位喀善夫聖使。他的聖迹多着哩。你們各位不厭絮煩。請賞我一塊烤肉。讓我坐下吃着。講給你們聽聽。這些聖跡。沒有人不知道的。還有一件怪事。在涓卡回教堂地下。新近掘出一塊石板。上面刻着東方聖使喀善夫一到此處。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苔痕斑斕。不類近時之物。說到此處。忽然頓住。叫道。啊。大概這種事。你們不相信的。那班高達人

低聲商議了一回。齊聲道。你這撒謊的人。要坐就坐下來。若是講着話會吃東西。這裏有塊骨頭。上面還有些肉。拿去吃罷。哈沙看那塊骨頭。已經敲得光光的。所剩無幾。要哄他們。沒法想。抓起來細細的咀嚼。舔嘴咂舌。真像一個餓極的人。高達人還在那裏說他是撒謊。哈沙道。這樣說。你們不要我講了。高達人道。你講就是。先告訴我們那石板上。還說些什麼。哈沙道。多着呢。石板上還刻着各處若有飢饉疫癘。請他禱告一回。立即免除。當地的人。都可以家給戶足。還聽說他手上帶着一枚指環。環上綴着小小一顆綠印。那顆印上刻着同石板上一樣的文字。聽說這一個指環。是穆汗默德教主遺物。教主在世的時候。常帶在手上。昇天時候。傳給聖使。這位聖使。是他嫡派。纔有這件法物。你們看可敬不可敬。高達人叫道。這話是假的。他那裏會得到這種法物。說着。他們自己又爭辯起來。(未完)



歸有光的小說文學

胡懷琛

(一) 緒言

歸有光便是歸震川。是明朝時候一個著名的古文家。他做的文章。都是古文。並沒有做過小說。我何以忽然說「歸有光的小說文學呢。」這便是古今人對於文學的觀念不同。據我的觀察。古人的文集裏。有許多都是短篇小說。最著名的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便是了。這一層我在「中國小說考源」裏早說明白了。(參看本刊所載的中國小說考源。)已先見得到這一層的人。要算是張山來。他選虞初新志。便是有這種觀念。不

過歸有光的小說文學。和虞初新志裏的小說不同。虞初新志裏的小說。都是記奇人奇事。文字也講究詞彩。歸有光的小說文學。都是描寫家庭間瑣碎的事。寫得千真萬確。毫不講究詞彩。初看看似很平淡。却是愈讀愈覺得有意味。(歸有光文集裏的傳紀及雜記多半如此。)照現在說起來。可算一個是浪漫派。一個是寫實派。歸有光的古文。在這一點上看來。確是有價值的。

但是以前的文學家。拿很頑固的眼光來批評文學。把小說二字。看得一文不值。有許多

人說。歸有光的古文。近於小說。一說到『近於小說。』便是無價值了。講究古文的先生們。連正眼也不去看他了。誰知歸有光的古文。確是小說。然也確是有價值的文學。

現在講新文學的人。往往以爲既是古文。便都是腐敗不堪的東西。不管甚麼歸有光歸無光。都做不出甚麼好東西來。那裏還有人去留心他的文集呢。誰知歸有光的古文。雖名爲古文。實是極有價值的小說啊。

新文學家。又常常揀著中國幾篇普通的小說。和外國名家的小說來比一比。自然覺得中國的不好。這真是一個大誤會。外國的作品。固然有好的。然那拆爛污的確也不少。中國的作品。固然有拆爛污的。真的又何嘗沒有呢。只因種種的關係。真的作品。竟埋沒了無人知道。新文學家便說中國沒有好

作品。這話真是從那裏說起。

我因爲有了上面所述的一種感想。便把歸有光的小說文學。介紹過來。一方面要使新文學家知道中國也有好的小說。一方面要使舊文學家知道古文也便是小說。小說也很有價值。

(二) 歸有光的小傳

歸有光字熙甫。明朝嘉靖時崑山地方人。九歲時。便會作文。後來考試不第。移居在嘉定安亭江上。讀書授徒。人稱他爲震川先生。晚年。中了進士。雖做過官。然沒有甚麼成績表現。他的成績。便是一部文集罷。歸有光最喜歡讀史記。一部史記。拿五彩筆圈點過幾次。凡是轉折關鍵處。都用特別的記號標明他。他所點的史記。共有數十個本子。往往各不相同。後人得了一部。便當做很名貴的書。

籍。現在也有人翻印。但是流傳既久。不免有後人改易。怕不是歸有光的原本了。

他既喜讀史記。作文自然有些像史記。史記本是中國文學界有名的一部書。自從司馬遷而後。能有這樣神韻的。便要算宋朝的歐陽修。歐陽修而後。便是歸有光了。歸有光的好處。並不是專在學史記。是在描寫家庭間瑣瑣碎碎的事情。寫得很真切。而且他富於感情。故敘事之中。處處有情。令人讀了他的文字。自然而然的覺著好。著名古文家評論他的話。大都如此。清朝姚姬傳說道。『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却是風韻疎淡。是於太史公有深會處。』呂月滄說道。『有寥寥短筆。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這些話都批評的很當。但是曾國藩嫌他有『質而俚』處。便是嫌他近於小說。這句

話完全不對。歸震川的集子。現在很容易買。不過集子裏只有傳紀及雜記頂好。旁的文章。便沒有甚麼特色了。

(三) 歸有光的作品

既然要知道歸有光的文學怎樣好。當然要讀他的作品。我現在便提幾篇出來。做個代表。把他抄在這裏。並加下些評語。篇中無精彩的地方。也刪節去幾句。讀者試當他是一種紀實的短篇小說看。細細領略他的風味。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執火。煮葷。薺熟。婢削之。盈甌。余自外來。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

旁飯。卽飯。目。睚。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事。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按。這。篇。文。章。完。全。是。一。篇。寫。情。小。說。描。寫。小。丫。頭。的。神。情。態。度。爲。一。個。活。的。人。立。在。眼。前。確。是。實。情。實。景。文。筆。又。非。常。平。淡。而。且。非。常。簡。潔。在。西。洋。文。學。裏。以。爲。描。寫。愈。詳。細。愈。好。像。這。樣。未。免。太。疎。略。了。但。是。在。中。國。文。學。裏。只。要。得。了。他。的。神。並。不。必。多。敘。這。一。點。確。是。中。西。文。學。不。同。之。處。好。像。這。一。篇。中。間。一。婢。持。去。不。與。」「目。睚。冉。冉。動。」「各。句。將。小。丫。頭。多。少。說。不。出。的。情。緒。完。全。表。現。出。來。真。是。傳。神。之。筆。何。必。在。多。呢。至。于。寫。他。的。夫。人。也。只。寫。上。兩。個。笑。字。但。這。兩。個。笑。字。裏。頭。却。也。含。著。多。少。說。不。出。的。情。緒。啊。最。後。一。結。也。結。得。感。慨。得。很。

女二二擴志

……今年余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余出門。二二尙躍入余懷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余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婢在前。驚問曰。事有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

按這篇中間「見長女能抱其妹。……」數句。確是家庭間一種實形。「奴不卽言。……」數句。寫用人報死信的狀態。也能確肖。

思子亭記

……余既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游。戲。穿。走。於。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年。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生。平。樂。事。也。十。二。年。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

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階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家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亭堂中。吾兒其不死耶……

按這篇前段極力寫兒子沒死時家庭間快樂情景。後面說守墓人看見他兒子。著了綠衣裳。在亭堂中。分明是俞老看見主人思念兒子。故意造出這些活見鬼的話來。向主人討好。在歸氏自己也明知兒子死了。不能復活。但是俞老說這些話。他總是喜歡聽的。世上確有這種情形。這一段文字能描寫出守墓人的神態。也能描寫出父母愛子的痴情。

筠溪翁傳

……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懷。懷。野草。枯。

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渣。然而。逝。者。翁。殆。如。千。歲。人。……

按這一段也是實實在在的情景。隨便寫來。自然入妙。

先妣事略

……一歲。又。生。有。功。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嬰。感。願。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子。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

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紐綴不輟。戶內灑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笞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著者按。吳家橋爲歸先生外祖母的住處。)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

按舊文集裏家傳墓誌等文。好的極少。甚至於人家一見了便覺得可厭。我起初不知道他爲甚麼可厭到如此地步。後來才明白他的毛病。全在不真二字。頂普通的。曾經拏了一個錢給叫化子。便說他是大慈善家。父母生病。曾經請個醫生看了一看。又親自煎了藥。便要稱他是孝子。鄉下人在路上打架。替他們勸解了。便說是魯仲連。家裏常有幾個

朋友往來。間或住一宿。吃一頓飯。便要說是孟嘗君。諸如此類。說不勝說。因此家傳墓誌也都變爲無價值了。你看歸震川這篇文字。何等的真。雖然全篇所寫的都是家庭間不要緊的事。又不是只管說他母親怎樣怎樣好。却是他人做的這一類的文字。不久便消滅了。只有他這篇文字。至今爲人傳誦。而且拏新文學的眼光看來。仍是很價值。真可說是好的作品了。也可見真好的作品。是有永久的價值。無論怎樣。總不消滅。雖然有時候人家不會賞鑒。埋沒了一時。但過了幾時。仍是要露出光明來的。

此外他有名的作品還多。但是限於篇幅不能多舉了。我這第三節。便算從此告終罷。

(四) 我的希望

我做這篇文章。我有三種希望。現在簡單的

說說如下。(一)希望講新文學的人。能了解中國的小說界裏有這樣的作品。(二)希望講舊文學的人。能知道文學的好處。在一真字。不真便不好。(三)希望做小說的人。不要學普通的小說。做頂好的標準。要學普通所認爲古文裏的小說。做頂好的標準。我所見到的如此。無妨寫出來。和讀者討論。到底說得對不對。聽讀者評論便是了。

(完)

方師傅

智軒

技擊餘聞

方師傅。不知其名。授門徒十餘人。好勇善鬪。一日因事赴城。返時經高嶺。嶺下遇一劇盜。毆其囊富。尾之歸。行兩日。莫得隙。方宿盜亦宿。方行盜亦行。翌晨抵村界。顧盜笑曰。拙哉余友。今日將送余到家矣。盜亦相視笑。方遂急行。離村僅里許。盜遽拔刀猛刺。方亦出利刃與盜戰。二人縱橫進退。搏擊田間。時鄉人過者。見盜已受重創而斃。咸慄慄不敢俯視。方自是遂不敢課徒爲業。易技爲農矣。年前回里。見其年已七十。余問其技。請試之。方太息曰。老朽不足爲。有技妄用哉。余堅請。始試之。時道旁適有牧牛童攜一大筐。筐中滿盛新穀。墳起筐面。重約念餘斤。方緘束筐繩。繫於手提。筐起。離地尺許。屈一足蹴之。筐旋轉若車輪。飛擲數十丈外。穩墜於地。無顆粒之溢落者。嘻亦神乎技矣。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效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藥房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抵制和提倡

▲三大問題

現在國民的腦筋大半已經覺悟。稍有普通知識的。大家都知道愛國了。抵制劣貨。也就是愛國思想的表示。但是抵制固然緊要。而創製精良的國貨。來供給大家應用。更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本園專製牛肉果子食品。所用原料。純係國產。生字老牌結汁牛肉。果汁牛肉。南華李。陳皮梅。種種食品。製法講究清潔。裝潢非常美觀。滋味極其鮮美。足以抵制劣貨。從前游戲場和耍貨攤。往往發買劣貨的耍品。吸收幼童的金錢。總計漏卮。實在不少。現在大都已經用本園的食品來代替劣貨了。無形之中。挽回外溢的金錢不少。這不但是本園之幸。也是國家之福。希望諸君永遠提倡纔好啊。

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杭州西湖各處 各省均有代售

上海冠生園謹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此兒前患面黃骨瘦及服嬰孩自藥片始獲全愈

因此藥片治愈彼之胃弱不化現下面色紅潤

黑龍江財政廳長榮叔章先生乃是下刊照片小兒之父親其來書云小兒自兩歲斷乳之後飲食不進專好果餅或云積積莫終一知頗以爲憂後見報章登有貴藥局嬰孩自己藥片消食開胃即購一瓶試服三五天果



患但其片嬰孩服之果然面色紅潤肌肉堅實此竟一餐之後食半碗能食此片常服無風寒等症壯異尋常可謂孩之無上特製之妙品也專治嬰孩大便結常嘔吐即如寒熱驚風化痰厥出牙痛寄郵蟲腹大等症是也如西無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對于海軍及陸軍之友

韋廉士紅色清導丸最爲相宜係平肝及腸胃之要藥也能使內腑清潔身體爽適絕無肚腹絞痛之虞且能助胃消化凡飲食不化肝火上升疾病頭痛或痔瘡痛苦等患均可治其病源也直隸馬廠第二十六師參謀處甯鶴堂君來函云鄙人夏間染患大便秘結之症曾購猛烈藥劑服之頗覺暢適詎意數日後塞結如



故遂購貴藥局紅色清導丸一瓶用法服用甫經及半漸覺氣爽神舒迨將該藥服用

罄盡不但大便有序且至今並無塞結之虞書此鳴謝以告同病

紅色清導丸對于婦女及老年男子功力相同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英文科第六屆獎案揭曉

共獎現銀四百圓

本社爲鼓勵學員起見，每年於英文科各級畢業學員中，擇成績最佳者三人，四級共十二人，給以現金獎勵。茲屆第六屆獎案揭曉之期，特將得獎諸君姓名宣布如左：

姓名

通信處

常熟董浜鎮

第四級

- (一) 錢仁熙 獎銀五十元
- (二) 張撫丞 獎銀三十元
- (三) 王大鋆 獎銀二十元

上海開北天通巷路協隆里九十三號

吳淞張華浜滬甯鐵路機廠

漢口徐家棚粵漢鐵路機務處

江蘇淮安縣城內駙馬巷裴宅

哈爾濱郵務管理局文案處

溧陽南門周詠和號

P. O. Box 3, 28 Sagasia St, San Fernando,
Pampanga, Philippine Islands.

北京宣外校場小六條第七號

嘉興東柵口瑞泰米號

南京縣內橋灣十二號

北京銀閣興隆公寓六號

第三級

- (一) 張萬祥 獎銀五十元
- (二) 裴錫豫 獎銀三十元
- (三) 張翰翹 獎銀二十元

- (一) 周孝曾 獎銀五十元

- (一) 林曙明 獎銀三十元

- (二) 孫文英 獎銀二十元

- (一) 沈祖基 獎銀五十元

- (二) 夏誦初 獎銀三十元

- (三) 張耀 獎銀二十元

第一級

(注意一) 除上列得現銀獎之諸君外，凡參與本屆獎案諸君，均酌給薄獎，于寄還課卷時附奉。

(注意二) 本社各科學員，並不限額除英文、算學、國語三科外，近又添設商業預科，亦用英文教授。有志入本社肄業者，無論志願研究何科，均可函致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函授學社，索閱該科章程。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膀胱炎
 石淋尿毒醫筋痛大腳風小便不
 通停住淋漓小孩尿床等有特效

背痛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